

奇趣 幽默

樂得樂編

115



賊，」匠答曰：「你
 便是瞎賊！」主人曰
 ：「我如何瞎？」匠曰
 ：「你若冇眼；怎會
 請教我這個木匠？」

崇 號 住 址
 支 號
 十 早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76.8
16

110

幽 默 奇 趣

大 笑 話 一 千

樂 得 樂 編



上 海 春 明 書 店 印 行



3 2168 6524 0

編者序

每當茶餘酒後，瓜棚納涼，圍爐取暖的時候，賓朋團聚，寒暄已畢，靜坐無聊，便以笑話助興。笑話，須談諧滑稽，能振足精神，幫助消化，誰說沒有益處於人生呢？

古人說：「每日三笑，」疾病全消。又說：「若要身體好，飯後笑三笑。」這些話，也從古人經驗得來，不是全屬子虛。但現在坊間所出的笑話書，偏重淫穢之詞，使立志未定的青年看了，不免非但無益，反有禍害。現在鄙人所編的「笑話一車」，內容有趣而生動，豔麗而不淫。閱後定可開懷捧腹，妙趣橫生。諸君不信，請抽暇一閱，定可夢中笑醒哩。

風雅奇趣
時代滑稽
笑話一千目次

目次

| | | | | |
|----|---------|----|-------|----|
| 一 | 紅燈 | 一六 | 永遠不洗 | 三一 |
| 二 | 打在後半人身上 | 一七 | 大舌烏龜 | 三二 |
| 三 | 揚人吃餅 | 一八 | 撒屁紅臉 | 三三 |
| 四 | 索笑錄 | 一九 | 盜官 | 三四 |
| 五 | 關店告示 | 二〇 | 驗鴨 | 三五 |
| 六 | 滑稽聯語 | 二一 | 生下沒良心 | 三六 |
| 七 | 線粉鼻出 | 二二 | 祖宗睡覺 | 三七 |
| 八 | 閻王讓位 | 二三 | 鍾馗捉鬼 | 三八 |
| 九 | 三北夜壺 | 二四 | 秀才題真 | 三九 |
| 一〇 | 爹滿門 | 二五 | 酒品 | 四〇 |
| 一一 | 屁有一尺長 | 二六 | 私門頭 | 四一 |
| 一二 | 死錯了人 | 二七 | 看戲 | 四二 |
| 一三 | 驚采頂替 | 二八 | 半魯候敘 | 四三 |
| 一四 | 我來燒火 | 二九 | 和清一色 | 四四 |
| 一五 | 黑犬救女 | 三〇 | 抱媽媽 | 四五 |
| 一六 | 表子生的 | 三一 | 八竈四狗 | 一六 |
| 一七 | 跑超求救 | 三二 | 快拿鬍子 | 一七 |
| 一八 | 倒懸藥碾 | 三三 | 請人代庖 | 一八 |
| 一九 | 脚下是地 | 三四 | 要做縮頭龜 | 一九 |
| 二〇 | 姑姑怕日手遮陰 | 三五 | 偷酒 | 二〇 |
| 二一 | 冬烘還賊 | 三六 | 面試學生 | 二一 |
| 二二 | 頭名 | 三七 | 遠茄 | 二二 |
| 二三 | 冰人難做 | 三八 | | 二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二 | 六一 | 六〇 | 五九 | 五八 | 五七 | 五六 | 五五 | 五四 | 五三 | 五二 | 五一 | 五〇 | 四九 | 四八 | 四七 | 四六 |
| 小肉…… | 還是大鐘還是鍾 | 梭兒胡…… | 懶婦…… | 酒誓…… | 裝驢騙馬…… | 瞎子扒灰…… | 先生嘴…… | 無難之談…… | 天地相離四百里 | 明年同庚…… | 李鄭同宗…… | 先生和尚都進來 | 老爺七擒…… | 梁上君子…… | 日見其大…… | 吃齋停衙…… |
| 三三 | 三二 | 三一 | 三一 | 三一 | 三〇 | 二九 | 二八 | 二八 | 二八 | 二七 | 二六 | 二六 | 二五 | 二五 | 二四 | 二四 |
| 七九 | 七八 | 七七 | 七六 | 七五 | 七四 | 七三 | 七二 | 七一 | 七〇 | 六九 | 六八 | 六七 | 六六 | 六五 | 六四 | 六三 |
| 師娘東西又臭 | 願做你的父親 | 唱隔壁戲…… | 寶貨被你看見 | 前世姻緣…… | 死要錢…… | 作官的罪孽不小 | 啻吞兔…… | 詩醫…… | 可矣二字諺事 | 天寶篇之雞狂齷 | 白字先生…… | 備驛馬…… | 要加滾條…… | 婊子生的活賊 | 反詰…… | 兩個站門崗 |
| 又臭 | 又臭 | 四一 | 四一 | 四〇 | 四〇 | 三九 | 三八 | 三七 | 三七 | 三六 | 三六 | 三五 | 三五 | 三四 | 三四 | 三三 |
| 四二 | 四二 | 四一 | 四一 | 四〇 | 四〇 | 三九 | 三八 | 三七 | 三七 | 三六 | 三六 | 三五 | 三五 | 三四 | 三四 | 三三 |
| 九六 | 九五 | 九四 | 九三 | 九二 | 九一 | 九〇 | 八九 | 八八 | 八七 | 八六 | 八五 | 八四 | 八三 | 八二 | 八一 | 八〇 |
| 一厚一薄…… | 跳窗的是我 | 長二寸…… | 削尖兒…… | 五世其娼…… | 大蚊…… | 喊碗中麪…… | 先坐椅子…… | 龜頭問答…… | 好如乾柴棒…… | 出鍋麻團…… | 豈有此理…… | 萬花盆…… | 不利語…… | 嘲中人…… | 臭得這等快…… | 禽獸對聯…… |
| 五二 | 五二 | 五二 | 五一 | 五一 | 五〇 | 五〇 | 四九 | 四八 | 四七 | 四七 | 四六 | 四五 | 四五 | 四四 | 四四 | 四三 |

目次

三

| | | |
|-----|-------------|----|
| 九七 | 見尼姑便醉..... | 五三 |
| 九八 | 關岳比武..... | 五三 |
| 九九 | 紅玉膏搭之..... | 五四 |
| 一〇〇 | 叨借驢足..... | 五四 |
| 一〇一 | 蘿蔔對..... | 五五 |
| 一〇二 | 好睡..... | 五六 |
| 一〇三 | 驗毛..... | 五六 |
| 一〇四 | 屁門還未開..... | 五六 |
| 一〇五 | 好小蔡..... | 五七 |
| 一〇六 | 五臟神..... | 五八 |
| 一〇七 | 百齡拔毛..... | 五八 |
| 一〇八 | 你也快活快活..... | 五九 |
| 一〇九 | 舊家伙..... | 五九 |
| 一一〇 | 吃了酒不像人..... | 五九 |
| 一一一 | 爬上臺口..... | 六〇 |
| 一一二 | 我在上頭..... | 六〇 |
| 一一三 | 我不去..... | 六一 |

| | | |
|-----|--------------|----|
| 一一四 | 多年鳥道..... | 六一 |
| 一一五 | 罄有魚..... | 六二 |
| 一一六 | 嘲通品..... | 六二 |
| 一一七 | 連鬼也要玩..... | 六四 |
| 一一八 | 搭拉酥..... | 六四 |
| 一一九 | 強出頭..... | 六五 |
| 一二〇 | 老前輩..... | 六六 |
| 一二一 | 三代屬狗..... | 六六 |
| 一二二 | 擲要搶的東西..... | 六七 |
| 一二三 | 厚臉鬼..... | 六七 |
| 一二四 | 牛聯宗..... | 六八 |
| 一二五 | 犬識字..... | 六九 |
| 一二六 | 孔子招婿..... | 六九 |
| 一二七 | 醉了來的..... | 七〇 |
| 一二八 | 打出去是十五觔..... | 七一 |
| 一二九 | 朔州縣..... | 七一 |
| 一三〇 | 傀儡堂..... | 七二 |

| | | |
|-----|-------------|----|
| 一三一 | 懼內同病..... | 七三 |
| 一三二 | 王八旦少經錢..... | 七三 |
| 一三三 | 新正開印..... | 七四 |
| 一三四 | 要做光棍了..... | 七五 |
| 一三五 | 狀元不如鷄巴..... | 七五 |
| 一三六 | 三個糊塗蟲..... | 七六 |
| 一三七 | 留着擦嘴..... | 七七 |
| 一三八 | 不要面乳..... | 七七 |
| 一三九 | 木游與李達..... | 七八 |
| 一四〇 | 人半價..... | 七八 |
| 一四一 | 看不見了..... | 七八 |
| 一四二 | 沒有人味..... | 七九 |
| 一四三 | 禿頭與鬍唇..... | 八〇 |
| 一四四 | 他還是個兔子..... | 八〇 |
| 一四五 | 詬廟妙聯..... | 八一 |
| 一四六 | 寫別字..... | 八一 |
| 一四七 | 祭醫生文..... | 八二 |

| | | |
|----|--------|----|
| 四八 | 送先吃的湯糰 | 八二 |
| 四九 | 落得大便 | 八三 |
| 五〇 | 一字發笑 | 八四 |
| 五一 | 臭詩兩手 | 八四 |
| 五二 | 詩魔 | 八五 |
| 五三 | 一虱三爬 | 八七 |
| 五四 | 宰予晝寢 | 八七 |
| 五五 | 白字先生 | 八八 |
| 五六 | 同是用嘴掙錢 | 八八 |
| 五七 | 先生唆卵 | 八九 |
| 五八 | 再出大恭一次 | 九〇 |
| 五九 | 驅狡兔離窠 | 九〇 |
| 六〇 | 陰間秀才 | 九一 |
| 六一 | 三隻眼 | 九二 |
| 六二 | 衣服却會纏了 | 九三 |
| 六三 | 乙字謎 | 九三 |
| 六四 | 撥批錢行接風 | 九三 |
| 六五 | 饒婦看雪 | 九四 |

目次

| | | |
|-----|--------|-----|
| 一六六 | 免得拆隊 | 九五 |
| 一六七 | 嘲張姓詩 | 九五 |
| 一六八 | 個恭喜抬也罷 | 九五 |
| 一六九 | 兄弟貓叫 | 九五 |
| 一七〇 | 放狗屁 | 九六 |
| 一七一 | 擲出寡婦 | 九六 |
| 一七二 | 上下倒置 | 九七 |
| 一七三 | 沒有成人 | 九七 |
| 一七四 | 玉皇像 | 九八 |
| 一七五 | 現世報 | 九八 |
| 一七六 | 京話坐罪 | 九九 |
| 一七七 | 死秀才復活 | 九九 |
| 一七八 | 人情若魚 | 九九 |
| 一七九 | 恩賞戴花翎 | 一〇〇 |
| 一八〇 | 賀人生孫 | 一〇一 |
| 一八一 | 他就是這個 | 一〇二 |
| 一八二 | 一片毒聲 | 一〇二 |
| 一八三 | 二百甲乙 | 一〇三 |

五

| | | |
|-----|--------|-----|
| 一八四 | 吃煙過癮 | 一〇三 |
| 一八五 | 空殼 | 一〇四 |
| 一八六 | 虛有其表 | 一〇四 |
| 一八七 | 烏欠債更多 | 一〇五 |
| 一八八 | 心當磁器傢伙 | 一〇六 |
| 一八九 | 嘲癩病詞 | 一〇七 |
| 一九〇 | 夜來翁舊相知 | 一〇七 |
| 一九一 | 不是白字 | 一〇七 |
| 一九二 | 弟弟躲帳 | 一〇八 |
| 一九三 | 見你可賺褲子 | 一〇八 |
| 一九四 | 一見我的褲子 | 一〇九 |
| 一九五 | 屎承受不起 | 一〇九 |
| 一九六 | 揆著一個主賬 | 一〇〇 |
| 一九七 | 窮人遇賤 | 一〇〇 |
| 一九八 | 一文家當 | 一〇一 |
| 一九九 | 窮人借餉 | 一〇一 |
| 二〇〇 | 大恭治病 | 一〇二 |
| 二〇一 | 和尚抱鼓 | 一〇三 |
| 二〇二 | 葬江魚之腹 | 一〇三 |

幽默大笑話一千

一 紅燈

一鄉人初至上海，宿親戚家。親戚對他說：上海馬路上車馬繁多，走路要當心，看見有紅燈不可向前衝。待沒有了紅燈，才可走過馬路，方無危險。鄉人謹記。一日晚飯後，鄉人獨行街頭，走過一條馬路，適在修理。地上有四五盞紅燈，置着。鄉人想：這是紅燈，不能衝過，便立在路傍，待紅燈收去。至天明路上將燈攜去，他便走過馬路。至親戚家，戚問他為何一夜不歸，他以馬路上有紅燈對，戚道：誤了，這是修馬路的紅燈，並不是管理車馬交通的紅燈。鄉人道：你為何不早點分個明白，免得我在馬路上站一夜。

二 打在後半人身上

龍鐘與木覺兩人同床而睡。至夜半龍鐘覺脚癢，用手抓脚，抓了半天，脚癢不止，點火一看，原來抓的是木覺的脚。而木覺脚上的皮給他抓碎，連酣睡不醒。至天將明，木覺起來小便，隔壁人家是引豆腐店，豆腐店裏的人起來很早，把豆腐一箱箱堆在盤內，以待顧客。木覺睡眼朦朧，扯起褲子，就在豆腐盤邊擲。

一 紅燈 二 打在後半人身上



撒尿。那知豆腐盤內常有水點。與屎尿相像。這木覺想奇了。為何這屎撒了許多時候。還沒有定。這時適有豆腐店裏的老閻娘起來。見人在撒尿。初也不以為意。後來見他尿已撒完。褲不扯上。知他有意侮辱。怒極。便拿着木棍。要打木覺。木覺見人打他。反身逃走。婦人將棍遠擲。打在他屁股上。木覺說。幸虧走得快。打在後半個人身上。

三 揚人吃餅

鎮揚一帶居民。喜虛榮心。普通人走到街坊上去。常用生油搽在額角上。使人看見他。油光滿面。以為他家中定是富有。有一鄉人至茶肆啜茗。腹飢。買了幾個餅。置在檯上。慢慢咀嚼。未既。整塊的餅已吃完。檯上還有末屑。他使用食指蘸唾沫。在檯上亂劃。旁人看他。如在寫字。實在收拾餅末。等到檯子平面上的餅屑吃完。還有在檯縫裏的呢。未使用。食指劃。他便異想天開。若有所思。忽有發怒狀。把拳頭在檯上猛拍。這一拍。縫內的餅屑。便跳了起來。他再用前法收拾。所以揚人的吃餅。連一粒芝麻都不會損失。

四 索笑錄

一個秀才。死見冥王。自稱飽學。博古通今。王偶撒一屁。秀才即大掉文墨。朗吟道。「大王高聲金鬚。洪堂

寶屁，依稀乎綠竹之聲，彷彿乎芝蘭之氣。臣立下風，不勝領略之至。」冥王一聽，心中大樂，立命設宴佳典，延壽一紀。至期自來投到，不消鬼卒勾引，這位秀才到了十二年後，果然又跑上冥王府，到了府門，叩門丁道：「煩你通稟大王，說十二年前那做放屁文章的秀才來了。」

五 關店告示

照得本店開業，台型整得很多，曾請明星翦綵，外加大亨揭幕，花樣吉蕃羅多，廣告鼓鑼敲鼓，誰知生意難做，夥計又折爛污，額角冷到零度，專門得罪主顧，兩月光陰方過，本舖銜去無數，老板走頭無路，幾乎賣掉家婆，弄得七葦八素，眼淚只好下肚。如果馬馬虎虎，將來決無好果，與其悽慘到底，不如門上加鎖，所以擇吉開業，宣告本店嗚呼，不惜忍痛犧牲，即日拍賣底貨，價錢賤如糞土，買客肚裏有數，倘使不爽光顧，莫怪要罵豬潑，機會千載難逢，各界幸勿錯過，預料必然客滿，當心軋痛屁股。

六 滑稽聯語

有以舊對「東當舖，西當舖，東西當舖營東西。」徵對者，原對為「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其一處者，為一學校教員，下聯云「男教員，女教員，男女教員教男女。」可謂開口不離本行，而極其滑稽。

將其竄易數字。則更爲妙解。人頗爲錄如下。以博一粲。聯云。

東當典。西當典。東西當當當東西。

男學生。女學生。男女學生。生男女。

七 線粉鼻出

城裏親翁請城外親翁吃酒。城外人未至。城裏吃過酒食。想辭却不去。妻曰：人家專程請你不去。要心中不樂。還是去好。夫曰：城裏的規矩。一些不懂。恐被人見笑。妻曰：一切事情。先看人家怎樣做。便照着他做。就不貽笑了。夫從其言。即進城赴宴。未既酒筵齊備。來賓入席。肴中有芋芳和線粉兩菜。城裏親翁先吃芋芳。筷子一滑。把個芋芳落在酒杯內。再在酒杯內拈至嘴裏。城外親翁想城裏人吃芋芳。須用酒蘸。便黑樣拈個芋芳。置在酒內蘸過再吃。城裏親翁第二次正在拈線粉吃。見他芋蘸酒。覺得可笑。不料一笑之下。線粉從鼻管中噴出。城外親翁着急道：芋蘸酒。還可學得來。線粉鼻出。那就難學了。

八 閻王讓位

一鬼應轉世爲人。向閻王乞恩。王問所欲。鬼答曰：父是尚書子狀元。繞家千頃好良田。魚池花果般般有。

美妾嬌妻個個賢。充棟金銀並米谷。盈箱羅綺及銀錢。身居一品王公位。安享榮華壽百年。王曰有此好處。我閻王也不要做了。待我自去。將王位讓與你罷。

九 三北夜壺

各處婦女夜間撒尿。皆備小桶。獨甯波婦女不然。貧戶都起身上馬桶。富家則特置一種廠口夜壺。某甯波婦寄居江南鄰家討媳。便走去頑耍。適嫁妝過來。甯波婦逐一查問。忽見馬桶上有硃紅漆的小溺桶。指問道。這叫做甚麼物件。內有一舖新房的慣會說笑話。忙應道。這樣物件就出在尊處。難道你不識嗎。寧波婦道。我不識。倒要請教呢。那人道。就叫甯波湯罐三北夜壺。

一〇 爹滿門

臘盡春回。時值新年。某甲拈筆欲寫春聯。久思不得。忽憶及有「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句。大喜過望。天增歲月。四字寫好。一想不對。人增壽。壽被人家增去。豈不白白可惜。我家有七旬老母。不如將此壽增在老母親身上。即將人增壽改為娘增壽。而下聯福滿門之福字。對娘字。似乎不對。娘字可對爹字。就將福滿門對為爹滿門。寫好貼在門上。見者無不捧腹。蓋其聯為「天增歲月娘增壽。春滿乾

坤爹滿門。」

一一 屁有一尺長

一一 死錯了人

六

一一 屁有一尺長

有二童暑假在家靜坐無事。每至夕陽西下之時。二人執扇坐庭乘涼。一日二人互相研究算術。稍長者曰。凡物可測其長短。量其方寸。惟放屁則不能度其放之長短。幼者曰。吾有尺能量長。曰。量法何在。幼曰。汝不聞人皆曰一撒一個屁。撒與尺同聲。可見放屁有一尺之長。長者不能答。

一一 死錯了人

有一巨商家業甚富。而目不識丁。適值親家母死。聞訃往弔。託館師作一篇祭文。致祭於靈前。不料館師茅塞未通。思索許久。無能落筆。乃於信書上有篇祭文。即照式抄之。以與東翁帶往死者家中。祭奠之餘。有祝禮者。展開祭文。跪在靈右。朗朗誦讀。乃是祭親翁文語。親家翁正在陪祭於側。聞此祭文。以其故存惡意。不禁勃然大怒。直斥其非。而詬苦之。巨商至是面紅耳赤。只得陪以小心。頓遭羞辱一場。方才快快而歸。瞥見館師。遽批其頰曰。有你這個吃真的先生。你這祭文如何作的。館師猶不解其故。怒應之曰。難道不是祭文麼。巨商曰。可是祭親家母的文。真是錯極了。害得我倒着這般大大的響。館師遂發急說道。

此文是刊刻書上抄寫下來的。一字也不錯。除非他家死錯了人。

一三 驚來頂替

前清皇上詔命天下立諸議局。爲預備立憲的基礎。這一個風聲。到了龍王面前。四海龍王集議道。我們水部裏也須仿世界上的規矩。才覺時髦。就此詔諭水部七十二種鱗介。選舉議員。但這些畜生。都不會寫字。那所投的票。票面上只好畫個形像。如鯉魚就畫條鯉魚。螃蟹就畫只螃蟹。到了開票之後。烏龜得七十二票。當選。那知鯉魚走來冒充說。票上畫的是他。因此鬧得不了不休。龍王嘆氣道。可見新政的章程。還是不好。才做了起首的一件事。倒鬧得個不成模樣。忽旁面一部臣奏道。啓大王。這不怪新政的章程不好。還是舊學中人的做混賬事。假如不是在科舉中走過了兩趟的。他怎會冒名頂替呢。

一四 我來燒火

一翁偷媳私情款洽。一日又幽會畢。翁說道。你這部機器。靈妙無比。我開車的本領如何。媳婦說。本領却不弱。就是後勁較鬆。火力不足。翁說。下次更找個燒火的人來。適婆婆進房取米。一聽此言。大罵道。老臭蛋。不顧羞醜。做出無禮的事來。我替你燒火可好麼。翁笑道。你燒火。我扒友。再好沒有。

一五 黑犬救女

一貴女子游泳河畔。不知如何。幾遭滅頂。昏迷不省人事。幸有救助者。將貴女子援起。送歸邸第。少間。貴女子心神回復。問家中人。救助我者爲誰。願與之結婚。其父答曰。烏乎可能。女曰。莫非前途已有細君乎。父搖首曰。否否。女曰。豈彼非近處之人乎。其父益焦急。乃低聲曰。汝誤矣。救汝者。實鄰家之黑犬也。女一笑而罷。

一六 永遠不洗

某翁有三女。皆出閨。一日翁壽。家庭小宴。不邀外客。翁上坐。右爲長壻。左爲次壻。三壻則下坐焉。酒半。翁笑曰。予知三壻皆多才。今日當以言語相慶。佳者得上賞。三壻皆領諾。長壻首先起立。滿斟一爵獻翁曰。岳父之壽。壽同彭祖。翁曰。何爲彭祖。長壻對曰。彭祖壽高八百歲。翁曰。以後何如呢。長壻曰。現在自然死了。翁不悅。次壻亦起立。滿斟一爵獻翁曰。岳父之壽。壽同陳搏。翁曰。何爲陳搏。次壻曰。陳搏一睡三千年。翁曰。以後如何。次壻曰。現在自然是死矣。翁仍不悅。三壻乃起立。復滿斟一爵獻翁曰。岳父之壽。壽同岳父府上三姑奶奶的那隻臭脚一般。翁驕然曰。予壽何同三小女的臭脚呢。三壻乃鄭而重之曰。永永。

遠遠不洗。蓋洗與死同音也。

一七 大舌烏龜

一人井旁洗肝油。失手將肝油一大塊落井中。不料井內有大烏龜。見了吞下。肝大口小。不能吞盡。有一半拖在外面。這人看了好久。忽怪叫道。你們快來看。有這樣大舌頭烏龜。

一八 撒屁紅臉

一日祖師殿前。忽聞屁臭。衆人都推諉不認。乃推祖師曰。汝爲正祖。受十方香火。如何撒屁。祖師驚曰。我面前有龜蛇。何得推我。諒必這屁是龜蛇放的。蛇曰。我肚腹小。一定撒不出。必是烏龜所爲。龜曰。我乃力大。撒屁必響。不響而臭。斷非是我。定是四將所放。四將互相推諉。各不承認。關帝傍立。關平曰。撒屁的定然臉紅。關帝大怒曰。你是我的兒子。怎麼也來冤屈我。

一九 盜官

一盜爲里黨所逐。攜賊窟跡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未測其財

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夜出。妻躡其後。覓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巷。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媪易男裝。偽為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捉禱而起。四顧無人。不知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祇演的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勒皮鞭。打竹籠耳。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劃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潛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贖兇殘之吏。皆昏夜乞憐。白晝騎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寧為可婦。恥為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二〇 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薄。鴨子瘦而小硬。一生客誦之曰。我昨日下午鄉。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自填寫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墜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損。乃係生前挨銼。病後受傷身死。

一一 生下沒良心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訝之曰：是誰的心落在這裏？適店東看見，亦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是那樣。他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是在脅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當說我有二心。我何嘗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心早已丟了。至今尚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即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胆包着，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曾有過心。

一二二 祖宗睡覺

一老陝驛寓。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下人去辦。竟誤買春冊一幅。老陝不知也。到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眾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裏睡覺呢。

一二三 鍾馗捉鬼

五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陰間多而且凶。衆鬼見鍾馗來捉，那冒充鬼上前奪劍，伶俐鬼撒腿抽腰，討賤鬼拉靴摘帽，下作鬼解帶脫袍，無二鬼掀鬚掠

眉窮命鬼竊劍偷刀。洵氣鬼拒鼻挖眼。醜臉鬼嘖嘖。衆鬼跌倒身上。色鬼雙手抱住。這鍾馗有法無法。衆惡鬼既驚且跳。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睡睡大腹。嘻嘻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道。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衆鬼。呵呵大笑。張巨口咽落一聲。把衆鬼全吞在肚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和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二四 秀才題真

一秀才善機譎。一老翁寫真乞題。秀才題畫工真彩。老貌堂皇。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隸卒大喜。具酒饌乞卒成之。送書曰英雄手執毛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含怒。秀才後因談譎。黜儒爲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恐他人只怨自。絲襪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領。

二五 酒品

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間月下。曲水流觴。一杯輕醉。酒入詩腸。此之謂儒飲。如雅人蘊藉一般。二三

良友。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淺斟。此之謂仙飲。如瑤池醉月一般。禮席豐筵。繁文縟節。終日拘攣。惟恐僭越。此之謂凶飲。如拘禁罪囚一般。杯不厭大。酒要滿斟。持籌呼馬。大肆鯨吞。此之謂驢飲。如行路渴驢一般。冠袍帶履。坐分昭穆。讓箸舉杯。納身執物。此之謂葬飲。如衣冠斂葬一般。倒地漫罵。嘔噎成渠。僵臥不醒。人事不知。此之謂尸飲。如餓芋倒臥一般。友人苦吟飲詩曰。邨酒香甜。魚稻肥。幾人暢飲到斜暉。天寬地闊。知何有。家家扶得醉人歸。此又飲中逸品。

二六 私門頭

某甲性佻達。專好冶遊。偶來杭州。有一朋友誑言騙他道。杭城無妓院。惟有私門頭居多。非老子杭州者。不得其門而入。你到彼處。須記着牆門上畫有八卦者便是。某甲遂信以爲真。偶遇運司河下。見牆門上畫有八卦者甚多。且有女子倚立。意料就是私門頭。甲遂上前與女子搭訕。女子見一面生人。不由大驚。急忙返身奔入內去。甲亦隨後趕入。女子更加窘迫。會有男子兩個走出。問某甲來此何事。甲說道。來此玩耍。男子說道。此地乃是住家。不是閑人玩耍之地。甲笑道。明明是私門頭。你們反把我當做阿木林對待。衆男子聞言大怒。送一轟而上。各奮老拳亂打不休。某甲渾身受痛而退。口中大咀道。好壞的私門頭。有眼無珠。老子不出錢的麼。

二七 看戲

一翁富而不仁。老而無子。常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志成。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即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瘋疾。每發。必須唱戲。戲作則病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溺愛情深。只得日事聲歌。仰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晝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慰其子曰。夜半無處覓戲。我二人作戲你看。於是脫衣上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真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個戲。我要看那個戲。這個戲無行頭。無鑼鼓。我不看。其父一聞此言。大怒說。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因爲夜間沒得戲。我二人纔作這個戲。你不看。這戲。要看那個戲。那個戲乃是求你之戲。這個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作這個戲。你今還看不見那個戲呢。

二八 半魯候斂

把弟兄善談諧。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半魯候斂。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桌上只有魚一盤。至終席別無他菜。把弟曰。不識尚有別味否。把兄曰。帖上寫明半魯候斂。魚者魯之半也。照帖

治席。夫復何求。把弟佛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敘。把兄赴約。只見院中設擺桌椅。桌上素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當空。晒不可當。把兄謂把弟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無。即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是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只好晒晒日頭罷。

二九 和清一色

某知事嗜賭。听夕未嘗離賭場。一旦有一要案。第一科未能代審。請其出堂。時適手中有一副全萬子。中有白板一張。與三索一張未打出。因係要案。不得不親自出堂。乃倩人代替賭局。出坐堂焉。被告口訴曰。三叔長壓幼。霸佔房產。請堂上伸冤。其叔亦曰。彼父欠我一萬兩銀子。言明房產作抵。亦求堂上明斷。知事一心關念牌局。曰。既來了一萬。則三索該打。執堂司法警察。不問情由。將三叔按倒在地。問知事打多少。知事曰。打白板。於是劈劈拍拍。將三叔打了百板。三叔不服曰。爲何糊裏糊塗。打我百板。知事曰。好一個澤蛋。不打白板。能殺和清一色嗎。

三〇 抱媽媽

二九 和清一色

三〇 抱媽媽

一五

某姓兒年六歲。尚須其母抱負。父謂之曰。兒年已大。還要娘抱。阿難爲情。兒曰。那末父親年紀比我大。爲何還要母親夜裏抱著呢。

三二一 表子生的

一大戶人家。專在稱呼裏面考究。新來一個僕役。這位主人翁不怕煩碎。那個稱呼太爺。那個稱呼老翁。那個稱呼太太。那個稱呼奶奶。都要照會遍了的。有一新僕進門。不到兩日。叫他到一表親家有李老主人吩咐道。你到他家去。要作我家口氣。不可老爺奶奶的亂稱。看見他家老翁。你就稱他表老翁。看見他家奶奶。你就稱他表奶奶。僕人聽畢。往外就走。主人忽又將他叫回。道。哎呀。我倒忘記了。他家近來還新添了一個小相公呢。你莫忙。候我來想想。稱他叫個甚麼纔好呢。那僕見說。忙回道。這不要斟酌。明明白白有個現成稱呼呢。主人大喜。忙問道。是一個甚麼現成的稱呼。僕人道。一定是稱他表子生的了。

三二二 八鬘四狗

某甲在外埠營商。託友寄家信一封。外洋一百元。囑交其妻。其妻不識字。遂持信往某先生處。求其代解。先生將信拆開。沒有一個子。但見信紙上畫八個鬘四隻狗。某先生看了半天。莫明其妙。某妻見先生不

語問道。信中說甚麼話呢。先生不能答。沈吟思索半天。又問某妻曰。可另寄別物沒有。答曰。有洋一百元。先生頓悟。說道。八釐六十四（釐與八同音）四狗三十六（狗與九同音）合計乃是一百元。某妻大笑不止。稱謝而去。

三三三 鮑超求救

鮑春蓮。由擔水夫從戎。立加至專閩。惜不知書。除姓名兩字外。便無所識。方被圍於九江也。將遣人赴祁門。曾師大營求救。囑幕客某撰稟牘。移時不至。鮑焦極不能耐。自往促之。見幕客方握管構思。鮑頓足曰。此何時耶。安用此文縉縉爲。呼親兵以白麻一幅至。自操管於幅中大書一鮑字。旁作無數小圈圍繞之。亟封函遞去。衆不識其意。問之。鮑曰。大帥自能知之。遞至祁門。幕中人亦不能識。持示曾帥。曾大笑曰。老鮑又被圍矣。此求救之信也。

三四 快拿鬍子

女婿是個跌子。丈人要與他離婚。預先辦了一桌酒。請幾位老者陪客。等候跌子。跌女婿得信。大搖大擺的往岳家去。走到小橋邊。前面一人說道。雙木橋好過。獨木橋難行。跌子一聽。叫道。朋友你說的什麼話。

你告訴我。我送你一塊洋錢。那人大喜。說雙木橋好過。獨木橋難行。跌子記在心中。向前走了半里。又聽兩個行人說道。這件事法律上交代不去。言訖二人分手。說聲再會罷。跌子又聽在肚內。走到一個河邊。看見漁翁取魚。一網打起。有許多大魚。漁翁說。快拿籠子來。跌子聽不清楚。只當是鬍子。又記在心內。走到岳家。與眾人並不敘禮。老老實實朝上席一坐。丈母要試他跌與不跌。故意放一只筷子在他面前。跌子冷冷的說道。雙木橋好過。獨木橋難行。丈母一聽。暗忖。女婿不是跌子。旋即又添一隻筷子。於是眾老者說聲請酒。大家飲了三杯。丈人發表離婚的宗旨。跌子說。這件事法律上交代不去。丈人聽了這話。頓吃一驚。女婿實在不跌。幾位老者見跌子如此說法。不敢進言。跌子又說道。都是鬍子從中撻唆。快要拿鬍子說着。起身就走。說聲再會罷。丈人與丈母說道。女婿說話有頭有尾。不像跌子。我看不能離婚。眾老者說道。不離婚好。我們還未開口。令婿倒說我們撻唆。要拿我們送官。要是真離婚。那還了得。

三五 倒懸藥碾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寬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寬茶。惟有郊外一個學堂。頗可往來。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諸書。鄉下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

門而入。見一先生，儼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特來借茶。」先生曰：「自慢。我先出對你對。試試你學問如何？」對曰：「碧桃滿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棗二枚薑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再出對你對。」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值大雪，先生又出對曰：「大地無分南北。」遍洒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伴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言，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拏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談盛筵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將對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閒時遣興與吟詩。」擰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懸人碾，個中居士是儒醫。

三六 請人代庖

一書翁六旬無子，姬妾雖多，實因才力不及之故。友勸之曰：「螟蛉有子，蠋贏負之。蠋贏且然，何況於人。若

兄何不寬一強幹有爲之人。暗中代庖。既可藏拙。又可息力。並可坐享其成。若生子猶勝於螟蛉也。翁然之。即託其友爲之轉旋。友寬一禿頭隻眼之人代之。事畢。翁見而怪之。曰。你因何寬一六根不全之人。即有子亦非我族類也。立飭其妾擠而出之。誰知用力太猛。精尿一齊擠出。流入溝中。沖出一個耗子來。翁悔之。曰。想不到此人有這樣好種。竟是一個反穿灰鼠褂子的先生。少頃。又爬出一個烏龜來。翁又轉悔爲喜。曰。虧得有此一擠。原來是一個披甲兵丁。

三七 脚下是地

母親教兒子識鞋字的時候。因爲恐怕他不容易記得。所以對他說。就是你脚下的那東西啊。一會兒父親親回家了。問兒子道。這是什麼字。兒子只是漲紅了臉。答不出。母親在旁提他道。你脚下的是什麼。兒子疾忙答道。哦。地字地字。

三八 要做縮頭龜

一富翁假作斯文。每日除三餐飲食而外。就同教學先生。談今論古。言三語四。先生心中十分可憐。表面上不好怠慢他。一日富翁又問先生說。世界上走獸之中。是那幾種獸類。爲最靈。能通人性。先生說。鱗鱗。

鳳凰爲龜，龍這四族爲最靈，麒麟是仁獸，鳳凰是靈鳥，烏龜有文能說話，龍能戲水，富翁笑着說：先生所言不合道理，烏龜只有四足能扒，那能說話？先生說：文龜是會說話的，不會說話是跋烏龜。我這書房內，每日不離個烏龜，在此咬文嚼字，他又會說話，又會扒動，身上又有紋，要算個人大的烏龜，富翁一聽，搖頭納悶，先生接着又說一句道：烏龜搖頭，想必下次不敢說話，要做縮頭龜了。

三九 姑姑怕日手遮陰

某氏姑嫂二人嘗相戲謔。一日其姑用手遮太陽而至，見嫂正觀漢史，姑即嘲之曰：嫂嫂看書，心想漢，嫂即應聲曰：姑姑怕日。（日音同音）手遮陰，俱用雙關，言含妙諦，的是趣語。

四〇 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童愛偷酒，偷得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達之，嗣又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花雕對，先生曰：連酒佳品竟知，絕非不飲之人，又達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識，先生大喜，以爲不喫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

留此僕看館。噙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兩瓶。一瓶白砵。一瓶紅砵。萬萬不可動。若喫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可噙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傭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急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噙紅白二砵。飲了致命。小的先將白砵吃盡。不見動靜。又將紅砵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拚命呢。

四一 冬烘遇賊

一先生喜拋文。夜間有賊。夫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盍興乎。厖也吠。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歟。館童更不解。既而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仍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歟。歟者疑詞也。尚在有無之間。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決詞也。一定必有之詞。汝因何不興。汝因何不興。

四二 面試學生

教讀先生與東家云。令郎如今善對。一日請先生喫酒。東家當面出對試之。曰。盤中魚。學生苦思不得。先生見壁中掛酒一壺。潛以嘴面牆而動。學生對曰。先生嘴。東家大怒罵曰。你媽的屁。

四三 頭名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出。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其人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時。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之故。答曰。賢頭名之意。

四四 蓮茄

一塾師夏日偶思食茄。因詠詩曰。東家茄子滿園開。未與先生當一餐。其徒歸。遂於母。遂朝夕以茄爲供。先生又覺甚苦。續云。不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蓮茄難。

四五 冰人難做

執柯冰人。敬爲上賓。自古皆然。然有幸有不幸者。新夫婦合卷之後。燕爾新婚。如魚得水。喜而相告曰。今日若非冰人。我二人焉能成其佳耦。何能有此快活。皆大冰撮合之力也。不可不酬其勞。我欲畫一小照。晨昏供養可乎。要甚然之。年復一年。生了許多兒女。非惟不能養膳。而且屎尿滿室。臊臭難堪。又互相怨之曰。若不是冰人。我兩人如何受這罪孽。如何至此貧窮。賭氣將小照扯爲粉碎。一塊一塊。給娃娃擦屎。

四六 吃齋停衙

小兩口與一老太太。同院居住。初一夜。小兩口吵嘴。整鬧了一夜。第二日。男人出門。老太太過來問曰。你夫婦因何昨夜吵鬧。婦人一味支吾。不肯實說。老太太說。我這樣年紀。又是同院。只管說。何必瞞我。婦人說。我們管家的。實在沒出息。更鬧得不像了。忽然昨夜他要叫我給他銜之。那話我不肯。他與我直鬧了一夜。老太太說。多年夫婦。你就給他銜一銜。有什麼要緊。婦人說。並非我不肯耳。而且我也常銜。偏偏我昨天是喫齋。

四七 日見其大

一官嫖妓。問妓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升了官。過其家。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升了官。入其家。

問之。則曰：「十六官感歎不止。妓問其故。官曰：『你的年紀畫之扇，歷歲數一樣，不見其加，只見其少。』」妓曰：『你的官職，與我此物一樣。日見其大，更見其貧。』」

四八 梁上君子

某甲屢次被賊竊，憾之，思得而甘心焉。一日甫就枕，有剝啄聲起於牆隅，驚而起視，牆壁已洞一穴。甲徐以長繩環梁上，以一端作一活結，圍於穴口，已則另執其一端，而伺焉。俄而賊探首入，甲拉動手中之繩，賊頭已爲繩圈緊縛，不得脫。於是大拉特拉，賊亦隨繩而上升於梁上，痛極狂號。甲笑謂之曰：『你本來是個穿窬小人，現在已陞了梁上君，職分高得多哩。難道還不願意麼？』

四九 七縱七擒

輕薄少年某甲，見隔鄰娶個新婦，他自己心癢難抓，就在床前牆上，鑿開一個小洞，偷看情形。這天晚上，正值新嫁夫婦談說趣話，丈夫說：「第一夜是大將軍獨佔葫蘆谷，第二夜是毛元帥再探鳳凰窠。」新郎說：「這就叫新嫁再說第三夜的情趣。」新娘道：「到了第三天，要算『樊梨花三休三棄』，你去對下聯吧。」新郎還未開口，某甲在隔壁大叫道：「我來代府下聯。」諸葛亮七縱七擒，一妙語。

五〇 老翁先生和尚都進來

老翁先生和尚與一小姑娘同船。同往南海燒香。老翁說一日同船。百日相友。我們難得俱是客人。何不各賦一詞。以助消遣興趣。先生和尚一口同聲。因問小姑娘贊成不贊成。小姑娘說三位不要見怪。我不識字。說錯了要得罪人的。老翁說不妨事。聽你信口說。總不見怪。姑娘道以何爲題。就用南字爲題。姑娘說請老翁先出口。于是老翁說道。衙門朝南開。老翁堂上坐。衙役兩邊排。一聲放了告。狀詞報上來。先生接口說道。學堂朝南開。孔聖當中坐。弟子兩邊排。點起香和燭。學生跪下來。和尚也接着說道。廟門朝南開。佛爺當中坐。羅漢兩邊排。早晚做功課。和尚跪下來。臨到小姑娘。一時沒有詞句。想了一想說道。紅門朝南開。紅孩兒當中坐。毛將軍二邊排。若問誰人走。老翁先生和尚都進來。聞者捧腹。

五一 李鄭同宗

一李姓富而誇。倩畫工繪歷代祖先像於一圖。懸之家廟。炫耀其世系以爲榮。好事者往觀焉。圖上有跨牛探虛蒼髯白髮者。有冕旒者。有束金冠者。有紫袍玉帶。若宰相者。有若王侯者。有甲冑若將軍者。有牙冠若御史者。有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有側帽遺釋若醉學士者。有執卷凝思若詩人者。又有幅巾青衫風

流若浪子者。人問之。李指而告曰。跨牛揮塵者。世祖李耳也。冕旒者。高祖李淵也。束金冠者。太宗世民也。紫袍玉帶者。秦李斯。唐李勣。宋李剛也。若王侯者。李晟。李光弼也。甲冑若將軍者。漢李廣。李陵也。勇冠御史者。李彪也。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李靖。李百藥。李淳風也。醉學士者。李白也。執卷凝思若詩人者。李華。李賀。李泌。李程。李商隱也。其幅巾青衫者。何人。屢問而李不答。窮詰其由。則颯然而告曰。此元和鄭公通家世戚也。或笑之曰。君孫矣。李與鄭各一姓。異姓不得亂宗。李曰。否。否。鄭公故名士。雖見辱於卑田。後爲顯官。與十世祖母亞仙有故舊。歎子孫不忘親戚之誼。特附譜末。

五二 明年同庚

有一人持長竹桿進城。直進城門。橫進竹桿。長躊躇良久。總進不去。城上人見而告之曰。你將竹桿遞與我。我給你奪過那邊去。你進城。我再交與你。豈不甚妙。其人如其言。遞與城上之人。進得城來。接過竹桿。與城上人相見。彼此甚爲相得。願結爲兄弟。城上者爲兄。城下者爲弟。二人敘家常。問及有無兒女。把弟云。我有一女。剛一歲。把兄曰。我有一子。才兩週。把兄說。我二人何不作了親家。把弟說甚好。二人言定。而歡。把弟回家。甚覺得意。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因何這樣高興。夫將奪竹進城。過人作親之事。告之。婦大怒。說你真糊塗極了。我女一歲。他兒兩歲。若我女十歲。他兒已二十歲矣。何得許這樣老婿。夫妻吵鬧。

不休。鄰居一明公先生，勸之曰：你二人何必吵鬧？你女今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便與他兒同庚，何可不許？

五三 天地相離四百里

客有聚而談天者，論天之度數遠近，各持一說，辯之不決。一村夫在傍解之曰：天之離地相去，止三四百里耳。由下而達上，遞行四日可至，疾行三日可至，六七日間，一往一還，綽乎有餘。客何爭辯之不決也？客愕然問曰：子說可有據乎？村夫曰：客不見夫世俗之送灶神上天乎？送於臘月二十三日，迎於臘月三十日，以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不過七日耳。以一半之路核之，僅三四百里耳。何遠之有？衆客聞然而笑曰：子說甚善，可以談天。

五四 無雞之談

一先生性好吃雞，東家供膳，只有魚肉而已。有一天，東家問道：人說楊二郎與觀音老母在三生石上成親，生下孫行者，這段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先生道：無稽（稽雞同音）之說，不足取信。次日東家殺雞款待，先生大悅，席間又問及孫行者是誰人生的？先生道：觀音老母生的。東家笑而說道：先生昨日怎說不是。

今日又怎說是的呢。先生道：昨日無雞，當然是無稽之談。今日有雞，當然要見機而作。

五五 先生嘴

東家供先生飯食甚是豐富。先生因此竭力教授。有一日東翁備酒請先生，欲考試學生功課。先生應請而來，上席坐定，學生侍坐。內東說道：先生逐日費心想小兒等課程，定日有進步。先生道：對子還好，於是內東出二字對道：鹹蛋。學生對道：鮮魚。又出道：美酒。學生對道：佳餚。又出三字道：書一卷。學生又對：酒杯。又出道：酒消愁。學生一時對答不出，兩眼望着先生。先生用鼻尖着指向茶杯，意在教他對茶解渴。學生不知其意，信口對道：先生嘴。內東怒道：先生嘴是放狗屁。學生道：我有了，你說放狗屁。我就對吹牛皮。

五六 瞎子扒灰

扒灰二字，在文言稱作新台，俗謂之扒灰，實乃阿公私通兒媳，但不解這扒灰兩字的代名詞，產出何朝，有何取意，只得依習慣稱呼罷了。且不管他待我親一個瞎公公的笑話，娶了三房兒媳，心中累想扒灰，却自家沒有眼光，連調戲都不甚便當。一日心生一計，摸到外面買了四兩蝦子家來，向三個媳婦道：你們代我炒熱好吃中飯，是不准偷了吃的。如其少了一個，我都要追查出來。媳婦那知就裏，便代他剪剪。

炒炒用盤子裝好。給他吃飯。其實並不會偷他的吃。那知他有心生風。才把盤子端了一摸大喊道。不好。被你們已偷吃了。三個媳婦都分辨不會偷嘴。瞎翁道。我不信。必須把嘴給我聞過。才沒話說。把那大小兩媳婦追逼。兩媳婦被傷不過。没法只得把嘴送去。憑他聞了又聞。獨這位三媳婦氣他不過。心生一計。見他喊自己到。便跳上來去。將袴子一拉。用那陰戶對住瞎公公的嘴。瞎公公才嗅了一嗅。便問道。你還要抵賴。未偷嘴。多遠的就一股腥味。觸鼻。並且粘着許多蝦芒在嘴上呢。

五七 裝驢騙馬

一輕薄少年。思欲與前村某姓女搭訕。心生一計。用廣膠將眼睛黏住。裝做假瞎子。前去算命。鑄鑄小銅鐸。連敲數响。那姑娘果然出來請瞎先生算命。假瞎子一聽。正中機關。閉着眼手持竹杖。亂搗亂搗的跑到家中。問道。算男命算女命。姑娘道。女命十六歲。正月十五子時。屬狗的。假瞎子說道。聽算呀。子午卯酉申。狗生二八春。正七不說話。四十問年度。姑娘一聽。知道瞎子調戲。走上前一把揪住耳朵。大喝道。你這瞎子瞎話連篇。調戲幼女。給你留一個紀念。就用洋刀割去左耳。假瞎子負痛。哭將起來。那廣膠黏了。眼淚。忽然睜開眼睛。姑娘愈加怒道。你還是個假驢子。來騙人呀。假瞎子道。我裝驢子來騙馬。誰知反上當了。

五八 酒誓

一人嗜酒。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衆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衆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缸把我壓死。小酒杯把我壘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坵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身。衆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村外。給我沽酒去也。

五九 懶婦

一婦人極懶。日用飲食。皆丈夫操作。他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回。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人項上。爲五日之費。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上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喫了一缺。餘餅依然未動也。

六〇 梭兒胡

北五省葦子。皆用人頭牌。謂之梭兒胡。牌雖不多。千變萬化。百出不窮。有一老爺。酷好梭胡。竟至廢寢

忘餐晝夜不歸。夫人責之曰：「孩兒胡有甚趣味。你樂此不疲。我倒要請教其中奧妙。」老爺說：「孩兒胡牌牌甚少，賀兒最多，鬧起來，比我們兩個人那件事還樂。」夫人說：「我們何不說幹起那件事來看看。到底那樣樂。」老爺說：「我們幹此事，就當作鬧戲。」我教你幾個賀兒。夫人脫衣仰臥美人椅上。老爺說：「有了賀兒了。你這叫對兒分的獨叫兒。」老爺拉下褲子來說：「我這教一梭。」夫人用手摸弄。老爺說：「這叫真摸魚。於是那話挺然特立。」老爺說：「這叫腰裏插花。」夫人掬腰盡納之。老爺說：「這叫么紮根。」二人正在高興。窗外有一婦人竊聽說：「誰在這裏鬧孩兒。」胡扒窗一看。老爺太太白晝宣淫。看到情濃之際，未免垂涎。自用身在身下搽弄。老爺回頭看見窗外有人，上前問之曰：「你爲什麼在這裏看歪脖子胡。」婦人曰：「我沒看歪脖子胡。我在這裏尋孩兒呢。」老爺說：「你的手在那裏作甚麼。」婦人說：「我在這裏自掏呢。」

六一 還是大鐘還是小鐘

玉帝坐凌霄殿，謂諸神曰：「地獄之鬼，有閻君統轄，惟陽世之鬼，無人管束，愈出愈奇。我欲使鐘馗至下界，盡捉而食之，以懲鬼域之行，而除生靈之害。」衆神曰：「界分陰陽，陰有鬼而陽有人，陽世何得有鬼。」帝曰：「陽世之鬼更多，譬如壽刻鬼、勢利鬼、烏烟鬼、色鬼、賭鬼、醉鬼，皆是也。何可不除。」遂命鐘馗至下界捉鬼。鐘馗至下界，飭鬼卒盡拘之。惟醉鬼不見到。崇詢之，鬼卒答曰：「這醉鬼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夜間鬧酒發瘋，白」

日害酒妝死。實在難捉。鍾馗曰。且將衆鬼烹而食之。先回明玉。旨要緊。行至中途。忽來一人。扭着鍾馗不放。自稱我是醉鬼。鍾馗說。我正捉你。你因何反來纏我。醉鬼曰。你是何人。答曰。我即是奉命捉鬼的鍾馗。醉鬼曰。你姓鍾乎。還是大鍾。還是小鍾。鍾曰。此話怎講。醉鬼說。若是大鍾。與你搽三十拳。若是小鍾。與你搽五十拳。搽完了再說。你喫不喫。我不管。

六二 小肉

江北的人出言吐語。有一種口頭習慣。不離小字當頭。某婦人僅有一子。三歲夭亡。婦人大哭道。哎呀。我的小肉呀。小小年紀。壽不長。小小毛病。把命喪。小小人兒。難長大。小小骨頭。葬棺箱。小小陰魂。何處去。小小怎捨我親娘。小衣褂褲。幾十件。小小心肝。見閻王。哭了半天。一句都不免一個小字。

六三 兩個站門崗

一警察初婚回門。這一日他在丈人家鬧武不過。對諸親六眷。誇獎巡士的進陪。怎樣中巡士升門崗。由門崗升巡番。升巡長。若到了巡記巡弁。便是做官。說得津津有味。其妻暗中發笑。到了晚間歸家。新婚燕爾。那些事自然是不甚空的了。兩人正在綢繆之際。新娘忽問巡士道。你今天在那邊所談當巡士的陪。

級。我不曾聽清楚。你可再說我聽聽呢。廸士見問。復又怎樣升。怎樣轉的說了一遍。新娘聽畢。兩手抓住他兩個卵子道。我勸你這廸士的履歷。以後不必擺。想來真個慚愧。連他還是你的上司呢。廸士笑道。放屁。這是何說。新娘道。我一點不放屁。他不是明明兩個站門崗的嗎。

六四 反詰

父親訓誡兒子說。我十次到電影院裏去。例有九次遇見你的。你真不好啊……父親還沒說完。兒子擔上去說道。是啊。父親。我去九次。你去十次。還是你比我多去一次呢。那你不是比我更不好嗎。

六五 婊子生的活賊

一公子不達人情。初出門登舟之後。到了晚間睡覺。脫下衣穿。以為沒處收藏。轉眼見那水艙門。心中大喜。暗道。這一個壁櫥。到很可收些物件呢。當即把衣服脫下。通同疊好。推開水艙。向河裏一拋。他便安然睡覺。次日到了起身。把帶來的家人叫至艙道。你代我在壁櫥內把衣服取出。家人把水艙一看。知道拋下河裏去。便笑道。少爺衣服。大約已被水賊偷去了。公子一聽大為詫異。暗道。陸路有賊罷了。那水裏還有賊嗎。心中不信。便將水艙推開。把頭伸出去查看。却巧對水望見自己影子。不覺大駭道。哎呀。我還不

信原來水裏果然有這婊子生的活賊呢。

六六 要加滾條

一官偶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處有高才生否？」吏誤認以為高裁縫也。應曰：「有，即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落，如何？」答曰：「裙如無裯，折起來，又問富而無騎，如何？」答曰：「褲若無腰，做上去。」官怒喝曰：「咤！裁縫曰：『極是容易。』若是駝了，小人有鬘斗，取來燙之。」官罵曰：「滾出去。」裁縫曰：「滾出去，要加滾條。」

六七 備驛馬

一僕人最傻，名叫傻三。使他買東西，常常錯買。老爹叫他買豬肝，他把竹桿買來，叫他喚修脚。他把修馬掌的叫來，叫他買茶壺。他把夜壺買來。老爹因他太傻，叫他馬圈喂馬。這一日，老爹要出門，傻三到上房問曰：「還是備有廐子的馬，備沒廐子的馬？」老爹大怒說：「當之內眷，如此撒野，拳打脚踢，揮之門外。」傻三坐在門前大哭。一尼僧素識，認路過問之曰：「你因何啼哭？」傻三將備馬挨打之事告之。尼僧曰：「你說誤了，怎麼不該打？以後備馬，你要問備兒馬，備驛馬就是了。」傻三謹記。後又叫他備馬，傻三照尼僧之言問之。老爹大喜，說傻三說話有見識了。太太在旁曰：「這話未必是他說的，一定有人教他。」老爹問是誰教的，傻三

六八 白字先生
六九 天實爲之雖猛無爲
說是一個沒惹起的教我的。

三六

六八 白字先生

一位塾師專認白字。甚至出口就是老白。一天東家姑爺寄信給姑娘。姑娘請先生看信。先生拆開讀道：賢肉粧洗。姑娘笑道：先生你第一句讀錯了。我們婦人家。雖不識字。大概也知道。丈夫稱妻子。只有賢肉粧次。決沒有賢肉粧洗的稱呼。先生一聽。將信望下一擲。睜目說道：你說的全是屁話。我做了一輩子老夫子。未曾讀過白字。這信明明寫的賢肉粧洗。教你將身上皮肉。粧扮洗洗乾淨。等他回來。不然。就辭腥臭。騷味難聞。他就肯與你同床。做並蒂的鴛鴦麼。

六九 天實爲之雖猛何爲

妯娌談天。嫂曰：天下人惟婦人之心最慈。男子之心最狠。婦問其故。答曰：譬如作那件事。婦人服事男子。百般踴躍。曲盡綢繆。猶如屬吏逢迎上司一般。恨不能致其身以遂其樂。男子交媾婦人。恣情縱送。竭立衝突。猶如酷吏用刑一樣。恨不能索其命以竭其歡。誰知夫也不良。天實點佑。男子使的勁兒越大。婦人越覺之舒服。婦曰：天實爲之。雖猛何爲。

七〇 可矣二字誤事

一位老學究品學兼優。某富翁慕他才高班馬。聘在家中教授子弟。先生說道。每天供膳。要聽我點菜。吃飯。內東滿口承認。特派一書童伏侍。書童請先生寫好菜單。要去關照廚房。先生寫道。無魚肉可矣。無雞鴨可矣。青菜豆腐。則不可矣。寫畢。書童拿去。交與廚房。那廚房司粗通文字。心中一想。莫非先生不喜歡魚肉雞鴨。因就辦了青菜豆腐一色。送入書房。先生一見大怒。不食。責備廚司。誰教你辦這小菜。廚司道。先生菜單上寫得分明。無雞鴨可矣。無魚肉可矣。因此我就專辦青菜豆腐。投先生所好。先生大怒道。混帳東西。你識幾個窮字。敢與我文乎文乎的胡說。兩下爭吵。內東走來忙問何故。先生與廚司各述一遍。內東認道。照菜單上。還是先生錯了。無魚肉可矣。無雞鴨可矣。應該加上兩個句點。既沒有句點。就發生誤會。這也難怪廚司。先生格外怒道。放屁。難道我可矣二字用得當。派吃青菜嗎。

七一 詩醫

一人喜改成詩。自稱善醫詩。常言古詩皆有語病。必須經他醫治。方成完璧。或問之曰。杜牧之清明時節雨紛紛一首。有何病。答曰。此詩大肥了。宜消導。清明時節雨紛紛。下雨何必盡是清明。只用時節雨紛紛。

就是了。路上行人欲斷魂。行人不在路上在那裏。只用行人欲斷魂就是了。借問酒家何處有。此句下五字即是。問只用酒家何處有就是了。牧童遙指杏花村。山下豈止牧童。只用遙指杏花村就是了。如此清淨自然氣爽神清。人又問之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此詩有何病。荅曰。此詩太瘦了。宜滋補。久旱逢甘雨。那曉得旱了好久。必要十年。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究竟他鄉有好處。必要千里。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花燭人之常理。必要和尚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乃讀書人分內之事。必要監生金榜掛名時。如此滋補。自然氣足神完。一外科先生聞之曰。此人將成詩。擅自添減。弄得潰爛腫脹。待我用降藥醫治。方可平復。他說十年久旱逢甘雨。下的都是雪彈子。千里他鄉遇故知。遇見乃是債主子。和尚洞房花燭夜。偏偏是個賣女子。監生金榜掛名時。台上作戲梨園子。

七二 晉吝鬼

有一極吝刻人。真是不怕餓死。不吃飯。人人皆以吝刻鬼呼之。這一日過河。連擺渡錢都不肯化。甯可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有滅頂之凶。急呼岸上人來救。人曰。非二百錢不肯救。吝刻鬼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頃刻水已過肩。又呼曰。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孽魂來至閻王殿前。王曰。你這吝刻鬼。在陽世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來至陰世。帶他去下油鍋。鬼卒帶至油鍋前。

只見油柴鼎沸。烈燄飛騰。番刻鬼曰：這許多油，可惜太費。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情愿乾鍋魚。鬼卒大喝一聲，將番刻鬼用叉挑入油鍋，炸了一個焦頭爛額，少皮沒毛。仍將孽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王曰：此人這等可惡，應罰他去變猪狗。番刻鬼哭訴云：罰我變猪狗，我也情願。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閻王問曰：你有何冤枉。番刻鬼曰：我在陽世，一輩子沒吃過葱。求閻王爺指明。這葱到底是個什麼味兒。閻王聞聽，怒髮冲冠，指定番刻鬼罵曰：你這該死的孽魂，番刻的連葱都沒吃過。待爲王的告訴於你。這葱是酸的。連閻王爺也沒吃過。

七三 作官的罪孽不小

貪字之形近於貧。未有貪而不貧者。有一人極貪而貧，因貧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閻王遂判之曰：你這草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業且貧，貧不能安於貧，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貪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變右軍之鶴，懿公之鶴。若教我變昆蟲，我要變莊丁之蝶，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斯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肥瘠者何異。着罰作一烏龜。既是怕窮，令其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其終歲喝風。却食不着一物。貪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

曾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七四 死要錢

一客東萊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柩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歸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胆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鬼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七五 前世姻緣

前清時代。有個某宰相七十歲無子。欲娶某大戶女爲妾。父母作主。女心中不樂。那天晚上。與宰相合卷之後。出一對子。令宰相對。宰相應允。姑娘見堂前有一幅白鶴字畫。遂用以爲題。說道。白鶴堂前。白髮老翁。步曲曲行灣灣。你今生休想。宰相思來想去。無以對答。忽見姑娘揭帳門上床。狂然觸景。遂對下聯。

道紅羅帳內紅粉佳人，皎滴滴軟密密嘆，我前世姻緣。

七六 寶貨被你看見

鄉下親家母進城，城裏親家母正用午膳，吃的栗子飯。一見親家母來，便請他坐下吃飯。鄉下親家母看見栗子飯，只當是山芋，心中不悅，說道：「我是吃過飯來的，少裝些罷。」城裏親家母就裝了半碗，給他吃時，甜而又香，三兩口吃下肚去，意欲再添，又不好出口，用筷子在空碗內亂划。城裏親家母說道：「半碗飯不夠濟事，再添半碗。」于是又吃下肚去，仍是想吃，又怕失體面，只得丟碗。飯後城上親家母收去碗盞，拚好飯籬，約他出去遊玩。鄉下親家母心生一計，假裝肚子疼，不能奉陪，哄騙親家母脫身。家中無人，便取下飯籬，用手亂抓，肆口大嚼。不料親家翁從外而來，鄉下親家母着了慌，抓了一個大飯團，塞在口內，急忙去掛飯籬，用力望上一鉤，不提防褲子落下來。親家翁笑個不住，親家母說道：「寶貨被你看見，親家算討了便宜。」

七七 唱隔壁戲

某婦人家有瞎翁，一日表兄來訪，婦人見他一表人才，心竊慕之，兩下言語搭訕，被瞎翁聽見，放在肚內。

不響。臨吃飯時，瞎翁怕他們私下苟且，預先朝南大坐，教媳婦在下橫頭斟酒，表姪坐在上橫頭，兩下眉目傳情，不住暗笑。瞎翁心疑，問道：「何處噙噙？」媳答道：「貓子吃魚刺，瞎翁越聽越不對，拍案大罵道：『我眼瞎，耳朵不聾，聽這個聲音，分明是表姪與你兩下唱隔壁戲。』」

七八 願做你的父親

一富翁心存仁慈，欲行焚券之事。呼各債戶至，當面諭之曰：「你們欠我累累，迭年不償，如果條赤貧者，可對天罰個重誓，我就將借券焚之，以作來生之賬吧。維時債少者上前誓之曰：『我欠主人的債，願來生變匹馬與主人騎坐如何？』翁點首，即將借券焚化了。未及一債戶甚巨者，上前侍立，見中等債戶上前誓之曰：『我願來生變條牛與主人耕田，以還主人的宿債。』翁又大喜，各都誓畢，但看巨欠者立在老翁之側，意欲誓而難言，欲不誓而已。大有欲吞欲吐之形狀。老翁催促曰：『爾所欠最多，速即誓來。』其人只得嚙鼻而誓曰：『願來生變你的父親。』翁遂勃然大怒曰：『爾等貧苦過甚，罰個重誓罷了。爾竟敢討我便宜，是何道理？其人乃陪罪而直告之曰：『非我敢討主人便宜，只因我的債過多，非變牛變馬，可以還得完的。所以願變父母者，情願我一生勤儉勞苦，掙成一分倍大家財，為爾來生快活受用，方才算還得清楚呢。豈不要變了你的父親，這筆賬纔可了結，你看是不是麼？』」

七九 師娘東西又臭又爛

一富家子甚聰秀。出口成聯。先生要在東家面前見功。一日向東家道。令郎作對。十分敏捷。而且即景生情。那日無事。詣至書塾來面試你足下看看。東家聽說大喜。過了一天。果然走去。先生讓了坐下。將學生叫來。同東家商議道。我們今天作個新式樣。叫他對一個寶塔對。逐字加增。你看可好。是。不好。東家道。甚善。甚善。先生先出了一個兩字。學生便對了一個風字。先生出紅日。學生對白雲。一直加到九字。對學生均不待思索。對答如流。學生忽想道。不妥。這樣看來是個了了不休。還要加到一百字呢。須要想個主意。叫他不再向我出對才好。主意已經想定了。那先生又出了一個十字的對。是按的五倫家訓。便說道。是。弟子何分長幼。宜切宜磋。學生一聽。却巧師娘從面前經過。便指着對道。師娘那件東西又臭又爛。

八〇 禽獸對聯

一秀才窮酸寒士。專代人家書寫。藉資餬口。一日鄰居有個富翁。過七十生辰。三日前。那富翁着兒子某甲。送一副對聯。請秀才大筆一揮。秀才一諾無辭。先寫底稿。圖寫禽獸四個字樣。次日某甲來取對聯。適秀才他出。叩問家人。家人道。底子已寫好了。甲便取看。一見禽獸二字。不由大怒。說先生太無道理。我家

父親難道是禽獸嗎。正要拿走。恰好先生已回來。見狀。便問何故。富翁兒子責備道。先生怎將禽獸比我父親。先生道。待我寫給你看看。遂提筆寫道。圖君之形。寫君之像。禽中之鳳。獸中之麟。某甲大喜。

八一 臭得這等快

一瞎子暑月食螺螄。失手墮一螺螄在地。低頭捫索。誤拾雞屎。放在口裏。覺得異臭。向人曰。好熱天氣。東西纔落地。就臭得這等快。

八一 嘲中人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老翁業此多年。家小康。買灶下婢。生一子。乞星士算之。星士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星士正色曰。是不然。古者竭號將軍。螿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台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翁不知其戲。迷星士語。誇示同儕。日以封翁自負。兒長性愁。年十八。惟讀大學三頁。人問令郎讀左傳否。翁曰。左傳已讀。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翁恐前言不驗。復質諸星士。星士笑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翁問何銜。答曰。中書科中人。升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

府知府例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聞者噴飯。

八三 不利語

有一人慣說不利之語人皆厭之。一富翁新造廳房一所慣說不利者往看。親至門前敲門不應。大罵曰。滾牢門。爲何關的這樣緊。想必是死絕了。翁出而怪之曰。我此房費盡千金。不是容易。你出此不利之言。太覺不情。其人曰。此房若賣只好值五百金罷了。如何要這樣大價。翁怒曰。我並未要賣。因何估價。其人曰。我勸你賣是好意。若遇一場天火。連屁也不值。一家五十得子。三朝人皆往賀。伊亦欲往。友人勸之曰。你說話不利。不去爲佳。其人曰。我與你同去。我一言不發。何如。友曰。你果不言。方可去得。同到生子之家。入門叩喜。直到入席吃酒。始終不發一言。友甚悅之。臨行見主人致謝曰。今日我可一句話也沒說。我走後。你的娃娃要抽四六風死了。可不與我相干。

八四 萬花盆

一翁爲官不仁。生一子。性甚癡。最奢華。家有數萬貫。不足供其揮霍也。一日有以巨盆來售者。自謂無價之寶。名爲萬花盆。無論人物金珠。置盆中。一可化十。十可化百。非重價不易也。癡子甚愛之。試以金珠果

驗出萬金售之。藏諸空室。值夏日。其妻誤在盆中浴。癡子見盆中有少婦十人。誥肖其妻。乃裸棍入盆中。效于飛之樂。偕魚水之歡。越數日。其父亦在盆中浴。癡子見盆中有老翁十人。誥肖其父。乃大喜曰。一父之所積。不敷一子之用。十父之所出。足供一世之需。然事繁父衆。必須分其任。以專責成。乃示之。如諸父中有智慧者。使之學而仕。爲我育妻孥。捐功名。有勇力者。使之戰疆場。爲我奏膚功。博封蔭。善理財政。使之充商賈。爲我權子母。擁厚貲。能務農者。使之服稼穡。爲我耕南畝。裕倉儲。爾諸父宜各司其事。勿忝父職。盆中父一聞此言。齊聲大罵曰。爲子不知父厥父。乃子厥子。試問十人可以養一人。十父豈能生一子。傳曰。父一而已。豈可能十言哉。父仍化爲一。從此盆亦不靈。而家貧如洗焉。

八五 豈有此理

把弟兄都有口頭語。把兄愛說豈有此理。把弟愛說那有這樣件事。把兄與把弟曰。我兩人這口頭言語。應該改一改。自今日爲始。如果雜說罰錢兩串。把弟說得很好。第二日。把兄來找把弟。一見面把兄說了不得。昨晚失了盜。把弟說失了何物。答曰。被賊把後院井偷去了。把弟說那有這樣件事。把兄說犯了口頭語。罰你罰你。明日一早求取錢來。把弟懊悔而回。見了婦人。愁眉不展。婦人問曰。你今日回來如何這樣愁煩。丈夫說。我犯了口頭語。輸給把兄錢二千。米二斗。明日就要來取。因此愁煩。婦人說。我到有一個主

意你明日一早裝死。我把你停在門板上。用紙蓋好。把兄來了。我有道理。丈夫應允。次日如法裝死。把兄一早就來叫門。婦人開門。將兄讓進。掩面假哭。把兄看見房中停尸。弟婦在旁啼哭。忙問把弟在那裏。婦人說。昨日回家。走至院中。被鴛子一脚踢死了。把兄說。豈有此理。把哥在紙裏翻身爬起。大聲叫曰。不該不該。

八六、出鍋麻團

一秃子禿的光板無毛。溜滑淨肉。將要娶妻。惟恐新人看見恥笑。預將牆上開一大洞。接新人過門。入房即摘帽鑽入洞內。非吹燈不肯出頭。次日黎明。仍戴帽出門而去。妻甚疑之。乃自忖曰。我自從過門。總未見過新郎之面。入房即埋頭不出。不知是何緣故。趁他未回。先將飯鍋放在洞內。候他回來。鑽洞觸飯而出。定見新郎之面。此計甚善。秃子到晚間。施施從外來進房。又望洞內一鑽。那禿頭恰恰撞入飯鍋之內。趕緊拔出。對新人曰。拙夫今日回家。無別物可敬。請娘子吃一個新出鍋的大麻團。

八七、好如乾柴棒

一京官年邁。精力衰耗。房事不能暢舉。其妾少艾。慾火方熾。情不自禁。遂與僕私。然必俟老翁五更當差。

走後。始能暢所欲言。妾爲僕曰。我兩人如此親密。每苦於爲時不久。若使老爺早早出門。我們方能多多歡樂。僕曰。我有一計。後院樹上烏鶻甚多。今夜三更。我將烏鶻打起。你在房中。即呼天明。促其出門。我兩人盡半夜之歡。豈不甚妙。妾然之。至晚。依計而行。老爺聞鶻叫。驚起。匆匆出門而去。行至公署。門還未開。又聽鼓打三更。天氣甚早。仍回家中。尚未關門。走至上房。聞房中有人說話。細聽乃僕妾交媾之聲。又聽僕與妾曰。我愛你身上好似粉團一樣。妾與僕曰。我愛你身上好似棉花團一樣。那像老討厭的。好似乾柴棒兒。放在爐內。燃也不燃。老爺聞聽。大怒。欲要發作。又恐醜聲外揚。只好忍氣出門而去。差畢回來。與妾共飲。謂妾曰。我與你各吟詩四句。如詩不好。罰酒三鍾。妾曰。願聞。老爺說。打起烏鶻驚早眠。粉團緊抱棉花團。可憐討厭乾柴棒。投在爐中燃不燃。妾聞此詩。暗驚敗露。乃以詩解之曰。恩愛夫妻已數年。蒙恩養養感雖言。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內好撐船。

八八 龜蚓問答

穢水之濱。有一龜。莫土之旁。有一蚓。二物交相友善。一日。蚓出外乘涼。見龜蹣跚而來。蚓向前問曰。老兄。行動。身體何。僂僕乃爾。龜曰。足下有所不知。弟前年做都督時。被那些孩子。門今天送些銀子。明天送些洋錢。以故積聚太多。竟將身軀壓成駝背。至今我之背上。圓花片片者。皆是洋錢壓成之形。龜又問。蚓曰。

足下行動何以成灣曲之狀。蚓曰：弟年來奔走於形勢之途，伺候於當道之門，不是賣緣鑽營，即是吹牛拍馬，不是想運動主席，即是想得委員，以故我一點正路也不走，乃以灣曲身體，走灣曲路，須知吾心之灣曲，尤甚於吾身之灣曲也。二物遂互相失笑而散。

八八 三角地淤塞

某生意人二年未歸，妻子來信，寫着三角地一塊小田，拋荒失誤，已有二年，淤泥壅塞，茅草芳菲，若再不歸，或租或借，其人看罷不懂，即請帳房先生講解。先生一再不肯，然後說道：三角地是不須說了，拋荒失誤已有二年，是說的那塊小田，無人耕種，荒廢了兩年，淤泥壅塞，茅草芳菲，是說的那塊田內，只生草不生，連溝內的淤泥都塞起來了，水俱不能流通，君再不歸，或租或借，這兩句話，我不能再講的了。其人道：先生索性做個人情，講到底吧。帳房先生笑道：君是指的是你，你再不回去，令夫人即有外遇，或結交朋友，或軋耕頭，怪不得他的，你趕速請假回家，整理鋤犁耙種荒田。

八九 先坐椅子

一家索債人多，椅檯俱坐滿，更有坐檯上者。主人私謂坐檯者曰：足下明日來早些，那人意其先完己事。

乃大喜遂揚言以散眾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答曰：昨日見你坐穩，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九〇 喊碗中麵

上海房屋極貴，所以開茶麵酒館的分樓上下。樓上座位清潔，賣貴重價錢。樓下是尋常座頭，有一家麵館。他家的麵分大中小三等。在樓上的人都要派定吃大麵。某刁筆路過上海，不知就裏，走去吃麵。一脚踏扒上了樓，招呼堂倌下一碗小麵。堂倌見說，將他扯出座頭道：你不懂我們這裏規矩。這裏吃飲食是分着等第的。要在樓上坐，是吃大麵。要吃小麵請到樓下吃罷。那人一見好不嘔氣，要想發作幾句。曉得這上海地方沒有理講，還有些吃麵的人也都幫着堂倌說。他家向來是這樣規矩。樓上賣大麵，樓下賣小麵。某刁筆一聽知道拘他不過，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便拖了一張小凳向樓梯當中一坐。大聲對堂倌道：你家等第不敢不遵，請你代我叫一碗麵來，不可以麼？堂倌道：照例能行。某刁筆道：喊碗中麵來吧。

九一 大蚊

一人遷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子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樣大蚊子。

夫曰：那夜我在帳裏睡覺，來一蚊子，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捉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帳外兩個翅兒，直搗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既捉住，何不帶回來我吃？夫曰：他不吃我就夠了，你還想要吃他。

九二 五世其媪

一粗心人過年門前橫披上寫「春光明媚」四字，隨後完婚，又寫「五世其昌」四字貼於其上，因紙裁小，儘前一貼，露出「媚」字，女旁湊成了「五世其媪」四字，貽笑大方。粗心人往往如此。

九三 削尖兒

有一姑娘已許人家，尚未出嫁，母親溺愛，不能教之以正，遂與人私。只瞞母親一人，嫂嫂頗知其事，這日婆家通信要娶，姑娘害怕，商之於嫂，嫂曰：無妨，我當初亦是如此。臨時我自有效法。吉期已到，嫂子暗將印色金子交與姑娘，到臨時將盒內之紅抹之，姑娘連嘴，如法備用。母親知姑爺胖大，姑娘瘦弱，恐難招架，親身送至婆家。是夜姑娘暗將印紅抹上，不想太抹多了，事畢，姑爺只覺身上黏滯難堪，不知何物，候至天明，到後院解衣一看，大驚，趕緊用小刀刮洗。大母見姑娘房門已開，即進房查看，見女兒下身滿襟通紅，說可不好，我女兒被姑爺弄大了，連忙尋找姑爺，尋至後院，見姑爺背着身子，不知所作何事，進

九四 長二寸

九五 跳窗口的是我

九六 一厚一薄

五二

前一看大怒道：好一個沒良心人！你把我的女兒弄成那個樣子，你還不解恨，你還在這裏削尖兒呢。

九四 長二寸

一捕役名張仁，其妻愛偷人。張仁要出遠差，甚不放心，用封條將婦人陰戶封好，上寫張仁封三字。張仁走後，妻仍偷人，將封皮扯去半邊，只騰長二寸三字。張仁回家一驗，原封短了一半。大打之下，說我走後偷人，情尚可恕，你不該另寫長二寸三字，貼在上面，明明嫌我之短，喜人之長，豈不該打。

九五 跳窗的是我

一婦夜與鄰人有私，夫適歸，鄰人踰牆而去。夫拾得鞋一隻，罵妻不已。因枕鞋而臥，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是何人之鞋，再與你算賬。妻乘其睡熟，以夫鞋易之。夫早起復罵其妻，認鞋一看，是自己的。乃大悔曰：我錯怪了你，原來昨夜跳窗的倒是我。

九六 一厚一薄

一人錯穿靴子，一隻底兒厚，一隻底兒薄，走路一脚高一脚低，甚不合式。其人詫異曰：我今日的腿，因何

一長一短。想是道路不平之故。或告之曰。足下想是鏽穿了靴子。忙令人回家去取。家人去了良久。空手而回。謂主人曰。不必換了。家裏那兩隻也是一厚一薄。

九七 見尼姑便醉

甲乙兩人不能飲酒。恐人勸其飲酒。遂起一號。以狀其極不能飲。一稱尼端公。一稱聞讓公。甲謂乙曰。我昨日與人同席。人家喫酒我醉了。乙曰。爲何。答曰。被人薰醉了。乙曰。我昨日喫饅頭喫醉了。甲曰。饅頭如何喫得醉。乙曰。饅頭內有酒糟。甲曰。我見了和尚就醉了。乙曰。見和尚如何醉。甲曰。和尚是吃饅頭的。乙曰。我見尼姑就醉了。甲曰。見尼姑如何酒。乙曰。和尚不是尼姑養的嗎。

九八 關岳比武

者城中資顯者。與鄉下巨商者。結兒女親家。雖徐至戚。從未曾往來。富者縱家有千金。亦未曾在官場中。見過席面的。不過在遊隊僻壤間。算得個鄉下十六而已。一日貴者六旬大慶。專雇戲子在家演戲慶賀。特遣僕人往鄉下請富者來家看戲。適值是文班演琵琶記。所唱的皆是崑曲。所和的皆是笙簫鼓笛。富者全然不懂。謂貴者曰。這戲演得不好。全無殺陣的。真是太冷淨了。貴者點首。次日另換武班。專做武戲。

教陣甚耐富者看得手舞足蹈。喜不可言。演了半日。有戲子下台來請點戲。富者居然接着戲目。審視良久。一字不識。無從下手。乃謂戲子曰：你去演這一齣。關公與岳飛比武。戲子一時駭然。又不敢拂其意。只得上台去了。那同座人聞得關公生在漢。岳飛生在宋。漢宋相隔千有餘年。此戲無從聯絡。少頃只見台上鑼鼓齊鳴。遂先演出岳飛。含着莫須有三字。冤氣上達天庭。正值關公把守南天門。以未奉玉旨。不許擅入。岳飛冤氣勃勃。遽爾兩相比武。在南天門之外。居然演成一齣。演畢。坐中人莫不鼓掌稱揚戲子之能。但富者亦詭詭然自謂點戲之妙。

九九 紅玉膏搽之

一呆子之婦。陰內生瘡。癢甚。請外科治之。醫生知其夫之呆也。乃曰：宜用紅玉搽膏之。然必須我親搽。方知瘡之深淺。夫曰：悉聽尊便。乃以紅玉膏抹龜頭上。龜婦行事。夫在旁觀之。點頭曰：若不是這點紅在龜頭上。我就要疑心了。

一〇〇 叨借駿足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借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脚。如何借得。

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大解八塊何友在傍解曰：所謂駘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是狗頭呢，友大笑而去。

101 蘿蔔對

東家供先生飲饌甚薄，每飯只用蘿蔔一味。先生怒而不言。一日東翁請先生便酌，欲考學生功課。先生預囑曰：令尊席前，若要你對對，你看我的筷子夾何物，即以何物對之。學生唯唯。次日設席，請先生上座。學生側坐。東家曰：先生逐日費心想小兒功課，日有成効矣。先生曰：若對對尚可。東家說：我出兩字對與學生，便曰核桃。學生望著先生，先生拿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說：不佳。又曰：綢緞。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曰：綢緞如何對蘿蔔。先生曰：羅是絲羅之羅，菊是布疋之布，有何不可。東家抬頭一看，見隔壁有岳廟，又曰：鼓鐘。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又對蘿蔔。東家說：這更對不上了。先生說：這乃鑼鼓之鑼，這乃鏡鏡之鏡，有何不可。東家說：勉強之至。又出二字，曰：岳飛。先生又夾蘿蔔。學生仍對蘿蔔。東家說：這更使不得。先生說：岳飛是忠臣，蘿蔔乃孝子，有何不可。東家怒曰：先生因何總以蘿蔔對學生對。先生亦怒曰：你天天叫我吃蘿蔔，好容易請客，又叫我吃蘿蔔，我眼睛看的，也是蘿蔔，肚內裝的，也是蘿蔔，因何你倒叫我不教令郎對蘿蔔。

一〇二 好睡

一好睡主人偏請了一位好睡客人。客人見主人未出，乃在座上鼾睡。主人出見客睡，不忍驚動，對面亦睡。俄而客醒，見主人睡，則又睡。既而主人醒，見客人尚睡，乃仍睡。及客又醒，日已暮矣。主人仍未醒，客乃潛出。及主人醒，不復見客矣。客回家，主人入房，又均入黑甜鄉矣。

一〇三 驗毛

一人愛修邊幅，最惜鬚髮，日必梳洗，落了一根，必再三矜惜。一日夫婦同眠，早起掃髮，夫拾得毛一根，嘆曰：可惜又落了一根好鬚，妻在旁微笑曰：知道是你的，還是我的？夫曰：我的必黃，你的必黑。妻曰：黃黑兩人俱有，原不能辨。第看長短可知，長的固是你的，難道短的也是你的不成。

一〇四 屁門還未閉

某翁得千里馬，其三壻均往前欣賞，翁即設筵以宴，酒至半酣，長壻道：今日岳父大人得此千里寶馬，可喜可賀，但千里馬行程之速，瞬息千里，實令人非夷可思。今小壻等應各人借個相當的比喻，來贊這馬。

行程之速。待我先來獻醜一下罷。他說畢。隨即吟道。水面浮金針。丈人騎馬到北平。騎來又騎去。金針遊未沉。第二輪着了次塔。亦贊道。火上灼鷄毛。丈人騎馬到藍橋。騎來又騎去。鷄毛還未焦。末次輪着第三塔了。他本是個不識之無之輩。如何叫他做得出呢。但是看着別人早已嘍哩咕嚕說了出來。所以自己又不好不做。一時想又想不出。弄得他搔頭抓耳。好不難堪。幸虧這時候他的丈母娘從裏面走出來。無意中猛然撒個響屁。他連忙道有了。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陝西。騎來又騎去。屁門還未閉。

一〇五 好小蔡

老翁年逾花甲。如君正在妙齡。每遇雲雨。不能暢舉。未艾之芳心。雖捱不舉之陽物。家有一僕。姓蔡。因他年輕。呼之爲小蔡。這一日老翁出門。如君將小蔡喚至房中。令他暫解飢渴。誰知小蔡未經女色。左支右絀。不得其門而入。如君着急曰。你速將罐內油抹上。滑則易入。小蔡連忙去抹油。不意抹錯了。竟把罐內醋抹上。鑽研良久。與窮秀才一般。又酸又滑。如君甚急。說你抹錯了。快去再抹。小蔡另抹清油。豁然直入。暢美難言。到了極快之時。不覺大呼曰。好小蔡。好小蔡。老翁回來。走至窗前。聽見房中連呼好小蔡。訝之曰。我不在家。是誰在這裏吃早飯。推門一看。罵之曰。你兩人作的好事。我問你小菜這麼那樣好。如君答曰。小菜怎麼不好。又有油。又有醋。

一〇六 五臟神

五味有神。五臟亦有神。故五臟得五味之美。則神守舍而不出。有一學師。終年茹素。五臟神葷腥不見。淡泊難堪。一日有人請其赴席。五臟神聞之。固無不願。隨鞭鐙矣。比到筵前。嘉肴美饌。既旨且多。五臟神共出接巡。每食必問。每味必詢。學師責曰。爾等終年咬素。一旦茹葷。各宜點享。何得出而騷擾。既令人觀之不雅。且貽我主人之羞。以後我在外。則各守爾舍。我在家。任爾出入可也。五臟神唯唯。連命異日。學師又有人請。五臟神恰違公令。不敢擅離。直到食畢。用稀飯之時。五臟神一時齊出。學師叱之曰。因何故犯我令。答曰。我們見了稀飯。謂是主人仍舊在家。不謂主人尚未回家。因此誤出。望其原宥。

一〇七 百齡拔毛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老翁甚愛百齡。專雇一小廝喂養。不時提到街上謂之聞百齡。這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囑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根毛。打折你的腿。囑畢。出門而去。太太要支使小廝作事。小廝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老翁向來懼內。太太一聞此言。打籠內把百齡掏出來。拔得連一根毛兒也沒有。仍在籠內。老翁回來一看。百齡成了不毛之鳥。大怒說。連

是那們拔的小，腐不敢言語。太太接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沈添涼快。

一〇八 你也快活快活

杭州西湖，每至春融，遊女如雲。一婦人雇轎，往西湖遊玩。貪戀湖光山色，不覺歸遲。時已薄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乃催轎夫曰：轎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銅錢打發你，與我儘力關一關，早進到裏頭去，不但我舒服，你們也落得快活快活。

一〇九 舊家伙

昔某甲賣古董爲業，其媳少艾，欲偷之。媳訴於婆，一日婆代媳臥，翁往摸之，姬乃夾緊，以自掩飾。翁認爲媳極口稱贊，以爲遠出婆上。姬罵曰：臭老賊，一件舊傢伙也不認得，你還賣什麼古董。

一一〇 吃了酒不像人了

新官到任，飭拿像人，不像人的到案。差人爲難，回家商之妻子。妻曰：這有何難，你將猴子與他穿戴衣冠，送至署中，就說帶到，亦可銷差。夫如其言，將猴子扮好，牽去見官。官大喜，命人領到席前，叫他吃酒，誰知

一〇八 你也快活快活 一〇九 舊家伙 一一〇 吃酒不像人 五九

猴子吃了酒，野性發作，在席前揪了帽子，撕了衣服，亂跳亂啼。官罵之曰：「你這畜生的東西，未吃酒的時候，到還像人，吃了酒，連人都不像了。」

一一一 爬上臺口

夫妻欲雲雨，因礙兩子在房候，大兒睡熟，小兒未睡，乃誑之曰：「你看媽媽與你爹爹作戲，婦人騎在男人身上，作倒插蓮花之式，小兒無知，爬在他媽的身上，父惡其礙事，打他下去，小兒大哭，大兒欺睡在旁，罵曰：『該打該打，叫你看戲，誰叫你爬在臺口上去了。』」

一一二 我在上頭

兩夫婦反目，婦悍而能言，夫賁之曰：「我是天，你是地，天在地上，豈可欺天？」妻曰：「我是陰，你是陽，陰在陽上，豈可落後？」夫曰：「以乾坤而論，是乾在上，不是妻；以內外而言，是內在上，不是夫；以男女而論，是男在上，不是妻；以雌雄而論，是雌在上，不是夫；以夫妻而論，是夫在上，不是妻；以牝牡而論，是牝在上，不是夫；世人皆稱老爺太太，是老爺在上，不是妻；俗言都說老婆漢子，是老婆在上，不是男人；實在說不過，乃揚言之曰：『我與你行房，到底誰在上頭？』妻曰：『若高興玩一倒澆蠟，還是我在上頭。』」

一一三 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把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固俗。抑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不由衷。聖嘆拙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爲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天呵。我願意跟了你去。你爲何不拉了我去。正哭的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我不去。我不去。

一一四 多年鳥道

一老翁能寫極大之字。而寫字亦甚奇。以身爲筆。以髮爲毫。以池付墨。以紙鋪地。每行書。裸體浴池中。漂墨。躍紙上。縱橫馳驅。與張顛之草書。旦圜之畫虎。共稱三絕。一日有人求寫一大成字。老翁赤身浴墨。甚髮先登。但見書黑紙白。如烏龍之躍巨海。首揮身送。若天馬之行長空。觀者無不稱奇。孰知字大墨多。尚餘長鈎未寫。老翁傍徨四顧。乃挺身斜臥爲一鈎。尚多一點。又濡墨斗。坐成字。眉頭爲一點。衆見黑點中有空小洞。殊覺詫異。細思之。始悉老翁殺道。缺陷之處。所留之餘地。且觀者譏之曰。原掃舊跡。乃無價之墨寶。老翁聞而感之曰。非然也。深川大澤。龍蛇。此乃幽谷中多年之鳥道耳。觀者譁然。

一一五 鱉有魚

某僧喜茹葷。隣有菜生。亦老菜。常就其食。僧惡之。一日烹魚。與徒私計曰。倘隣生來。即藏之。鱉內。葷爲生所知。僧方太嚼。生適至。徒急取。鱉覆之。生佯笑謂僧曰。今有友搬家。囑書一聯。將上句「向陽門第春常」。在下句「吃呢」。

一一六 嘲通品

東海龍王。在水晶宮。乘政八千餘年。因年邁。龍鍾。欲傳位於世子。奏明玉帝。奉教旨准其禪位。到了即位之期。衆波臣無不歡欣鼓舞。惟四鱗長不甚如意。四鱗爲何。一是龜丞相。別號元衣大府。一是蟹元帥。別號橫行督郵。一是蝦先鋒。別號長鬚刺史。一是蚌總管。別號鐵甲將軍。此四長族。大寵多。皆爲上游所器重。因久涉風濤。沉淪宦海。各懷急流勇往之心。又因新王親征。不敢遽退。只得率領水府功勳。澤國故士。以及河伯水母。蝦姑。蟹婆。皆舞蹈朝王。小王出貝闕。陞水晶宮。坐通明殿。問金口。對四鱗而言曰。方今四海承平。九州清宴。榮光出河海。不揚波。爲上者宜明目達聰。爲通明之主。在下者宜洗心滌慮。爲通明之

臣今見爾四長皆非通明之品。何以輔弼朕躬耶。四長對曰。古帝王光被四表。謂之明。格於上下。謂之通。至通能達乎神明。至明能燭乎萬類。不識王之所謂通明者。果如是乎。王曰。朕以形體而言耳。譬如水晶宮。又名通明殿。晶瑩透徹。猶存有玉宇瑤房一樣。爾四臣果能滌蕩其心胸。洗濯其肺腑。淨潔若玉壺之清。聰明如冰雪之淨。方稱通品。請問四人中尚有通品否。王曰。惟有蝦先鋒身披白魚衫。內穿水晶衣。算得通品。餘皆披鱗貫甲。汚濁之物也。又問厲賢以代可乎。王曰。以人事君。人臣之職。然宜各以其類。苟非其類。其何能代。以三日爲期。果能通而明之。朕有厚望焉。四長朝罷。各歸水府。遍覓代替之人。暨元帥請玳瑁相代。蚌總管請江珧相代。惟有龜丞相八鮮同類。更無代庖。問之於龜夫人。夫人曰。何不及時捐輸。庶遂曠與。龜丞相送將多年官囊。異寶奇珍。盡獻貢之。小王及踐王位。可無珍寶。盡賞收之。以珊瑚枝水晶盤爲回敬。龜丞相覓貢已全收。自謂雖欠通明。亦可含糊從事。到了三日。龜夫人將小王所賜之珊瑚枝。插在龜頭上。水晶盤覆在龜胸前。猶如新換二品頭銜一樣。雖未見透體通明。亦覺外觀有耀也。遂同暨元帥蚌總管齊來覆命。王問爾三人可以通明否。暨元帥舉以玳瑁自代。蚌總管舉江珧以代。王曰。此二物在汝輩中。稍覺通明。尚可相代。又問龜丞相如何。龜丞相頭頂珊瑚。手捧水晶盤。踞踞而前。王赫斯怒。罵曰。你這臭烏龜。外面到像通明。內裏却甚昏聩。況珊瑚水晶盤皆身外之物。由捐賫納賄而來。豈可謂之通明乎。著革去相職。發黑龍江爲鳧。爲虛有其表者戒。

一一七 連鬼也要玩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虛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厭厭瘦損。閻王查知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領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聽婦人說。你饒了我罷。我實在捱不住。你別再開我了。再開我成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要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去。來至陰曹。見閻王以實告之。王勃然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膽。連你兩個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一一八 搭拉酥

一妓頗有姿色。人皆呼之曰搭拉酥。一閻客輕財重色。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情趣。假意慇懃。並許以從良之語。閻客溺而愛之。揮金殆盡。忽接家信。催其回家。妓聞之。臥床痛哭。作難捨之狀。閻客更加迷戀。竟至囊空如洗。乃自付曰。我要走。他立刻就哭。哭得來眼紅流淚。我想就是要哭。何至如此之速。其中必有緣故。伺妓出房。遍尋別無他物。惟得下有一紙包。開看却是很好洋烟。乃妓假哭拭目所用也。閻客以錫煤易之。妓進房。閻客假說要走。妓如前臥床。將錫煤抹之。抹成兩隻黑眼。閻客說。我有錢你報顏相待。我無錢你為眼相看。妓知謀抹。連忙洗淨。重施粉脂。再整雲鬟。愈覺豔麗。閻客仍執迷不悟。與妓曰。我

今日千金已盡。你曾說嫁我之言。何不即時成就。妓曰。此事必須與媽媽相商。妓商之。搗兒搗曰。可然。吾家全仗你一人養贍。必須與我再掙一年。聞客一聞此言。欲走不捨。欲留無錢。甚覺其難。妓曰。何難之有。你且在我家暫為幫忙。客來我去相伴。客走與你同眠。與從良何異。聞客應允。妓曰。你既願在我家。必須起一別名。方好呼喚。我兩人既是夫妻。我叫挨挨酥。你名搭拉酥。甚妥。聞客始而嫌。繼而撈。總穿綠道袍。一日院中來一閨少。攜萬金來。嫖妓。棄舊迎新。百般貼戀。而搭拉酥亦雅意慙慙。閨少見其和藹。拉他側坐相陪。閨少曰。今日席前。我們以聯句為令。我先說第一句。傾國傾城世所無。妓曰。賤人全仗賣人扶。聞少曰。用盡萬金何足惜。聞客曰。明年一對搭拉酥。

一一九 強出頭

蟬與黃鳥蝴蝶。烏龜。蜜蜂。結為兄弟。設筵同席共飲。蟬曰。我出一令。每人說俗語兩句。要切己自警之言。眾皆樂從。蟬曰。金風未動蟬已覺。暗送無常死。不知蝴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黃鳥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蜜蜂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為誰忙。賺了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把頭望外長伸。可巧被玩童看見。拾磚打中龜頭。烏龜把脖子望內一縮。說我有了俗語了。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二二〇 老前輩

一婦人再醒於後夫甚睦時及清明謂夫曰前夫待我不薄我欲到坟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二人來至坟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我天他是先天你是後天我哭他先天爲是婦人於是慟哭先天不已夫見其哭之慟情不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要你在前我要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一一一 三代屬狗

有某富翁寄居上海奢華不遜却嫌出身微賤不是世家心中以爲不足有門客甲乙兩個甲最談諧時值本人壽辰便將兩個門客請來商議道如今各式排場都是很好看的獨是門口沒有幾對銜牌似乎不雅二位有甚麼主意乙見說忙回道這是容易得很走到捐局上捐個二品道銜立時就闊式起來了富翁也以爲然忽見甲從旁道我看這些捐項大可省得上海地方不比家鄉胡亂的做幾面銜牌那個前來稽查這富翁大喜道此話委實不錯但是做甚麼官銜呢甲道捐班官究竟欺不住人在下看起來可以做一對庚戌科祖孫父子同科另外再做三對一對進士一對主事又一對舉人倒是不實不虛你

着可好是不好。富翁大喜道：「好的，就照這樣辦吧。」果然照樣辦成，到了壽期，這四對牌分立兩旁，委實好看。乙私下向甲道：「我不懂這牌上祖孫父子同科，要用庚戌是甚麼用意呢？」甲笑道：「我問你戌字是甚麼東西？」乙想道：「戌字屬犬，甲大笑道：「我就是這個用意。」乙仍不懂，想了良久，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不錯，三代屬狗，豈不是狗狗禽的？」

一二二 媽媽要搶的東西

有一新姑娘出嫁回門，母親慌忙接出二門，見了女兒，心疼，忙問你婆婆待你好不好？姑娘說：「怎麼不好？」叫他兒子與我一個被窩裏睡。母親忙用語岔曰：「我沒問你女婿，姑娘說：「女婿怎麼不好？」一夜裏接之抱之，母親說：「這是什麼樣兒？」姑娘說：「是蘇姑頭樣兒。」母親急曰：「真真怎樣好？」姑娘哭曰：「媽媽見了好東西，就要搶人家的。」

一二三 厚臉鬼

一師說課課徒，一夕談文燈下，忽見窗櫺中有鬼探首而入，窺其面，初如笑，繼如釜，後更大如車輪，眉如黛，眼如鈴，兩頰高厚有尺許，堆積俗塵五斗餘，晚師微笑，取所著之書示之曰：「汝識字否？」鬼不語，師曰：「既

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在人前說大話。以指彈其面。譬如敗革。若無骨者。因大笑曰。臉皮如此之厚。無怪汝無羞恥。不省人事也。鬼大慚。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樣子。必有大本領。却是一無面目之人耳。取佩刀砍之。鋒然墮地。拾視之。乃一枚小錢。石道人曰。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也。迺有識字而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鬼裝何面目也。

一二四 牛聯宗

牛郎以金錢萬緡。載牛背。送斗牛宮交納。牛忽逃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露俗。因思背上物頗多。不難聯宗華族。誇耀鄉里。遂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子之角子之趾。公子公族。豈汝觸牆蝨物能涸我公類乎。叱之去。又詣西域青獅子。未及通謁。獅見其狀。醜劣不堪。大聲一吼。遺臭滿地。逃之荒野。無所適從。忽憶蘆上長耳公。有同車之誼。往求之。長耳公曰。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却廣交遊。僕願爲介。遂同詣南山。長耳公見金錢豹。道牛之誠。稱牛之可。豹初拒之。繼見其背上物。笑曰。相君之背。尚可聯宗。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亦因背上有金錢文耳。若雖無文。尚可以人力爲之。取其金錢。分皮上毛。編成文芒。可異色斑斕。金光閃爍。迥異常牛。與費郎納官捐職。頓換頭銜者無異焉。長耳公熱視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即介葛蘆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爲同譜。而牛亦掉尾自雄。未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

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叱逐之。牛狂窘無措。仍投斗牛宮來。牛郎以鞭捶其背。詰其金錢何在。其以告牛郎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有金錢耳。一旦錢盡。豈肯引泥塗中物爲祖。若父之異子孫哉。索其鼻繫諸牢後。人遂以牢名之。

一二五 犬識字

一塾師畜一小犬。性甚靈明。取名進寶。終日不出書室。置案頭。見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師奇之。戲會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頭喪氣而出。永不再入。師益奇之。贈其名曰慧兒。犬搖尾踴躍。猶假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教品。偶出遊。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賸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而去。後塾師病篤。犬忽發狂。見襪襪者歡迎。見鮮衣者狂吠。師曰。積怪成癖。時士類然。反常恐取禍矣。後爲東隣子。咬以竹弓而斃。師歎曰。犬教品識字。猶不得終其天年。反不如不識字喪品者之得以保全狗命也。諺云。庸庸多厚福。其此之謂與。

一二六 孔子招婿

孔子嘗謂公冶長可妻。孔師母聞之。詰責曰。爾門下最多十哲四科。何人不可以妻。而偏欲娶此縵綫中

人乎。孔老先生曰：你們女人那裏知道。吾門下雖多十哲四科，却無一完全人物。試與卿先言德行。顏淵雖然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倘妻以女，勢必寡居。閔子騫家有後母，衣蘆忍冷，以女妻之，徒遭凍餓。冉伯牛攬癩疾，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爲之妻者，能保無傳染乎？仲弓犁牛之子，父賤行惡，婚姻二字，更無待言。再言政事，再有則鳴鼓而攻，季路則不得其死，可妻乎？不可妻乎？不言而自喻矣。至於言語，宰予晝寢，其爲吃鴉片也可知。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乃商業中人，與我輩詩禮之家，又非門當戶對。若文學子游，庶可稱爲佳婿矣。無奈他是南方人，嫁娶往來，殊覺不便。子夏喪其明，中年尚可，晚景日非。故我皆所不欲。今公治長難在嫁絃，究非其罪。對於女兒終身，毫無妨礙。孔師母聞此一篇至理之說，首肯者三，遂以其女妻之。

一二七 醉了來的

主人請客各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客曰：覩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並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耳。今見此杯，焉得不哭。主人速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曰：爲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出之。主詰其故。客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醫人以分水犀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

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吃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宜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誰？飯畢，送客至門。客問曰：適纔送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吃醉了來的。

一二八 打出去是五十觔

一官蒞任，飭差速傳本地才子到署考試，以便助理公務。差誤以賣柴之子進，官問曰：足下是何功名出身？答曰：出身却是砍柴。官知其誤，姑又問曰：可知四書五經麼？答曰：四十五觔。在稱大花裏面。官怒叱曰：打出去。柴子亦呼曰：打出去。是五十觔了。

一二九 嘲州縣

冥王坐森羅殿，判官捧冊上呈。王曰：多日不稽查錄，恐滋積弊。今當逐一查點。先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應者。王曰：借名鬼有八萬三千，何無一人在？判官稟曰：後殿轉輪王，令男者為蒙師庸醫，女者為娼妓。姑婦盡託生人世矣。王愀然曰：蒙師庸醫，掌管人命，娼婦妓女，流毒生靈，使若輩降生天下，恐陰曹投到者，接踵而至也。又點餒鬼簿。判官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察，諸餓鬼乘機逃竄陽世矣。王問在陽間作何

事曰大半作州縣。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捋腹已千百年。一旦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遺類矣。判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良久曰。此亦大費事。果能到得陽世。忍飢挨餓。勉強作一好官者聽之。倘餓吻翁張。重者割其爵祿。殃及子孫。輕者降一候補冷官。使其永不署事。凍餓終身。仍還他餓鬼本來面目可也。

一三〇 傀系堂

大都生意人。無不是勤苦刻薄。方能致富。所以為人鄙吝者多。一朝發財。專仿效官場習氣。這教有富想。貴闊話少說。但講一富商煙癮甚大。年已四十多歲。膝下猶虛。為人實在刁刻萬狀。這日值生辰。適新屋落成。想上二塊橫匾。以為紀念。久知當地有某名士。寫做俱佳。便託人去與名士說項。請他代書。一堂匾。並煩立一堂號。起初某名士不允。後許以百金潤筆。某士適窘甚。不得已才答應。然而心中不甚願意。他便左思右想。提起筆來。就寫了傀系堂三個大字。將到壽期。先將這匾上好。但有許多朋友。不解這傀系兩字。所用何典。所取何義。有好事的人。去搜查典籍。皆不能知道這二字的來由。到了壽期正日。這天賀客雲集。羣客中稍知文墨。皆互相猜想。忽有一人大笑。低言向衆人道。我却曉得了。這兩個字大約頭上一字是罵他吃烟。下頭一個字大概是笑他無後。衆人低頭問道。何以見得呢。那人道。這很容易猜的。你們請看這傀字。不是半人半鬼。豈不是烟鬼嗎。這系字不是一個焦子飽孫。豈不是笑他無後嗎。

一三一 懼內同病

縣令某性卑鄙。惟以逢迎上司爲得計。與同僚某見巡撫。某即膝行至堂上。叩頭有聲。額上磊塊若巨卵。叩畢。袖出金珠。置座下。匍伏下起。撫公大怒。某仰首卑詞以對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撫公愈怒。擲金珠叱之去。同僚代爲婉求。撫公曰。汝等不知我與他同鄉。素知其懼內。每早起膝行趨伏。查次叩首如響。折隨出金珠。戲作簪環。稍有不悅。雙手捧杖以進口。呼夫人是上官母親。下官是夫人兒子。叱之始出。適見其狀。與在家無異。是直以細君戲我也。言未畢。忽聞堂後一聲獅吼。衆皆變色。撫公亦戰慄而退。

一三二 王八旦少經錢

某廟和尚。最會稽攷故事。說笑話。庵鄰住一狂生。妻死。便請鄰廟這和尚齋懺。三齋禮。一應經懺。和尚去討經錢。不但分文不給。反說怎樣草率。怎樣不誠。批削了無數的壞話。這和尚一因庵主。又曉得這人是個狂生。也只得自認晦氣。由他去了。但心中吃了這個大虧。真是沒處叫屈。到了夏日。這狂生邀了幾個朋友。到庵中避暑。和尚沒法。還要忍氣出來應酬他們。恭維茶水。狂生向和尚道。我聽汝談諧入妙。

難得避著無事。可請說一個笑話。給我們聽聽。和尚初不願說。被他再三纏繞。心中一想便說道。凡是笑話。難免不得罪人。和尚招呼在先。老爺們無嫌無疑。小僧才聽命敢說呢。狂生道。那是自然。和尚即說道。某和尚不識草字。有一姓王的施舍。這當齋的名叫王八。王家便將名號生年死日開了草稿送來。定了一台破口。偏偏遇着這不識草字的和尚。寫文書。他將人八兩字寫成個八旦。到了宣文的時候。那宣文和尚只曉照本宣揚。便念道。皇清顯考當齋亡命王八旦。齋家冲冲大怒。到了過後齋家再也不給經錢。和尚也就只得罷了。主人仍大怒不已。忙收拾回去。但是人常說的和尚念下經來。不怕少金錢的。那裏曉得偏偏有個王八旦。還把經錢發了去呢。

一三三 新正開印

夫婦過年。因年事匆忙。無暇雲雨。到了新正。婦人耐不住。有意謂夫曰。為何今日放炮的甚多。夫曰。是鋪戶開張。妻曰。鋪戶已經開張。官場也要開印。不知你我那事幾時開張。夫曰。我們那事。不叫開張。也叫開印。妻詰其故。夫曰。你那個像印盒。我這個像印欄。印欄放在印盒裏。不是開印是什麼。於是放了一掛小炮。二人同入被窩。誰知婦人鑽在被底下不上來。夫曰。快來開印。別誤了吉時。妻曰。你不曉得例。封印要上封下。開印要下開上。你在上頭鑽。我好上來。夫乃高聲讚曰。請高陞。請再高陞。請夫人祿位高陞。

夫人這纜上來就位。手把印欄。正要開印。想不到同院住的老二。被小燧驚醒。扒窗一看。見哥嫂行房。老二隻身無偶。甚覺涎羨。乃手執塵柄而嘆曰。他兩個人有印金。有印欄。放小燧算開印。我一個人有印欄。無印金。只好打手銃。算開我記罷。

一三四 要做光棍了

一姓卜名不詳。一姓家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家字之形。似家無點。似蒙無頭。鬚髯官員。摘了頂帶一樣。今與吾弟相商。將你卜字腰間那一點。綁在我家字頭上。使我開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家。我可就要做光棍了。

一三五 狀元不如鷄巴

弟兄同窗。其兄奮志讀書。已中狀元。而弟只博一袴。其妻怨之曰。你看阿哥肯用功。中了狀元。嫂嫂揚眉吐氣。得意洋洋。相形之下。教我何顏見人。夫曰。你看不得嫂嫂。此時高興。將來哥哥回來。還有哭得日子呢。妻不解其故。再三詰問。夫曰。中狀元却不難。然必須用功。既要用功。必先將那話割去。始能專心致志。

高綬魁科。妻愕然曰。果如此。你不中狀元。到也罷了。妻以夫言遽之。嫂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我無生人之樂矣。不覺淒然神喪。高興頓滅。狀元歸。自謂衣錦還鄉。想必皆大歡喜。視其妻。非惟不喜。而且大哭。奇而問之。妻責之曰。你欲作狀元。竟割去龜頭。以有用之妙物。易一無用之虛名。使我青年守活寡。教我如何作人。夫曰。那有此事。及晚上床。妻摸之。原物依然。不覺喜出望外。夫嘆曰。想不到我這狀元。竟不如一根雞巴。

一三六 三個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爲糊塗蟲。並作以詩請之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威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拿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拿。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拿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拿。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人頭頂被包。騎在馬上。奇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揷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重。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拿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個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尚少一個。無處可尋。

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將二人帶至堂前。官問騎馬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拿竹竿曰：你拿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個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拿他。

一三七 留着擦嘴

一徽州人。開當舖。不識貨。有人拿旱皮鼓來當。報曰：皮錘一面。當錢五百。有拿笙來當。報曰：斑竹酒壺一把。當錢八百。有拿笛來當。報曰：絳裏火洞一根。當錢二百。後又拿騎馬布來當。報曰：開鼻烟用的小手巾一條。當銀一兩。夥計說：此物出此大價。要他何用。答曰：他若不贖。留之我擦嘴。

一三八 不要面孔

一個吝嗇鬼。臥在病榻裏。正要嗚呼哀哉的當兒。忽地叫兒子進去。吩咐道：孽障。你去請信丹青名手。兒應聲而去。移時。固然進來一個拖大辮的人物。吝嗇忽開口便說：我要蹺辮子了。本來我輕易不化這血本。無奈一命歸陰。錢也沒用。落得大慄其慄。話還未完。早從肚兜裏挖出一條東西。笑道：這三個康熙大錢。是多麼光亮啊。請你替我畫一張遺像。我便把這給你。丹青家皺着眉兒苦笑說：老板。你的量大呀。出

三個小錢。要別人畫遺像。恐怕天下沒有這樣便宜貨。吝嗇鬼道。你說三錢。我簡直比三十元還要寶貝呢。可憐的肉呵。那末再加你一錢罷。丹青家正待爭辯。他又大聲喝道。我知道了。太凡繪像。身體胡亂可以抹筆。最難畫的。便是頭顱。然而我要鄭重聲明一句。你只畫身體便了。因為我是不要面孔的呀。

一三九 木潁與李達

一監生愛讀白字。而最喜看書。一日看水潁。適有友人來訪。見而問之曰。兄看何書。答曰。木潁。友人詫異說。書亦甚多。木潁一書。人所未見。讀這書中所載。均是何人。答曰。有一李達。友人曰。更奇了。古人名亦甚多。從未聞有名李達者。請問李達是何樣人。答曰。手使兩把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

一四〇 人半價

一京人初往蘇州。或告之曰。吳人慣打空頭。若去買貨。要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說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京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果然還半價就買。後遇一蘇人。問其尊姓。答曰。姓陸。京人曰。定是老三了。又問尊寓住房幾間。答曰。五間。京人曰。原來是兩間半了。又問府上還有何人。答曰。只有妻子一個。京人又曰。想來是兩個人影聚的。

一四一 看不見了

一禿子甚禿禿的光油油。蒼蠅滑倒。蟻虱難留。這一日進城。接丈母來家。行至中途。忽值大雨。山水驟發。頃刻水深。丈母說。姑爺我的脚溼了。姑爺說。我背你老人家。背了里許。水漲過腹。丈母說。姑爺我的襪溼了。姑爺說。你老人家騎在我膀子上。又騎了里許。水已至肩。丈母說。姑爺我的褲溼了。姑爺說。我頂住你老人家。頂了里許。誰知丈母的褲子。既糟且爛。姑爺腦袋。又硬又滑。那不毛之頭。竟入無底之窟。已至滅頂。丈母在上呻吟曰。姑爺姑爺。我好舒服。姑爺說。你舒服。我可看不見了。

一四二 沒有人味

鄉蚊蟲與城蚊蟲結拜。城蚊蟲是把弟。鄉蚊蟲是把兄。把兄乃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饈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你何修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藿藜充飢。糠粃下啖。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淡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厭膩。鄉蚊曰。你帶我在城中。祇領大人恩膏。然後帶你到城外。遍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把鄉蚊帶至大佛寺前。指哼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吃。鄉蚊飛上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遠大人到真大。却捨不得給人吃。我使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一

點人味也沒有。

一四三 禿頭與鬮唇

一禿子新婚，娶了個鬮唇娘子。入洞房時，新郎以帽遮之，掩飾其禿。娘子以袖掩唇，彌縫其鬮。禿子非吹燈不敢摘帽，忙催娘子吹燈。娘子因鬮唇不好吹燈，故意延緩。禿子無奈，催了又催。新人輕移蓮步，漫啓鬮唇，以口向燈吹氣，非非。那燈兒依舊放光輝。有人以詩嘲之曰：檀郎何事緊相催，袖掩朱唇出綉幃。滿口香風關不住，教僕空自喚非非。

一四四 他還是一個兔子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喜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唇開齒露，好像一個，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個什麼？相士說好像一個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細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

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曰。剛纔相士怕老蒼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且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蒼。仍然把我擲起來罷。他還是一個兔子。

一四五 跖廟妙聯

魯省某縣有盜跖廟。中懸長聯一副。出自名人手筆。聯曰。得失乃古今亡羊。任他們爲帝爲皇。爲王爲霸。大踏步跳出替纓範圍。說什麼柳下聖兄留青史。富貴亦英雄走馬。像俺者不任不農。不工不商。小發身坐享早晚香火。也有那花間賢姐唱黃梅。貼切不移。誠妙語也。

一四六 寫別字

一人愛寫別字。一日因妻兄害眼。欲致書問候。恐寫別字。問友人曰。鼻字如何寫。答曰。一直一個日字。此人將一直移在日字之下。寫一旦字。又問茄字如何寫。答曰。草字頭一加字。此人誤寫家人之家。寫一蒙字。又問眼字如何寫。答曰。目旁加一艮字。此人錯寫樹木之木字。乃拔筆大書曰。信寄大旦子。千萬莫吃秋後紫。若要吃了秋後紫。恐怕害了大旦子的根。

一四七 祭醫生文

公少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行。醫三年，無問之者。公忿，公疾，公自醫，公卒。嗚呼！公死矣，公竟死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不死公而天下之人多死矣。爰爲之銘曰：君之用方如虎如狼，君之醫術非岐非黃，服君之藥，無病有病，着君之手，不亡而亡，尚饗。

一四八 送先生吃的湯糰

一先生教讀，一切飲饌，皆內東供應。內東頗曉詩文，丫環亦通翰墨。一日使丫環送湯糰兩個至書房，先生正在吟哦，置點心於不顧。丫環候之許久，先生不喫，丫環亦通翰墨。一日使丫環送湯糰兩個至書房，先生因何不喫，答曰：我在這裏作詩，丫環說以何爲題。先生說：你如何曉得？丫環說：我也略知一二。到要請教，先生說：以風爲題。我纔作了兩句，詩曰：忽聽窗外竹聲蕭，陣陣秋聲到樹梢。丫環說：是風不露風，却是西望永安。我代先生聯下句，何如？先生曰：甚好。聯曰：昨夜隔壁王老四，倒坐門坎抓卵胞。先生大怒說：我的點心，你喫了，還要作詩罵我。舉手來打了丫環。丫環往裏跑，先生忘其所以，追入內院。內東見而問曰：先生何故動怒？答曰：我在書房作詩，他來送點心，問我作何詩，我將上兩句說與他聽，他要聯下兩句。內東說：

下雨句他如何聯。先生當着內東，又不便出諸口，張口結舌，總說不出。內東又問了環，環說：先生上兩句是忽聽窗外竹聲蕭，陣陣秋聲到樹梢。我聯的是捲地催將黃葉落，滿山吹送白雲高。內東說：下雨句甚好。先生何故生氣。先生着急說：丫環聯的不是這兩句。內東說：他聯的是那兩句。先生用兩手一比說：他聯的是怎樣兩個。內東說：那是我送先生喫的兩個湯糰。

一四九 落得大便

上海商業中有種滑頭門徑。明明開得上好的店，突然門口貼起招盤的帖頭，旁邊另有紅紙寫些落得便宜，不可錯過等語，貼在牆壁窗扇上面，裝做賣腳貨的樣子。過客見他行將關店，價值必賤，那生意便格外興旺。上海四馬路某店，也用這個門徑。他比大眾越發出色。一面玻璃窗上貼了招盤，一面玻璃窗上貼了他落得大便宜五個字。那知過了幾日，一個宜字被人撕去了。却巧有一個初到上海的跑馬路，忽要出恭，急切尋不着毛廁，他也聽人說過的。上海馬路上不許人隨便大小解，被巡捕拉進捕房，是要處罰。這人正在着急搭眼，見他家玻璃窗上，貼着落得大便的貼頭，他也不檢查，走進去褲子一褪，撒了一褲臭糞。店中夥計，便上前把他抓住，要喊巡捕，扭進捕房。那人嚇得再三求饒，所好來了一位解勸的，倒很會辦事，忙走上排解道：你家這貼頭也不清楚，這人走來撒污，也太嫌冒味。兩下都不能相怪，我却

有個主意。現在你店的外面貼了召盤。他既撤了。仍叫他把這攤貨盤走了吧。

一五〇 一字發笑

蘇人陸某善談諧。隣婦素正。不苟言笑。人謂陸曰。汝能說一字。令隣婦笑。復說一字。令隣婦罵。吾輩常具酒食餉汝。陸曰。何難之有。一日婦正立門首。一狗伏於前。陸趨前向狗長跪曰。爺。婦果大笑。陸復昂首向婦曰。媽。婦果大罵。陸起向衆人曰。諸君東道輸矣。衆皆服。相與飲酒盡歡而散。

一五一 臭詩兩手

西湖勝景。盡爲僧人所占。叢林方丈。頗有能詩者。一方丈好作詩。杜門謝客。終日吟哦。非騷人詠士。不肯相見。因避塵囂。移居山寺。囑沙彌候門。不准俗人擅入。一日天晚。一迷路人無處投宿。來山寺叩門。沙彌問曰。客從何來。答曰。天晚迷途。欲在寶刹借宿一宵。沙彌說。方丈有言。非詩客不見。如果能詩。方敢相請。其人自忖曰。若說不能定不見納。只好充能。且住爲佳。乃對沙彌曰。我乃吟壇老手。特來拜訪尊師。沙彌連忙請至客堂。去告方丈。方丈說。今日天晚。且請詩客用齋。明晨再當領教。沙彌轉達。請詩客用齋。其人行路飢渴。見素齋大嘆。誰知喫多了。半夜起來登廁。連忙開門。門已倒關。窘迫之極。遂見佛前銅磬。端下

痔屎病畢，仍放桌上。時已天明，惟恐方丈知道，不如潛逃，只得出不由戶，越窗而逃。甫出山門，被沙彌看見，追問曰：詩翁因何逃走？想是不會作詩。其人曰：我已作詩兩首，出自別腸，饒有盛唐風味。却在磬中，沙彌一聞有詩，放之使去。回至寺中，恰值方丈來會詩人。沙彌說詩客已走，留有詩稿，放在磬內。方丈說：取來一觀。沙彌走至桌前，用右手望磬內一摸，摸了一手，又用左手一摸，又是一手。方丈見沙彌不來，問詩在何處。沙彌曰：左也是一手，右也是一手。詩却有兩手，實在莫得難聞。

一五二 詩魔

弟兄二人，祖籍吳縣。大兄銜千總，二先生捐一掛名千總。虛銜在鄉讀書，滯而不化，酷好作詩，吟哦俱廢，寢食詩思，時榮魂夢，吟唔咕嚕，已入詩魔。因魔成癖，因癖成疾，竟至臥床不起。爲兄知其病重，延醫調治，百無一效。一日路上遇一先生，儼然道貌，手招白布，招貼上寫專治詩詞歌賦，一切疑難大症。其兄上前施禮，說先生招貼所治之症，與舍弟之病相符。萬望玉趾辱臨，拯救小弟。餘生先生曰：治此症不必登堂入室，到門一望而知。然必須親造貴府，方知病之深淺，攜手親至其家。先生一看街門對聯，上聯是門藏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十萬兵。先生說：此症在上焦，乃氣壅之病，不治定要蔽悶而亡。兄曰：何所見而云然。答曰：你看尊寓小小門戶，焉能藏得下三千珠履，擁得下十萬貔貅，豈不活活脹死。我先用疏通之法。

乃改曰。門迎珠履三千客。戶統貔貅十萬兵。如此治法外症可愈。又望裏走。見庭柱對聯。上聯子應承父業。臣必報君恩。先生說。此病在中焦。乃上下倒置。陰陽不和。霍亂之症。必先調其陰陽。分其上下。其症可痊。改曰。君恩臣必報。父業子應承。如此分觀。臍症可瘳。退至書房。分座抗禮。先生說。請詩翁出來。有病。千呼萬喚。只見深衣僮僕。手執竹仗。躑躅而出。雙眉緊蹙。二目也邪。口內呻吟不止。面上滯氣不化。來至先生面前。徐徐執禮。先生問曰。老詩翁貴恙。却不必診脈。祇要捧讀佳詩。即知病之重輕。詩翁曰。請教先生。此症自可分類別門。不知何者尚輕。何者最重。先生曰。此症有四怨。三愁。五病。詩思鬱於內者怨也。阻於外者愁也。逆於心者病也。三者有其一。必爲癩爲魔。爲癩爲瘳。爲蚤死。詩翁貴恙不在此列。詩翁曰。此論足見高明。使小子頓聞茅塞。若論區區之拙作。若古含今。中藏奧妙。旋天斡地。深造元微。豈能盡窺全豹。只好略見一斑。先對近作二首。爲我先生述之。足徵醞釀功深。包羅萬象矣。詩曰。本我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閩店發。綱向浙船寒。窗菜風吹燥。牀柴虱爆乾。那堪三兩個。天刮喫陳團。先生不解所謂。詩翁曰。無怪先生不解。我費盡千鍾百鍊之功。始有此擲地金聲之作。庸手俗目。何能望其項背。解曰。我本蘇吳百。言我是蘇州吳縣百姓也。多兄納掛官。言多虧哥哥損納掛名之官也。布從閩店發。言先時家寓在閩門開布店發賣也。綱向浙船寒。言後販浙紬船翻紬。失寒者人不穿紬寒冷也。窗菜風吹燥。家貧蓄菜禦冬。挂窗樞晒晾水濕窗破風吹而燥也。床柴虱爆乾。去歲水發市無柴買。折床而爨床。

上有虱火爆則乾也。那堪三五個（兄三子弟兩子也）天刮喫陳團（天刮天明也喫陳團喫陳姓之湯團也）先生一聞此詩不禁喟然長嘆。說此病已入膏肓。四肢百骸。腐臭墜而不下。五臟六腑。詩毒閉而不通。即扁和復生。亦束手無策也。然我別有良方。可一試之。其兄諄請救命。先生說。拿紙來。先開應用之藥。上寫板登一條。麻繩四根。乾柴兩捆。硫黃二斤。治法將病人仰臥。用上繩縛好。硫黃加於柴上。一大焚之。其病立愈。其兄曰。如此治法。豈不要命。先生曰。燒雖燒死。却省得他再放屁。

一五三 一虱三爬

一蒙師見內東少艾。語言之間。常帶輕薄。學生銜恨。一日早起。與學生背書。先生身上。有一虱子。學生說。這虱子好像我阿母身上的。先生大喜。以爲此說有因。忙問曰。你媽虱子如何到我身上。答曰。我媽虱子爬在我父親身上。由父親身上。爬在師母身上。由師母身上。又爬到師父身上。先生大怒曰。你這孩子。知道得太多了。學生曰。師父不要生氣。以後師母有虱子。還叫他爬在我父親身上就是了。

一五四 宰子晝寢

教讀先生。最喜白日睡覺。學生功課。日漸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閑談。問先生現講何書。答曰。論語。

東家曰。請先生將宰子畫寢一章。講與學生聽。先生已知其意。乃講曰。宰是宰殺之宰。予者我也。寢者睡也。東家曰。先生講差了。宰子乃人名。分開講。豈不割裂語氣。先生曰。東家倒不必如此費心。我與你說明了罷。你就是宰了我。我也是要畫寢的。

一五五 白字先生

訓蒙先生愛讀白字。東家議明。每年租穀三石。火食四千。如教一個白字。罰穀一石。如教一句白字。罰錢二千。到館後。和東家在街上閒走。見泰山石敢當。先生誤認秦川右取堂。東家說。全是白字。罰穀一石。回到書館。教學生讀論語。曾子曰。讀作曹子曰。鄉大夫。念爲鄉大夫。東家說。又是兩個白字。三石租穀。全罰。只賺火食錢四串。一日又將季康子。讀作季麻子。王曰。雙。讀作王四史。東家說。此是白字兩句。全年火食四千。一併扣除。先生作詩句嘆曰。三石租穀苦教徒。先被秦川右取乎。二石輸在曹子曰。一石送與鄉大夫。又曰。四千火食不爲少。可惜四季全扣了。二千贈與季麻子。三千給與王四史。

一五六 同是用嘴掙錢

一鄉下訓蒙先生。在館遇雨。東家使長工持傘送之。回家行至中途。先生問長工識字不識字。答曰。豈止

識字。還會作詩。先生曰：「何不以送我爲題作詩一首？」長工說：「先生不要怪我。詩曰：山前山後雨濛濛，長工送傘送長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價一般同。先生大怒曰：「你敢與我比較。明日一定告訴東家。」次日，來至書房，遇見奶媽送學生上學，將長工之事告之。奶媽說：「他也配比先生。我纔與先生一樣呢。」先生詫異，問如何一樣。答曰：「我也是哄孩子，你亦是哄孩子，豈不是一樣。」先生又與奶媽爭吵。適東家接一妓在家，出而勸之曰：「先生不必生氣。先生倒與我一樣。」問何故。妓曰：「我用下頭嘴掙錢，你用上頭嘴掙錢，豈不是一樣。」

一五七 先生唆卵

一西賓對樓教讀。樓上居住內眷。時見紅妝豔麗，珠玉嬌嬌，甚涎美之。時時對樓朗誦，春色惱人，眠不得之句。內眷轉告東家。東家說：「且不可說破，誘他上樓，設法懲之。」次日，先生又對樓吟曰：「春色惱人眠不得，樓上和之曰：月移花影上樓來。先生聞此詩句，驚喜若狂，分明約我上樓。機會豈可錯過。惶惶上得樓來，四顧無人，只見鮫綃籠翠，錦帳垂鈎。其中想有佳麗，揭帳一看，見東家赤條條坐在帳中，騰開物麴然挺持。先生大窘。東家問曰：「適從何來。」先生詭詞以對曰：「特來與東家唆卵。」東家曰：「你會唆嗎？」如果唆的在行，放你下樓。先生雙膝忙跪樓頭，兩手輕執塵柄，用口一吹。東家說：「此吹爲何？」答曰：「若不先吹，萬一卵毛蒜。」

入鼻孔。一打噴嚏。豈不交傷尊體。東家大讚說。你真在行。然而我也不是。我一向瞎了眼。竟不知你是一個會咬卵的先生。

一五八 再出大恭一次

批詐得財。蜀人謂之敲釘錘。一廣文善敲釘錘。見一生員在洋池旁。出小恭。上前扭住。曰。爾身列費門。擅在洋宮解手。無禮已極。飭門斗押至明倫堂重懲。爲大不敬者戒。生員央之曰。生員一時之錯。情願認罰。廣文云。好在是出小恭。若是出大恭。定要罰銀十兩。小恭五兩可也。生員說。我這身邊帶銀一塊。重十兩。願分一半奉送。廣文曰。何必分。全給了我就是了。生員說。老師講明小恭五兩。因何又要十兩。廣文曰。不妨。你只管全給了我。以後准你在洋池旁再出大恭一次。讓你五兩。千萬不可與外人說。恐壞了我的學規。

一五九 驅狡兔離窩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甚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俟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知係內東代對。欲借對語以挑動之。與學生出二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

母親看內東說。先生另有別意。我以正言對之。對曰。百家諸子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還云。春色惜人眠不得。內東見此聯。知其設心不良。仍以正言對之。對云。詩書笑爾讀難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夫。如何下手。內東一見此聯。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辭我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無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驅逐之。語以告之。乃對曰。虜急犬快。驅狡兔趕緊離窩。

一六〇 陰間秀才

一友人假寐書齋。夢中聞吟哦之聲。見一老生。就月下吟詩。點首搖頭。大有腐氣。友人趨而問焉。答曰。予不第老秀才也。生前屢赴秋闈。三戰三北。不得已。集明季先生輩文鈔錄成帙。夾帶入場。一時暈絕。赴冥司。與諸前輩評訟。控予穢褻經傳。王闈於功名心熱。尚無鑽刺。求榮劣跡。因得省釋。命予爲陰間鬼秀才。在鬼世界上教幾個鬼學生。混幾兩鬼束修。重理舊業。視八股生涯。茫如隔世。惟五七言。差覺得意。將所吟之卷。示友人。詩目中有森羅殿。應制排律若干首。鬼門關望月。奈何橋春泛。望鄉台晚眺。孟婆莊小飲。剝皮事納涼。惡狗村踏青。血污池垂釣。七律若干首。刀山歌。劍樹吟。酆都城嘆。古作若干首。又有判官序。牛頭馬面跋二則。翻閱已畢。謂老生曰。爾詩固佳。但以爾之運鬼斧。鑿鬼膽。窮鬼工。裝鬼臉。構鬼語。鬼頭。

鬼。那小鬼伎倆，使我徒然見鬼而已。老生曰：子困頓場屋五十餘年，不能一第，今在陰曹，仍不輟讀者，乃爲窮儒吐氣耳。友叩其姓氏，不答。問其居，曰：館惡狗村，言已化。一陣酸風而逝。

一六一 三隻眼

一地方出了一樁無名緝凶命案。知縣無法可想，只得走去宿齋。夜間果得一兆，夢見凶首是個三隻眼。次日派了兩名差人，去拿三隻眼。限期三天，如不將三隻眼拿到，當堂嚴比。一差的妻子，很有歪才，見丈夫悶悶不樂，忙問何故。那差便將捉拿三隻眼，要受追比的話說了一遍。妻子道：你不要怕，是日你將我帶到堂上，就說我是三隻眼。那差道：你怎能算三隻眼呢？妻子道：你不必問我，自有我的道理。到了比期，知縣坐了大堂，將兩差傳到，向下面問三隻眼。知縣見說將他妻子一看，拍案道：混帳有心擔子的差人，忙將妻子帶上道：這就是三隻眼。差人捉到的。知縣見說將他妻子一看，拍案道：混帳有心擔塞，分明是兩隻眼。怎樣三隻？那妻子見說，忙扒上一步道：老爺勿怒，小婦人實係有三隻眼。還有一隻禽瞎眼，收在腰裏呢。知縣一聽，覺得難同他辨，只得另向一個差人道：他已將三隻眼捉到一個了，你捉的一個三隻眼呢？那想這差，乃一個套文章的好手段，見他妻子這樣，不覺針上心頭，忙回道：他這三隻眼，不能算數，是捉的女人。差役捉的是個男子。知縣問道：那男子在何處呢？這差人一聽，先將自己兩隻

眼睛指了一指。然後把褲子一褪。將一個屁眼送到縣官面前。知縣道：「混鬧！他那隻眼雖生了一片細翳，還能牽強得去。你這一個窟窿，怎能算是眼睛呢？」這差人辯道：「老爺差了，差人這隻眼睛，却是還有出典的。名叫有眼無珠。」

一六二 衣服都會軟了

一鄉人穿新衣入城。因出門甚早。布衣爲露水飄溼。及至城中。怪其棉軟。事畢出城。衣爲日色晒乾。又硬如故。歸謂妻曰：「莫說鄉下人進城再硬不起來。連鄉下人的衣服。見了城裏人的衣服。都會軟了。」

一六三 乙字謎

某學究往訪友。閒談久。不覺饑甚。又不便啓齒。幸極計生。即於桌上用指沾茶書一乙字。而語其友曰：「余有燈謎一則。乞射之。其友苦思不得。某學究乃笑曰：『是乃無點心也。』」

一六四 投批掛號錢行接風

一人往蘇州買一妾名蘇娘。又往杭州買一妾名杭娘。其妻立下規矩。每到蘇杭二處去。先要與妻幹一

一六二 衣服都會軟了 一六三 乙字謎 一六四 投批掛號錢行接風 九三

度。名爲投批。再幹一度。名爲掛號。又幹一度。名爲餞行。自蘇杭回。又要幹一度。名爲接風。如此屢規。其夫藏於奔命。情願獨宿。一日妻與忽起。乃勸夫往蘇杭去。夫笑曰。我蘇杭到也要去。可憐我沒有盤費。妻曰。我借給你。夫曰。盤費到是小事。我實在當不起你那投批掛號餞行接風。

一六五 饒婦看雪

一婦人最饒。說話總不離喫物。一日天降大雪。男人使她到外面看下雪。沒有。婦人一看。說外面飛飛揚揚。落下一天重羅白麵。不多時。又使之看下了多厚。婦人看曰。有薄脆那麼厚。不多時。又使之看。婦人曰。有雙麻兒那麼厚。良久。又使之看。說有燒餅那麼厚。又使之看。說有蒸餅那麼厚。男人大怒。正在烤火。拿火筷就打。婦人訴曰。我說的是好話。也犯不着拿鐵麻花打我。打得嘴好像發麵包子一般。

一六六 免得拆隊

滬上廣東菜館。有禾花雀一種。味殊佳勝。一日兩人共赴友招於四馬路春江樓廣東菜館。碗內有禾花雀四隻。一人貪食。食其三。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人曰。索性放在兄腹中。省得他們拆了隊。聞者笑不可仰。

一六七 嘲張姓詩

有人嘲張姓詩云。輪星聯五角。拆字識弓長。蘿蔔通新譜。芳隣隔後牆。追蹤有朱賊。稱霸在潯陽。將懼衣穿白。兵來憤裏黃。騎驢饒果老。送女有姑娘。感激芭蕉扇。傷心羊肚腸。思凡傳四姐。活投記三郎。飯店沾人肉。城灣作睡郎。只知敬賬好。生怕寄書忙。能使法聰羨。他時要姓張。讀者竟可一捧腹也。

一六八 四個恭喜抬也罷

三人同院居住。左右隣都生了娃娃。同院人問左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兒子。其人曰。恭喜。又問右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女兒。其人曰。也罷。右隣怒曰。人家生了兒子。你說恭喜。我家生了女兒。你說也罷。未免太勢利了。恰巧有一官太太經過。遂指而告同院人曰。你看那不是四個恭喜。抬着一個也罷了。

一六九 兄弟貓叫

一丫環名玉奴。頗妖媚。隨侍主母朝夕不離。主母之二位少爺甚慕之。而玉奴持之甚堅。一語則涕然。二

少仍多方調戲。一日玉奴乃誰大少曰。今夜二鼓。在花園相會。以貓叫爲號。見二少亦如是約。臨時玉奴深藏他所。二少潛至花園。彼此互學貓叫。及至叫到一處。兄也吠。弟也吠。見面纔知非玉奴。弟問兄曰。如此良宵。因何至此。兄曰。我來賞月吟詩。弟曰。吾兄只知尋花問柳。焉能賞月吟詩。我到口占一律。特來請教。詩曰。空踐星前約。想思恨只消。玉奴藏若鼠。兄弟枉學貓。兄亦戲成四句云。兄也號。來弟也號。號成一對。老郎貓。同病若有相憐意。何不今宵辱對辱。

一七〇 放狗屁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批謬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究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狗以屁名。簡直得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一七一 掘出寡婦

一人陽虛怕風。雖纖細之風皆避之。臨終屬妻曰。我在生沒見過風。竟不知風爲何物。我死後必須用扇。

搨之。叫他見風。他死後還怕不怕。妻如其言。以扇搨屍不已。隣媪見而問曰。大娘子天氣尚寒。何必如此。婦乃詭詞以對曰。拙夫臨終之時。諄諄吩咐。你若嫁人。須待內冷。故以扇搨之。言未畢。夫忽還陽。大呼曰。你快別搨我了。我只知生前之風可怕。誰知死後之風更凶。他繞搨了幾扇子。幾幾乎把一個小寡婦搨出門去了。君子之德可從。婦人之心更狠。言訖而歿。

一七二 上下倒置

閻王命鬼卒。拘烟花妓女教書先生到案。王見妓女判之曰。水性煙花。廉恥不顧。流毒人間。削他陰戶。見先生判之曰。好爲人師。妄施教誨。誤盡蒼生。割他鼻嘴。小鬼遂將二人之物割下。時值閻王有事退堂。二人見左右無人。商之曰。我兩人何不趁此時逃走。忙將原割之物。各捨其一。安上就跑。誰知安錯了。先生安上妓女辰。妓女安上先生嘴。上下倒置。逃還陽間。閻王事畢。知二人在逃。令小鬼速到陽世訪拿。小鬼來至先生書房。見先生覲着妓女辰。在那教書。來至娼家。見妓女夾着先生嘴。在那接會。

一七三 沒有成人

本草按田雞爲人精所化。故稱之曰。人精菜。因其能咬蝗蝻。每每禁人捕食。而食之者仍衆。田雞乃訟於

冥王曰。我本是人種。而世人殘酷。每每食我。實屬不仁之甚。乞設法禁止之。以保全生命。冥王笑曰。爾雖然自詡爲人類一種。究竟還沒有成人呢。

一七四 玉皇像

一人從京師歸。自誇曾見皇帝。或問皇帝門景如何。答曰。四柱牌坊。金書無上天尊四字。兩邊對聯。是日月光聖德。雲漢擁帝居。又問皇帝如何裝束。以頸戴紗帽。身穿海青對。問者詳其狀。蓋天安門外玉皇像也。

一七五 現世報

有新學鉅子甲乙二人。不通文墨。在倭國留學數載。祇學得幾十個新名詞。其餘一概不知。然自命通才。意氣凌人。一日甲忽欲開辦報館。與乙商議。乙曰。這有何難。像我這樣才學。做了大主筆。怕不一紙風行嗎。但是報的名目。都被人家用去。我們開起來。取什麼報名呢。甲曰。日報週報月報旬報。都要眼前新鮮的事。我就取名眼前報。你道如何。乙曰。眼前二字。好是甚好。可惜不是新名詞。究嫌太舊。據我的惡意。不如叫作現世報吧。

一七六 京話坐罪

溫生欲學京話，若不得真傳。於是親赴北平，夜宿飯店之內。偶逢店小二教雞，忽來一客問曰：「這雞是誰殺的？」店小二曰：「我殺的，你殺他幹嗎？」他作怪，酒是我的，菜是你的，那還用你說嗎？你別反嘴。反嘴不是朋友，我傳刻來，得咧，生皆聽在耳裏，記在心裏，急速返里，將近門，即問曰：「家中這幾日有新聞嗎？」答曰：「無。只聽說縣裏出了人命案，至今未結。老爺是北平人，他說話人皆不懂。生大喜曰：「我京話有用矣。乃至衙門，自替為京話。老爺大喜曰：「這個人不曉得是誰殺的？」答曰：「我殺的。」青天白日你殺人幹嗎？他作怪，殺人可是要抵命的，那還用你說嗎？」官又問曰：「你不反嘴嗎？」反嘴不是朋友。官回顧左右曰：「把他釘錄收監。」生乃大聲曰：「得咧，官乃定案。」

一七七 死秀才復活

東家延師課讀，惟恐先生學問不佳。商之學師，學師云：「我學中秀才固多，通品甚少。若欲延請學中秀才，非設法試之，不能知其胸中學問。」延師者曰：「請問如何試之？」答曰：「必欲備一席，擇其佳者請幾人，俟入坐後，正在酣飲之際，暗使人報曰：「明日學台下馬，坐中秀才必然恐懼，如有不恐者，其學問必佳。」延之課讀。」

定能勝任。延師者從其教。擇其秀才四五人。設席款待。酒至數巡。忽有人報曰。學台明日下馬。只見衆秀才。有驚惶失措者。有目瞪口呆者。惟有一秀才。懼色毫無。寂然不動。延師者曰。此真我師也。進前細看。此人已氣絕身亡。死者親屬聞之。欲以怒嚇致命。訟之官。延師者大恐。求救於學師。學師曰。千萬不可動他屍身。我自起死回生之術。速令人在死者面前大聲呼曰。陰間學台下馬。死秀才遂活。

一七八 人情若魚

物之形與人殊。物之性與人同。舉其與人相類者比而同之。以博一菜。

太太比鯉魚。舉止大方。莊重不佻。最喜醋溜。可惜肉老。

姨太太比鱧魚。躺下分大。立起分小。肉細味鮮。可餐可飽。

通房丫頭比黃花魚。一味溜達。既美且鮮。名同幼女。秀色可餐。

丫頭比鯽魚。活潑伶俐。輕盈體態。左右宜人。潔白可愛。

奶媽子比大頭魚。愈臭愈鮮。鹹可解饑。乳香脚氣。二者得兼。

娼妓比河魨魚。美而有毒。洽比優娼。只圖適口。豈顧斷腸。

小旦比金魚。並肩如玉。尤物移人。搖頭擺尾。暮楚朝秦。

軟糊子比刀魚巨口細腰。其形如刀。江南風味。令人魂消。
瞎姑比土鱈魚。無顧盼之多姿。青嬌嬌之名妓。傷無目之美人。迷多情之浪子。
半掩門比蛤蜊。倚門賣俏。忽閉忽開。引人入勝。結彼禍胎。
女金斗比蝦米。躑躅跳躍。江湖生涯。滿身針刺。許人紛拿。

一七九 恩賞戴花翎

皇上打江南圍。船至揚子江心。忽見波浪大作。水中現出一尾金色鯉魚來。討皇封。皇上一看。金口玉言。說好一條金龍。鯉魚洋洋得意。回到水晶宮。遂見烏龜。烏龜說：你討了甚麼封來。鯉魚說：萬歲封。我是一條金龍。烏龜說：我也去討封。興波逐浪。爬至船頭。萬歲一見說：這是個什麼東西。忙取弓搭箭。一箭正中龜頭。烏龜帶箭而逃。來至水晶宮。鯉魚問曰：老兄你討了什麼封來。烏龜說：封到沒討了來。蒙聖恩賞戴花翎。鯉魚一看。頭上有血。問你頭上紅的是什麼。烏龜說：這是我的二品皇封。

一八〇 賀人生孫

凡是江西人。有個口頭稱呼。無論何人。並無戚誼。見面都叫老表。因此江西老表便出了名。有一江西老

學究最喜弄文弄墨。同人書信來往，都用精迷語。時學究生一孫，某友修書往賀，另覓他友代作信稿。稿成，某友勝清見上面有令孫字樣，某友提筆躊躇，與他友商議道：「我看這兩字嫌粗，寄給這位老先生的信，須要有點做作，他才敬服。」他友道：「這便難了，不稱令孫稱甚麼名式呢？」想了一想，忽然大笑道：「有了，就改作表子生的罷了。」

一八一 他就是這個

王二與張三同院居住，各有妻子。王二帶不在家，王二婦人遂與張三有私。這一日，王二回家，張三正在他房內，張三聞王二回家，無處躲避，甚為惶恐。婦人說：「你好胆小，你自坐在椅子上，假作生氣，我自去主意。」王二走進房來，看見張三坐在椅子上，問婦人：「他因何到我房中來？」婦人說：「你不曉得，張三妹子，幹不出正經事來。」老三持刀動杖，與他拚命。我是好容易把老三勸退來，免出人命，連累鄰居。王二聞聽婦人之言，用手作烏龜式，在張三頭上比口，他敢是一個這個。

一八二 一片壽聲

一老翁壽誕，眾親友恭祝，大家議曰：「今日壽誕前，要行萬壽無疆令，無論何事，俱要帶一壽字。」眾然之，無

何至壽翁家。於是大家請壽翁。擺壽筵。讓壽坐上壽菜。執壽壺。拿壽杯。斟壽酒。舉壽箸。吃壽肉。豁壽拳。唱壽曲。打壽板。壽者醉。旋開壽門。前少壽嘴。打壽毬。連忙叫壽童到壽門。探壽事。復開壽堂。說壽門外有壽巧。持壽杖。拿壽碗。討壽飯。被壽僕舉壽拳。打壽巧。頭壽傷。閉壽目。張壽口。伸壽腿。竟壽終。只好請壽翁報壽官。驗壽屍。買壽木。下壽葬。

一八三 二酉甲乙

兄鐵匠。弟皮匠。一旦驟富。堂構煥然一新。要求名士題額。欲掩其出身之賤。一名士答其兄之匾曰。二酉堂。弟之匾曰。甲乙堂。各人懸掛中堂。自鳴得意。或告之曰。此二匾大有講究。弟詰之。答曰。二匾皆像形也。二酉者。一酉立著。頗似砧子。一酉橫看。頗似風箱。乃令兄應用之要物也。甲乙者。甲似銅錐。乙似皮刀。又為足下必需之利器也。

一八四 吃煙過癮

喜雀與烏龜結盟。喜雀為弟。烏龜為兄。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如此莫逆。我想帶你到水晶宮。看看龍門貝闕。其實奇珍。喜雀說。我也帶你到雲霄殿。看看廣寒兜率。月姊嫦娥。烏龜曰。你何不先帶我上天。然

後我再帶你下海。喜雀應允。烏龜爬在喜雀背上。喜雀雙翅飛起。偏遇打彈弓的開弓一彈。正中把兄弟背。翻身掉將下來。喜雀不見了把兄。飛到各處找尋。找了半天。忽見把兄掉在烟直上。四脚懸空。仰頭觀望。上前問曰。把兄受驚。你天也沒有上成。在此空了半日。想必腹中飢餓。烏龜說。我却不餓。在此雖沒得吃。還有幾口煙過癮。

一八五 空殼

一道士與婦人有私。正在行事。忽聞其夫叩門。老道慌甚。棄頭上道冠。下床而去。夫上床。摸着道冠一看。乃木雕空殼。中嵌泥塑小人。問曰。此物從何而來。妻曰。是我下身常用的套子。夫曰。泥塑小人嵌在木雕空殼之中。明明是一個道冠。何能抵賴。妻曰。臭烏龜。你不要狐疑了。如今的冠。那個不是木雕空殼。那個不是泥塑小人。

一八六 虛有其表

一尼僧到施主人家化緣。天氣暑熱。見老翁赤膊條。睡在醉翁床上。露出陽物。豐偉異常。尼進內。對太太點頭讚曰。你老人家。幾世修來的。如此享受。太太說。阿彌陀佛。你只見他外觀有權。你那知他虛有其表。

若有事用他之時，畏葸不前。一點主腔骨兒都沒有，不過是一個最滑的官罷。

一八七 烏龜欠債更多

時值歲暮，一窮人告貸無門，或誑之曰：真武廟前，呼哈二帥有錢，何不前去央借。窮人信以為實，竟來至廟前，見二帥而求之曰：你二位戎裝華麗，氣象光昌，將到年三十，敢在門前站要，有錢可知。二帥曰：我兩人給人看大門，晝夜呼哈，大不如意，連一條冷板凳都沒錢買。那裏還有錢借給你。你何不與後面四金剛商之。窮人來至二層殿，與四金剛施禮說：你四位好高興呵，彈唱的彈唱，玩耍的玩耍，想必是年已過去了。望四位稍分餘資，救我眉急。四金剛說：你打量我們在此開心呢。一個彈琵琶要小錢，一個打着傘，各處借賬，他二人一個弄蛇，一個把花胡哨，打把式斂錢，那有分文借你。你望後邊張羅去罷。望後又走，看見彌勒佛，上前打躬說：你老人家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心廣體胖，大肚無憂，不必說。年下事早清楚了，拜求通融一二。彌勒佛說：你何苦找我。你看我寒冬臘月，光着頭，連帽子都買不起，披着一件單衫，敞露胸懷，連一個肚兜也無處借。你還說我笑呢。我是凍的，黏着牙打動兒呢。快往別處去罷。窮人又走至後殿，見兩旁一邊是馬王，一邊是玄壇，來至玄壇面前說：黑老官，你老人家大年下的，騎着虎玩耍，想必賬已還清。求你資助資助。玄壇說：我乃騎虎之勢，正在這裏爲難。那有錢資助你。窮人說：你老人家把老虎

借我騎幾天。赫一赫債主也好。玄壇說我離了這虎。寸步難行。你別擾我。快到別處去罷。窮人又來到馬王面前求之曰。你老人家三隻眼。認得人必多。總管天下馬號。出息必大。何不借錢我用。馬王說。你那知如今馬號。並不養馬。額例馬乾銀兩。尅扣入己。我有什麼出息。若論他三隻眼。買起眼鏡來。比你們多用一半價錢呢。不要饒舌。快替我走開。窮人又來至大殿。見真武大帝。叩首曰。你老人家。金身整肅。赫耀聲威。爲一廟之主。求大發慈悲。賞借一用。真武曰。你疑我有錢麼。你看我披散頭髮。連打辮子的錢都沒有。在這裏手執寶劍。專等債主拚命。焉有錢借與你。你與我兩個跟班的通融去罷。窮人來蛇帥前。拜而求之。蛇帥曰。你看不得我這一身化梢兒。不過是一層遮羞皮。天天到處去溜鑽我的窟窿。我知道現在冬寒日冷。我還光洞洞呢。窮人又求其轉央龜帥。蛇帥說。更不必去。那烏龜欠賬更多。連一點閑事都不管。縮着脖子。在那裏躲賬。白白饒舌。更不必去借。

一八八 當心磁器傢伙

有一販磁器客人在院中燥。流連忘返。把一船磁器。全化在院中。甚至流落娼家。暫住草房。又一販驢子的陝客。亦在此處來燥。把幾十四驢子。也化在此處。竟至不能還家。搗兒見其財盡。欲逐之。老陝大怒。說。咱的幾十四驢子。都趕進去了。你要攆咱。二人吵鬧不休。磁器客一聞此言。出草房大聲呼曰。老陝大哥。你

把幾十匹騾子趕了進去，千萬不可碰碎了我的，一船磁器傢伙。

一八九 嘲癩痢詞

一癩痢暴富，詔者爭說之。某點者贈以短詞云：綉球花戴上頭，蜜蜂作窠蒼蠅妬，粉屑飄完梨花湊。燕子啾啾，錯疑傷了穀，不是頭。富翁大恨，乃多方醫好，然終不能使之生髮，畢竟如葫蘆瓢一般。又有人以短詞嘲之曰：明月照當頭，上下光兒湊，蟻蟲不留皮兒不綉，用手搥，好個大肉球。兩詞讀之，令人失笑。

一九〇 夜深來訪舊相知

南京某監生，校好如女子，回眸一顧，姿態橫生，與王學士至善，斷其親暱之情，無異餘桃斷袖。因為太學中人物，不敢以愛味污之，要之去龍陽君一問耳。一日忽語人曰：昨夢鏹出胯下，未審主何朕兆，有狂生某，因為句嘲之曰：監生一夢甚蹊蹺，黃鏹鏹臂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聞者鼓掌。

一九一 不是白字

有一人開設月餅舖，請一先生寫字，一中秋月餅的招牌。這先生提筆寫了中秋曰餅四字，旁有人笑道：

一八九 嘲癩痢詞 一九〇 夜深來訪舊相知 一九一 不是白字 一〇七

月字寫成白字了。這先生怒道：分明不是白字，那白字上頭還有一撇呢。

一九二 第第躲帳

記弟兄均欠債最多，追呼甚急，無處躲避。二人溜出城來，行至河邊，見水凍成冰，可以踏冰而過。二人走到河心，把兄要在冰上解手，誰知尿熱，沖了一個窟窿。把兄說：我們被賬逼的如此利害，我恨不得鑽在那冰窟窿裏頭去躲一躲。誰知冰底下有一烏龜，有一鯉魚，在水面閑游，只聽冰上有人說賬利害，要鑽入冰窟窿，烏龜害怕說：老鯉呀，我要打冰窟窿鑽出頭去，看一看，到底這個賬是甚麼東西。烏龜伸出頭一看，把把兄一把抓住龜頭，就往上扯，誰知這龜頭又大又滑，抓不住，逃下水去了。烏龜趕上鯉魚說：不好了，好利害的賬，要不是我的肩膀兒健，半叫賬主把我圓桌面端去了。

一九三 你可瞧見我的褲子

京城人好嫖土娼，流連忘返，竟至資財蕩盡，衣食不周，甚至流落娼家，幫閑度日。老鴇念其在院中揮霍多金，不忍驅逐，又因天氣寒冷，無卒歲之衣，勸之曰：你如此襤褸，何不進城找親友告貸，添補添補衣服也好。標客曰：你看我這樣子，連褲子都沒有，有何臉進城。老鴇說：何不用皮紙糊一條褲子穿上，自好遮

體頗可去得。嫖客應允。老鴇用皮紙照褲子樣剪好，糊裱妥貼，教他穿上，出門而去。娼家離城尚遠，行至中途，偏要出恭。嫖客着急，曰：「我穿的是紙褲子，如何出得恭？」只好脫下，出完恭，再穿。忙將褲子脫下來，用磚頭壓好，忽然一陣旋風，把紙褲子刮上天去了。嫖客仰天長嘆，曰：「褲子上了天了，如何進得城？」只好仍回院中，再作計較。赤條條回到娼家，見外門半掩，房門已關，就知有人來嫖，窮心未退，色心又起，輕輕至窗前竊聽。正值房中雲雨，聽姑娘說掌櫃的：「你舒服不舒服？掌櫃的說：『怎麼不舒服？』姑娘說：『你到底怎麼舒服？』掌櫃的說：『我真舒服到雲眼兒裏去了。』窗外竊聽之嫖客，忘其所以，用手拍窗大呼曰：『掌櫃的，掌櫃的，你舒服到雲眼兒裏去，你可瞧見我的紙褲子沒有？』」

一九四 二泡屎承受不起

有人極窮，餓不怕，餓死不吃飯。人皆呼之「番尅鬼」。一人命極窮，賺一文錢，必要化完，纔睡的着覺。人皆呼之「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找番尅鬼借錢，番尅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拿不住。若借給你，恐怕你福薄哭生，人錢並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搏節省用。』番尅鬼說：『我說二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豈知一毛不拔，連肚內的屎都要屙在家裏。一日將要遠行，恐途中要恭，豈不白去了一泡大糞。莫若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果然要出恭，其人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惡人千慮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於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吃了。不料吃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真是鼠肚雞腸。你連一泡屎都承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一九五 撲着一個賬主

一窮人娶親。一切喜事所用。無一不是賒借而來。對新人曰。我爲你多方設措。費盡苦心。今日見面。要與你揚所欲爲。方酬我艱難辛苦。於是攜手上牀。寬衣解帶。正要雲雨。忽聽得有人喊門。忙披衣下牀。到門前一問。却是來討首飾錢的。答以明日再來。關門上牀。正欲行事。門外又有人來叫。趕緊下牀。到門前一問。說是來討酒席錢的。答以改日送上。又關門上牀。剛要動手。又聽見叩門。窮人把新婦望旁邊一推。大怒曰。我不想娶了一個婦人。倒像我撲着一個賬主。

一九六 窮人遇賊

兩夫婦甚窮。朝不謀夕。竟至斷炊。婦謂夫曰。我兩人腹內無食。身上無衣。何不賒壺酒來。雖不能允饑。亦可以禦寒。夫出門賒酒而歸。至晚。夫婦捋腹同飲。婦人大醉。家中只有棉絮一條。婦人扯去自蓋。男人甚冷。不得已拿半個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將要睡着。有賊撬門而入。窮人曰。我們窮得如此。你還要來

偷順手用所枕之瓦打去。賊呼痛而逃。窮人曰：便宜了你。我是用枕頭打你。若用被頭打你。正要你的性命了。

一九七 一文家當

一杭人愛嫖。一分家貲。盡行嫖完。窮的光洞洞。只賸錢一文。麻布褲一條。猶自芳心未艾。來至西湖。觀看遊春女子。買了一文錢炒豆。獨坐橋頭。把豆兒放在褲襠上。忽見許多游女。姍姍而來。不禁春興勃然。那話挺然特立。把豆兒挺立一地。杭人指陽物罵曰：我好好一分世業。都被你給我搯搯光了。賸了一文錢的家當。還被你給我抖擻掉了。我與你何冤何仇。抱肩垂豆而去。

一九八 窮神借餉

財神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遇窮神。欲借銀三萬兩。財神曰：天餉有定額。何得借汝。窮神固索。財神念一殿之神。出小金錠與之。窮神所願甚奢。找管城子。求其協力。劫餉。管城子正坐在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原不欲往。因思我終日耍窮筆頭。何能致富。乃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財神拔劍迎敵。筆鋒所到。衆皆疲敝。財神懼。赴文昌宮求援。帝君問曰：吾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說。財神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

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召魁星收之。魁星至。乃一白面書生。自慚面目不足。以驚人。朱衣云。乞帝君賜以鬼臉戴之。則面皮一變。何事不可爲也。爰授以金斗。令同財神去。至則管城子帶領羊毫子。兔穎兒。揮如椽之筆。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二毫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金鏡。別財神奏凱而還。帝君即以筆鏡賜之。故至今魁星像藍面獐獠。右手執筆。左手執鏡。而旁整一斗云。

一九九 大蒜治病

一庸醫與名醫比鄰。見名醫懸牌掛匾。病者盈門。請者接踵。心竊慕之。私憶此人必有秘傳方書。始能如此。得心應手。我若覓得此書。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覓此書。偏這日名醫持書而出。庸醫出其不意。奪之而回。逃至家中。出書捧讀。即懸牌治病。有患痢者求治。庸醫曰。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頭一個。插入穀道。其痢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出。連肚腹皆腫。病家以庸醫害人。訟之官。官拘庸醫至。問之曰。用大蒜治病。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載。庸醫曰。是名醫所傳。是他的秘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昧平生。只有某日。我拿賬簿出門。與人算賬。被他奪去。至今尚未尋獲。官問庸醫。你捨賬簿。當作醫書。與人治病。顯是有心害人。庸醫曰。簿中實載治病之方。上寫某人利己。

全消惟有算本止利

二〇〇 和尚抱鼓

西湖叢林香火最勝。每逢朔望。遊女如雲。寺中和高。多有不能定性。見女色而動者。老和尚諷之曰。出家人五戒三規。惟色戒最嚴。我看爾等見色心移。性情不定。非出家人道理。以後每逢朔望。打坐禪堂。每人懷中抱一小鼓。如見女色。懷中鼓響者。即是心動。定要打四十戒尺。我亦作如是觀。衆僧唯唯。到了朔日。衆僧上堂。懷鼓而坐。老和尚居中。餘者兩旁列坐。但見粉白黛綠。花枝招展。姍姍而來。來到衆和尚面前。只聽衆和尚懷中鼓聲次第而響。響不絕。惟有老和尚寂然不動。聲響全無。衆僧讚曰。到底還是老和尚。空心性定。坐養功深。不然。何克至此。大家上前。打開老和尚懷中鼓一看。誰知小和尚已貫革。直入竟不能脫穎而出矣。衆和尚聞堂而散。

二〇一 和尚葬江魚之腹

大江之濱。有儒釋道三人。同舟共濟。方欲解纜。一極胖少婦。亦來喚渡。三人皆曰。波浪險惡。與少婦同載。大爲不利。不如却之。婦固請。舟人乃移舟近岸。尚離數步。婦人一躍而登。北面而坐。舟既登。婦去其裏衣。

出其陰戶。碩大無朋。指以示人曰。此物大吉祥。何云不利。東益辰之。僧問曰。何利之有。婦曰。嗅其濁穢之水。似是腐儒。觀其短髮蓬鬆。又像道士。而其實則和尚之窠巢也。僧怒極。脫其帽以頭撞之。婦挺腹相迎。豁然而入。滅頂及肩。僧怯。急用力拔之。羞然而出。則頭面濡溼。熱氣淋漓。與出籠之饅頭無異。婦大笑。埋身入水。化巨魚而逝。僧大驚。謂儒道曰。幸虧我拔得快。稍遲則小和尚定葬江魚之腹中也。

二〇二 行樂不及春宮

畫法不行久矣。所傳於世者。惟有行樂春宮。畫行樂春宮者。虎邱塘最多。游此塘者。莫不喜春宮。而惡行樂。故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久矣。有葉丹青者。因其業之甘苦不勻。乃遂譁爭不已。畫行樂者曰。子畫令人藪。不如子畫令人敬。畫春宮者曰。子畫令人悲。不如子畫令人喜。畫行樂者曰。牀第之私。久成俗套。奚待爾之描摹。畫春宮者曰。衣冠之輩。多屬游魂。何勞君之點綴。畫行樂者曰。家家不可無行樂。人人未必有春宮。畫春宮者曰。人人必無真行樂。家家都有活春宮。畫行樂者曰。去行樂之衣裳。安知不是春宮。畫春宮者曰。加春宮之衣服。未必不成行樂。畫行樂者曰。裸體跪足。宜於夏而不宜於春。是夏宮而非春宮也。畫春宮者曰。奠酒焚香。動乎哀而不動乎樂。是行哀豈行樂哉。兩人爭執不休。或解之曰。行樂爲祖宗計也。春宮爲子孫計也。今人爲子孫計者多。而爲祖宗計者少。宜乎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也。

二〇三 一字笑話

一人善說笑話。東人有酒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不能。如能說出使我們笑。情願輸戲酒二桌。如不能說。說而不取笑。要照樣認罰。其人曰：能。然必須依我調度方可。衆曰：聽從尊便。其人曰：要擇日先設戲酒。於文昌宮。戲台前挖一池。是我後至。我自有一字笑話之法。衆許之。至日。如所許。屬先設戲酒。齊集以待。其人在家。與一瞎子商量曰：我欲帶你到文昌宮聽戲吃酒。你願意否。瞎子欣然願往。其人曰：你要到了文昌宮。必須先在神前行禮。然後入座吃酒聽戲。一切禮節。均要聽我吩咐。瞎子無不樂從。是日。即帶瞎子來至文昌宮。叫他在池邊站立。其人對衆人曰：列位請聽我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瞎子一跪。撲跌咚在池內。衆皆哄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扯起瞎子。同享酒戲。

二〇四 幸虧了小和尚

一婦有淫行。閩人多。而所交甚廣。一日與鄰僧有約。囑其夜晚攜酒肴來會。是夕婦人有舊友在舍。夫知其有約。令婦他宿。而獨處婦室。至夜半。和尚潛至窗外。低聲呼喚。其夫假充婦人。低聲答應。未幾隔窗先送一盒子來。既而又送一壺酒來。其夫輕輕接進。最後和尚將其夫之手拉住。當作婦人之手。拉到不便。

之處使其來摸和尚又將自己之手伸入欲摸婦人不便之處其夫趁其來摸將和尚之手拉入下部令其來摸覺紫垂盈掬豐偉異常和尚大驚連忙袖手抱頭鼠竄而逃其夫遂喚回婦人與之飲飲至同牀之際謂婦人曰今日好好一個東道雖然是大和尚作的然畢竟幸虧了小和尚

1105 古鏡照心

有一磨鏡老叟腰懸古鏡自云千百年物詰其所用答曰凡人心有七孔愚者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即知其受病之由投以妙藥益其智而通其孔則愚者明矣一富翁有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老叟以鏡照之叟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爲矣詢其故叟曰吾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裹酒色病在後天猶可治也內塞金銀病在先天不可療也翁固求之叟曰姑妄治之令其子獨居一室朝服葛化醒酒湯晚服清心寡慾丸如此者半載叟取鏡再照曰酒色氣已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翁曰何謂先天叟曰閣下老夫婦孽孽爲利心內所計者金銀眼內所看者金銀手內所使者金銀當尊夫人受胎之時金銀堆積房內令郎感其氣以至透塞七孔外似金光內實銅臭欲求剋治之法急取文昌宮惜字紙灰兩斛拌臺水兩斗九梧桐子大朝夕兼益智湯送下或可有濟翁遵其法不三月叟取鏡照見六孔玲瓏惟一孔鈍塞如故翁再求醫治叟笑曰此名文宰孔凡富家翁堆金積玉不肯令子讀書富家子

飽食煖衣。更不肯讀書。故富家不宜有讀書種開之恐干造物忌。且留此一孔以還君家原物。後其子聰慧勝於曩時。惟讀書不成。翁爲其子納貲捐職。以佐貳終其身焉。

二〇六 水烟醒酒

王母壽誕。開瓊筵。設蟠桃勝會。所有蓬島瀛州。青都紫府。各神仙都來朝賀。神仙中有騎龍駕鳳者。有跨鶴乘鸞者。遙望紫霧細縷。衆仙從雲中齊下。彩霞縹緲。鶴駕自天上飛來。惟有真武大帝。帶領龜蛇二將。踉蹌踉蹌。從行後至。王母各賜蟠桃一枚。飲以瓊漿玉液。食以瑋筍靈芝。觥籌交錯。羣仙不覺醺然大醉。誰知龜帥量小。飲少輒醉。逃至瑤池。偷看仙景。被仙鶴童兒看見。罵之曰。何物狼狽。穢褻瑤池。上前逐之。龜帥以醉眼見一載紅帽者。張開巨口。銜着鶴頭不放。良久。真武一見。不見了龜帥。尋至瑤池。見龜銜鶴。大驚呼曰。孽怪你還不鬆口。烏龜一見主人。便告曰。我喫的大醉了。容我吃幾口水煙醒醒酒。

二〇七 官場妙喻

人能出類拔萃者。無異禽中之鳳。獸中之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比物者充其類。非擬人者不以倫也。今之官場沐猴而冠。其卑鄙情狀。竟有與鳥獸相類者。錄之以爲官鑒。

| | | | | |
|--------|--------|--------|--------|--------|
| 世守農桑燕處 | 亦曾奮志螫窗 | 原期振翮騰程 | 未遂名題雁塔 | 遵例自糜鶴祿 |
| 希圖異路孫升 | 分發試用蜀省 | 稅屋夥住蠅居 | 聽鼓隨街蜂聚 | 童僕前後騶從 |
| 站班人人鶴立 | 俾見宛似鳧趨 | 挨次真如魚貫 | 側坐一一鴨聽 | 讓茶擊杯猿獻 |
| 送客斜走暨行 | 散衙回寓驢飲 | 飯後午睡牛眠 | 醒來難免蛙淫 | 嬰童隨便雞姦 |
| 娶一河東獅吼 | 說合全仗蜂媒 | 帶來睡睡蝻腹 | 生子權作螟蛉 | 私偷婢女鼠竊 |
| 夫婦捉姦貓捕 | 抑鬱久居蠖屈 | 窘迫斷釐鴻噉 | 逐日賣緣狗苟 | 時時獻媚蠅營 |
| 諂諛當道狐媚 | 奔走權勢蛆鑽 | 謀得酌委雀踞 | 調濟善地鶯遷 | 只因諾債蠅集 |
| 潛行赴任鳩藏 | 接篆如附虎翼 | 入衙大發熊威 | 重用剗紳蠹役 | 焚贖大肆狼貪 |
| 辦事優柔猶豫 | 問帶任性鴟張 | 刮盡地皮犀利 | 虧空倉庫鯨吞 | 革職奪問犴守 |
| 充軍遠逐鸛駝 | 贖罪希圖兔脫 | 觸怒特旨梟首 | 渺渺逝矣蝶化 | 人口星散蚨飛 |

二〇八 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急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
 解衆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

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卸了。謝天謝地。

二〇九 不改父行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誦。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屁。學生說。退堂。先生呼。學生喝。

二一〇 帶許聞

一官坐堂。書吏呈上名單。官將單內許聞二字。讀作許聞。用硃筆一點說。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曰。要緊之人不到。自好問二茶。一看名單。也有許聞。又點曰。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怒曰。屢點不到。茶。茶上有名。定是訟師。當堂出籤。立拿到案。用硃筆判籤。將十七日七字一鈎。望左鈎去。書吏不敢明言。稟曰。筆毛不順。老爺的鈎子。望左邊去了。官曰。你代我另寫。吏因籤出。總在次日。乃判十八。官笑曰。你又來考我了。打量我連八字都認不得呢。

二二一 老爺進衙門

一皂隸善說笑話。老爺退堂，單留下他。叫他說笑話，把紅黑帽子摘下，不說不准他戴。皂隸回小的不敢說。老爺道：你自管說無妨。皂隸說：有兩夫妻行房，互相撲弄。夫問妻曰：你那裏是甚麼？妻曰：這是衙門。妻問夫曰：你那裏是甚麼？夫曰：他是老爺。妻曰：何不請老爺進衙門裏辦事？果然老爺進了衙門，誰知老爺辦事疲軟，剛到任，就撒了。婦人一摸，老爺不見了，問老爺那裏去了？答曰：老爺出來了。皂隸說：老爺出來了，抓起帽子戴在頭上，大聲喝道而出。

二二二 大老爺親臨判斷

和尚到娼家來嫖，與妓鼓寒溫談心事。正說得入港，忽聽外面有人敲門說：縣裏刑名師爺來了。和尚倉皇失措，無處可避。妓曰：你藏在床底下。等師爺走了，你再出來。和尚只好鑽在牀下。師爺打外邊走進，妓女說：爲什麼師爺不到我家來？想是公忙。師爺說：實在有事。妓女說：我請教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辨何罪？答曰：不守清規，有犯淫戒，應該立法。和尚在牀底下一聞此言，戰慄恐懼，不動自搖。師爺正在談心，外面又有人敲門，說大老爺來了。師爺說：東家來了，如何是好？妓女說：我有新草薦一牀，請師爺將草薦

裏在身上。立在門後。大老爺走了。請師爺出來。師爺忙用草薦裏好。大老爺進來。妓女在旁侍立。說大老爺連日問案。實在辛苦。大老爺說分所應爲。妓女曰。請教大老爺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問何罪。答曰。佛門弟子。不守清規。不過答二十。飭令還俗而已。和尚在牀下一聞此言。喜出望外。鑽出牀來說。和尚叩謝大老爺鴻恩。今日若不是大老爺親臨判斷。和尚一定叫這草包師爺要了命了。

二二三 孔孟後代

武官與文官同日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猶且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會有這樣莽鷲不馴之人。衆皆拚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孔明。比孟獲強多了。

二二四 小名狗兒

一捕班不懂官話。到任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梨底。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少。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

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二一五 朝候補道

各省捐輸道員不一而足。在朝廷視之。爲不甚愛惜之官。在大吏棄之於投閒置散之列。故有人嘲之曰。道大莫能容。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此其善謔者也。今有人又以文嘲之。錄之以博一粲。

人能弘道。以財發身也。夫君子學以致其道。非吾所謂道也。本立而道生。何莫由斯道焉。今有人見候補道而羨慕之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此則志於道。本由其道者。或告之曰。安貧可以樂道。彼則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果能此道矣。朝聞道夕死可也。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吾試先可離不可離之道。試用道。道之可離者也。自朝不信道。故上失其道。謂是道也。何足以藏。故望道而未之見也。特用道。乃道之不可離者也。蓋獲乎上有道。乃獨行其道。謂是道也。方可與適道。雖小道亦有可觀者也。然而道有大不相同焉。有學古之道者。堯舜之道也。從容中道者。聖人之道也。達道而行者。君子之道也。信道不篤者。小人之道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揚墨之道也。此則合而言之也。即捐道亦有各異焉。以貨殖爲捐資者。生財之道也。以借貸爲捐資者。朋友之道也。以釵環爲捐資者。妾婦之道也。以泰山之力爲捐資者。夫婦之道也。以藁囊爲捐資者。夫子之道也。以御史。放觀察者。合外內之

道也。以教官捐道分發者。去父母國之道也。屢授而不遷席者。此其爲屢足之道也。此則分而言之也。嗟乎。道既不可廢。道之用亦甚廣。當道者。果能幡然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以舉盍其道而死者之多也。豈不謂之賊道乎。況道也者。並行不悖。天下之達道也。焉有仁人在位。而不行義以達其道。徒使抱道者。與道大莫容之歎。豈不哀哉。

二一六 候旋已逃

妓女與嫖客死見冥王。王判妓女曰。養漢接人。方便孤老。功德最大。宜轉男身。叫你也享享男子之樂。判嫖客曰。眠花宿柳。敗化傷風。罪孽過重。應轉女身也。叫他受受妓女之苦。鬼卒稟曰。既命男女轉移。何不將嫖客之陽物鑷下。補在妓女身上。豈不一舉兩得。王然之。正要動手。忽有要事退堂。屬左右曰。好好看守。候我回來發落。王走後。嫖客恐其要鑷。乘間脫逃。王事畢。鬼卒稟曰。候補的尚在站班。候鑷的（與選同音）已鏗在逃。

二一七 還我麵錢十二

一京官極慳吝。赴部嘗差。到署要吃點心。跟班送上麵茶一碗。老爺吃了。跟班也要吃。怕老爺不肯給錢。

帝之衆位。老爺討賞。老爺不好意思。勉強給了十二文。及至散衙。坐車回家。跟班打頂馬前行。老爺在車上罵曰。好混賬的東西。你又不是我的長輩。爲何騎馬在前。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傍。老爺在車上。又罵曰。你又不是我的同輩。因何騎馬並行。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後。老爺又罵曰。你在車後。踢起塵土。揚了一車。可惡已極。跟班下馬請示曰。老爺到底叫小的在何處騎。老爺說。你騎不騎。我不管你。只要把十二文麪茶錢運了我。你愛怎麼騎就怎麼騎。

二一八 大人遺澤

甯商某家牆垣高峻。庭院宏敞。夫偶他出。一婦獨坐燈下。五更將盡。忽聞東牆簌簌有聲。婦從窗隙窺之。見一大人在牆上穿方靴。足長數尺。自上而下。牆嶺露其小腹。陽物翹然。長徑三尺。龜頭大於盞。翠丸垂垂。如五斗米囊。臍以上則隔於窗外。不及見也。正詫愕間。旋見西牆上亦有一大人。雙鉤如橋。蓬船盈丈。騰與簾齊。現其牝戶。翕張鼓動。若合雙箕。毛蓬蓬如亂髮。既而兩大人同至庭前。見面平行禮。讓畢而交媾焉。其衝突之驟。如巨魚之縱大壑。其馳騁之猛。如烈馬之驅康莊。其啞啞之聲。如利刃之裂竹帛。其縱送之急。如野人之鼓風箱。淫精潑潑。墜地有聲。歷兩炊時。始畢事。各歸牆下。冉冉而滅。婦方敢大號。衆亦至。舉火燭之。庭中惟餘兩大人之所遺洋溢盈培。細視之。非精非血。俱不能識。逾歲。其處忽生樹數株。

花開如蓋，結實如頂珠，始而白，繼而光亮，既而青如寶藍，至深秋而始紅焉。或曰：此爲五色菩提，惟佛國有之。有舊時人，述彼時商婦之所見，乃知兩大人之道澤孔長，而菩提之蒙其餘蔭而生也。

二一九 幫辦公事

官太太能代老爺辦公事，而性甚淫。老爺雖不能辦公事，而性好睡。一夕上牀，夫人見其合睡，即翻身以擾之。老爺問何以不睡，夫人曰：躑躅公事耳。老爺會其意，旋與之交。夫人之願既遂，乃安眠。至天曉，老爺執其陽而嘆曰：我與他相聚一生，竟不知他有這樣本事。夫人曰：他有什麼本事？老爺曰：會幫辦公事。

二二〇 望氣識官

浙省候潮門有老僧掛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當道諸公微服而往，僧延之坐，候令噓氣。僧乃從旁細審之曰：此木氣也，爲藩司；此金氣也，爲臬司；此水氣也，爲督糧道；此火氣也，爲首道也；此土氣也，爲鹽運司。言之無不吻合。忽一人噓氣久之，老僧沈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直，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大挑知縣而請就教者，乃知伶官閭秩，皆無志氣。男子爲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二二二 人王自稱

有妄自尊大。以人王自稱者。縣主不忍不教而誅。拘而誡之曰。字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汝僭稱王。有殺身之禍。本縣在王字下。與汝添一點。改爲人王。以解人疑。而戒下次。人王唯唯而退。回至家中。尋思良久。說玉字上這一點。乃縣主所添。豈可置之下部。我今移在王字之上。以示尊崇。於是又以人王自稱。鄉里聞之。無不驚疑。聯名出首。官怒極。拖案下。以謀爲不軌。置之重典。臨刑前三日。寄信家中云。特論鄉里衆鄉臣。孤家不日見閻君。三日以前見人王。三日以後看寡人。（與劇同音）

二二二 留下猴子下截

邨中用大話。董人謂之誇。東城有一大誇。西城有一小騙。這一日小騙找大騙。而難之曰。你名大騙。你能騙得動老虎。我拜你爲師。大騙說。這有何難。你不信。我們立刻找老虎去。三人同入深山。來尋虎穴。小騙說。此處乃虎豹出沒之地。你在此等虎。我上山去。看你如何騙法。大騙即倚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吧嘍而來。大騙忙回手拔小柳樹一顆。說大話騙之曰。我剛纔吃了一隻豹。沒吃飽。又找補了一隻虎。肉老塞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喫了

一虎一豹。在那裏拿柳樹剔牙。我如何敢吃他。還怕他要吃我。猴子說。你也太胆小了。我要同你看一看。到底是一個甚麼人。老虎說。我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虎把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大騙面前。大騙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個撒謊的猴兒。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吃。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一早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坐不穩。被樹枝牽挂。虎身上只賸了一個猴頭。老虎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著一個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得快。饒這樣。還把猴子下截留下了。

二二三 人化灰塵

南北兩人均憤說謊。彼此企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盜。各斂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棒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牆凍在一處。冬天浴室內。洗澡。竟會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開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人。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貼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尚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二二四 老太太買小雞兒

鄉人進城赴席。在席上看見鹹鴨蛋。怪而問之曰。我們鄉下鴨蛋是淡的。城裏鴨蛋是鹹的。想必是醃鴨子生的。又看見來圍椅被。嘆曰。都是你們城裏人舒服。連桌椅都是適服的。你看桌子還穿着錦緞背心呢。席散。鄉人來到街前。見一太監。手攜鸚鵡。鄉人問曰。老太太你這小雞兒。是多少錢買的。太監怒曰。你這小子。既認不得人。又認不得貨。

二二五 鬍子漱口

一人最愛乾淨。一日上街。走在牆下。牆內有婦人撒尿。打陽溝內濺出尿水。濺在那人鞋上。大怒罵曰。是那個混賬東西。濺了我一鞋水。低頭一看。水打陽溝內出來。自想道。這水不知是膿是淨。爬在地下。望陽溝裏一看。喜曰。還好。却不是膿水。是一個鬍子嘴在那裏漱口。

二二六 夜壺出恭

一男人陽物甚小。欲娶一陰小者爲妻。然女物之大小。男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小尿盆者。其物

必不大。其人從之。訪之許久。忽遇一女子。買一極小之尿盆。央媒用重聘娶之。上床後。不意女物之大。迥異乎尋常。夫問曰。尊物如此之大。因何用盆如此之小。婦人曰。我不是用盆撒水。乃用盆昏。一婦人陰戶最大。欲嫁一陽夫者爲夫。然男物之大小。女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大口夜壺者。其物必不小。女暗服其教。託人徧訪。忽遇一男子買大口夜壺。央媒說合嫁之。及雲雨時。誰知男物之小。竟出於意外。婦問之曰。尊具如此之小。爲何用夜壺如此大。夫曰。我不是用夜壺撒尿。我乃用夜壺出恭。

二二七 煩惱皆因強出頭

一讀書人受管閑事。人稱之爲合事老人。一富翁家有事。請他排難解紛。恰值大雨。連日不能回家。留宿樓上。寂寞無聊。展轉不能成寐。深悔自己多事。以致受此淒涼。乃吟詩曰。是非只爲多開口。剛說了一句。忽要解手。天黑不便下樓。推樓窗出。具溺之。不意窗外有貓。見了尊具。上前一撲。連忙縮回。乃指陽物而言曰。煩惱皆因強出頭。

二二八 餓餒和犬包子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喫極大的餛飩。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筋麵。八十筋肉。二十

二二九 你把我撞了進去

一三〇 丑花居士

一三〇

勸菜。包了一個。委好了。用八張方桌。纔放得下。二十幾個人。四面轉之吃。吃了一日一夜。沒吃到一半。正吃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徧尋無跡。忽聽委餠餠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鑽在裏頭。餠兒吃呢。你說大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吃頂大的肉包子。那纔算得大吃。幾十人吃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餠兒。裏緊咬。吃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雜餠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大包子。用什麼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委餠餠那個鍋。

二二九 你把我撞了進去

一浪子嫖妓犯姦。拿問到官。重責六十八板。打的鮮血淋漓。呻吟痛楚之間。恍惚睡去。夢中聞聲與玉莖爭鬧。聲與玉莖曰。舒服是你。閻禍也是你。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使我受這一場毒打。萬一死了。要拉你去見閻王。審審這件公案。玉莖答曰。我不過到他門前望一望。是你在後頭。把我一撞。撞了進去。不打你打誰。

一三〇 丑花居士

一村翁。力田致富。居家酷慕城中體統。而城中人有名有字。有別號。翁尚未有別號也。心甚恥之。謀之於

村學究學究曰。標題名甫。素所熟習。而別號未之前聞。不得已強擬幾條。呈於邨翁。翁固不識。丁睨之。茫然舉以示城中秀才。秀才視之。不過是輔君亮臣。哲夫碩士之類。秀才曰。用爲正號尚可。若論別號。皆非也。蓋正號所以適觀。宜有富貴氣象。而別號所以見志。宜有山水風神。秀才亦擬數條。不過是雪軒菊亭。蘭舟杏江之類耳。翁仍猶豫未決。舉兩說以商之。縉紳先生。先生笑曰。鄉間學究。口角俗而不雅。城中秀才。筆墨雅而不奇。以僕視翁。非雅不足以超乎鄰里鄉黨之外。非奇不足以震於庸耳俗目之中。試爲翁擬議之。先生乃凝神臺志。苦無當意者。正凭欄俯視間。突見一花犬搖尾而來。嚙骨。至欄杆之隙。以爪相搏。骨落欄外。犬探首入欄杆。卍字中。嚙骨而去。一觸其機。而先生之神智忽開。犬來助力。而邨翁之別號遂定。題其別號。卍花翁。犬悅。遂自稱爲卍花居士云。

二二二 此人甚陰

人之手心。抓而不癢。足心則癢。蓋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癢。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癢。或問之曰。婦人之陰。亦通腎氣。喜動不喜靜。因何亦癢。答曰。婦人之陰。原宜靜。動則癢生。愈動則愈癢。譬如人之口。更宜靜。不靜則言多。多言則多欺。動靜之理。上下相同。或遂欣然大悟曰。怪不得人之簡默不言者。人皆謂之曰。此人甚陰。蓋本於此。

二二三二 下身有痣

一人令相士相面。相畢問曰：婦人下身有痣好否？相士曰：婦痣在下身，一定作夫人。敢問何人？答曰：嫂嫂。相士詫異曰：尊嫂下身有痣，足下如何知之？答曰：聽人所說。相士愈詫曰：何人所說？答曰：家父。相士遂笑問曰：令尊又何以知之？答曰：是內人說的。相士嘆曰：此等人家，亦真可謂難得者矣。

二二三三 土地還願

土地見山神各道貧窮，山神說：何不開門管事，收些香火才好。土地說：這時候像我這衙門不管事，也倒罷了。山神不聽，使小鬼作祟往來行人，多有染病。還願者一時香火甚盛。土地鬼卒偶來山神廟前，見桌前遍插高燭，鼎俎滿獻三牲，廟本莊嚴，金身整肅，不勝涎羨之至。回廟見土地，遂說山神何等威闊，何等興隆。我們這般清苦，何不尤而效之？小鬼等亦可稍沾利潤。土地說：我若要管事，必須大作威福，弄一分大大香火，若止寸楮瓣香，何濟於事？汝等先在本境訪查，如有交好運之人，攝之使來，鬼卒在本境訪查數日，不得其人。土地說：自好越境訪查，小鬼出境等候良久，見一騎馬人，相貌魁梧，紅光滿面，小鬼遂將此人攝至。土地用睦睡蟲，使他睡熟，夢中厲曰：我保佑你發財，你要大大還願。其人許唱戲掛袍。三

牲供獻。許畢醒來。却是一夢。上馬尋大路而回。未及一年。果然貿易致富。路過土地祠。許回家再來還願。土地使小鬼坐索。迷住不放。其人曰。行路人未及製辦香楮。現有銅錢二串。供獻神前。你老人家喜歡吃何物。隨意自買。所許神戲。自好我唱。手執馬鞭。神前舞蹈。唱畢。討賞。又將桌上銅錢拿下。作為賞資。將行路蠟燭。拿出兩枝燃點。插在小鬼臀上。將賬簿拆開。貼了土地一身。即算褂袍了願。騎馬而去。小鬼見此人已走。握住屁股。訴曰。鬼卒並未得受分文。叫我們無辜坐燭。實在難受。土地說。我本不願管事。都是爾等慫恿弄了我一身債賬。叫我何日。才能還清。

二三四 看這王八小子怎樣享受

真武大帝修煉千餘年。當棄凡入聖之時。曾剖腹投五臟於水中。腸化為蛇。肚化為龜。所謂龜蛇二將是也。一日真武謂龜蛇云。你二人隨我多年。勤勞卓著。欲使你二人轉生下界。享受人世之福。以酬昔年辛苦。不知你二人要託生何樣人。享受何等福。烏龜說。我要託生一富貴家。衣食豐足。珍饈適口。嬌嬈豔麗之女。任我追歡。生殺予奪之權。由我自主。吾願足矣。又問蛇曰。全非我之所願。我惟願託生一尾龍睛魚。真武問曰。你本是水族。因何又要託生水族。蛇曰。託生龍睛魚。非為別故。我要睜着兩隻大眼。瞎看這王八小子。要怎麼樣舒適。怎麼樣享受。

一三五 不勞遠送

一人最會說笑話。人人見了。總要他說。這日將要遠行。衆人都來公送。臨上轎。衆人攔住。要他說了笑話。方准起身。他說有一個姑娘。在臨街接房居住。樓下有一尿池。往來人都來此處小便。姑娘在樓上偷看撒水那話。一一用紙照樣畫出。用剪裁下。另藏一處。樓上住久。畫樣甚多。常常檢出把玩。這一天婆家來娶。臨上轎。將紙樣一火焚之。洒淚祝曰。從今長別。不勞你們諸位遠送。

一三六 魁星教書

獼猴皈依佛教。猶在菩薩面前跳躍。菩薩戒之曰。你動而不靜。坐而不寧。如何修性。必須先讀書。方能變化氣質。菩薩商之於地藏菩薩。地藏王說。文昌學問甚好。何不延請。菩薩來拜文昌。求其教授。文昌說。我如何有這工夫。我薦前院魁星。他面目猙獰。學生必怕。終日把筆。書法必高。菩薩甚喜。即求文昌請魁星上館。菩薩乃是茹素。魁星總要喫葷。又加之先生最喜跳躍。猴子見先生跳躍。更加跳躍。上行下效。終日跳躍不休。菩薩乃清淨佛地。見鬧得利害。請原薦王來講理說。你二位薦的好先生。性情乖張。舉趾輕佻。教的徒弟。益發好動了。文昌地藏一聞此言。大怒說。我們薦先生是好意。你倒派我們不是。大家爭執不

休。一同上天來謁玉帝。帝見五位而責之曰。地藏王你終日與鬼打交道。渾渾沉沉。焉知請先生之事。文昌終日講陰陽。講道學。亦非薦先生之人。菩薩茹素。日食黃米淡飯。豈是供先生之饌。魁星一手拿銀。一足踏地。終日打把式。那知教畜之禮。獼猴心猿。雖鎖。秉性張狂。斷非讀書之輩。汝五位不要噉舌。各歸本位去罷。

二三七 臉皮太厚

一富翁妻財子祿皆有。惟鬚鬚一根也無。或告之曰。拜北斗可以長鬚。富翁朝夕禮拜甚虔。夢斗姥告之曰。爾應有一部好鬚。所以不長之故。爾速到某相士處問之。富翁如其言。來訪相士。相士見而異之曰。細相尊容。原宜有鬚。久已萌逼於內。如錘處囊中。其不能脫穎而出者。臉皮太厚之故耳。富翁曰。眉生臉上。因何又有毛生。身下爲何孔多。上下兩歧。請問其故。相士曰。論其下你溝子最深。溝深多茂草。論其上你眼皮太淺。皮淺易生毛。

二三八 蜂雀結拜

麻雀蜜蜂與蜘蛛拜把子。蜘蛛大哥。麻雀老二。蜜蜂老三。這一天蜘蛛請麻雀蜜蜂同來赴宴。酒席說在

蜘蛛網上。蜘蛛吐絲繞圈。把兩兄弟纏住。要喫麻雀說。你是把兄。那有喫把弟之理。蜘蛛說。如今拜把子。不爲喫還不拜你。麻雀說。你別喫我。我打食與你喫。蜜蜂說。你也別喫我。我唱崑腔與你聽。蜘蛛念結拜之情。放了麻雀。把他去打食。放了蜜蜂。叫他唱崑腔。正唱的高興。忽然來了一個大牛蜂。被蜘蛛繞住。蛛絲上來想喫。被牛蜂一鉤子。螫在肚子上。一個筋斗滾下去了。麻雀打食回來。不見了蜘蛛。問蜜蜂。大把兄那裏去了。蜜蜂說。你走後。我正唱崑腔。來了一個穿黃馬褂子的朋友。在把兄肚上一鬆。玩了一個筋斗。滾在地下。摔了一個攤。塌倒壞。

二三九 瞎子吃魚

衆瞎子打平夥吃魚。錢少魚小。魚少人多。只好用大鍋煮湯。大家嘗嘗鮮味而已。瞎子沒喫過魚。活的就往鍋裏扔。小魚爛在鍋外。而衆瞎不知也。大家圍在鍋前。齊聲讚曰。好鮮湯。好鮮湯。誰知那魚在地下。爛在瞎子腳上。瞎子曰。魚沒在鍋內。衆瞎嘆曰。阿彌陀佛。虧得魚在鍋外。若在湯內。大家都要鮮死了。

二四〇 好一個古槌

有一傻女婿。丈人請他赴席。妻囑之曰。你到我家。話要少說。無論何物。總以古字稱之。既不出醜。而且典。

雅。僂塔唯唯。來至丈人家中。坐下一言不發。丈人讓茶。僂塔一見茶碗。說好。一個古碗。又與飯上菜。看見菜盤。說好。一個古盤。丈人大喜。說女婿不僂。丈母出來讓酒。現懷臨月身孕。便便大腹。僂塔一見。說好。一個古肚。丈人出外解手。隔窗看見丈人那話。說好。一個古腿。

二四一 小手來拉

一老翁年過花甲。猶欲娶妻。友人勸之曰。老兄年逾耳順。精力漸衰。何必作此有名無實之事。老翁不悅。曰。我老當益壯。汝何以知我有名無實。我偏要名實兼而有之。友曰。既要納寵。未識要何等。翁曰。我不要嬌嫩幼女。只要平常少婦。一要體胖。二要拳大。三要指尖。四要有七八個月身孕。友曰。老兄所要。令人不解。翁曰。六十非人不暖。體胖好給我暖被。拳大好與我捶腿。指尖好與我搔背。要七八個月身孕者。萬一我一時高興。恐那話痲軟不舉。好教他底下伸出小手兒來望裏拉。

二四二 烏龜加王八銜

烏龜與長蛇結拜。龜爲兄。蛇爲弟。把兄引把弟拜見。把嫂誰知龜喜與蛇交。把弟見了把嫂。眉來眼去。彼此傳情。把兄一見。忙撒龜尿。將把弟圍住。蛇畏其尿。不敢出其圍。把兄乃放心而去。把嫂見烏龜已走。潛

二四三 用漿子給他糊上

二四四 褲子又被他拿去了

一三八

將把弟背出園外。與之交。交畢。仍置園中。烏龜回來。見蛇尚在園內。甚覺得意。乃自誇曰。若不是我把長老二裝在園子裏。我這實缺烏龜。早加王八銜了。

二四三 用漿子給他糊上

一跌子成家日久。不知交合。婦人抱之使上。尋之使入。跌子又驚又喜。曰。想不到我這東西。竟會攢在她肚子裏去。亂幹之下。到了吃緊之際。跌子大叫曰。雀兒要撒尿。趕緊拔出一看。大驚。說了不得了。他的肚子底下。被我戳了一個窟窿。定有性命之憂。匆匆出門。見一皮匠。求其速速縫好。皮匠知其跌。遂與婦私事畢。對跌子曰。縫好了。快去看。跌子來至房中。一看大罵說。我教你用針線縫。誰教你用漿子給他糊上了。

二四四 褲子又被他拿去了

男子專好嫖賭。婦人少吃無穿。到冬天。婦人單褲單衫。男人輸了。將婦人單衫拿了去賭。婦人赤身露體。被隣居老太太看見說。大妹子因何單寒至此。婦人說。不好提起。只剩這一件布衫。又被那天殺的扒了。賭去了。老太太說。你這條褲子。千萬不可脫給他。露出下體。甚不好看。婦人說。你老人家自管放心。要了。

我的命我總不脫。到了晚間，男人回家，垂頭嘆氣，果然把布衫輸了。到晚上床，假意要與婦人雲雨，婦人說：你窮到如此，有何高興？男人一定不肯，婦人無奈，只得脫了褲子，男人並不行房，拿起褲子就跑。婦人赤身露體大哭，隣居老太太又過來相勸，見婦人褲子也沒了，問他爲何啼哭。婦人說：褲子又被男人拿去了。老太太說：我囑咐過你，你就不該脫給他。婦人說：我原是不肯脫給他，真個的。老太太：我爲甚麼脫給他。

二四五 債精傳

有個姓長的名叫長該，有一個姓白的名教白使。他二人因何有這個名姓，皆因他都是有名的。借了錢，永遠不還的國手。這一日，長該借了一個姓定的名，叫定後跟的錢，打算也要長該。誰知定後跟要定了，跟的甚緊，長該急了，找白使求救。白使說：我的本領不是他的對手，祇好找我師傅去。長該說：你的師傅是誰？白使說：我師傅道號債精老祖，在窟窿山修煉多年，修的妙手空空，永度無窮歲月，靈山隱隱，竟成有債神仙。明日我與你同去拜求，自有解救。二人商議定了，到了五更天，打後門裏一個越不肖，溜出城一路而來，走過了窟窿橋，繞過了漩人坑，又過了沙土井，行夠多時，遠遠望見一座搖擺山，山前立一對排柱，揭起了樁杆。二人來至山前，見一山洞，洞門上刻着四個大字：窟窿山洞。旁邊有詩一首，上寫着人

見窟窿愁。我見窟窿喜。我非愛窟窿。家在窟窿裏。對門貼一豎條。上寫明日再見。兩旁更有對聯。上聯是洞裏畫窟窿。不怕你打門打戶。山中無歲月。何愁我過節過年。二人進了洞門。有穿堂三間。上寫善得過且過。過了穿堂。遠遠一望。盡是空中樓閣。樓下有鋪面兩間。一間開的是油金作。一間是出賣殿雲雷雨。又望前走。見一座破廟。匾上寫著窮神廟。進了廟門。見殿宇傾圮。廟貌凋零。壞旗杆。前合後仰。破香爐。東倒西歪。見一老僧。階前補袖。有一瘦犬。地下酣眠。真是老僧暮化隨雲去。餓虎時來傍佛眠。二人上了佛殿。見上面寫著大窮寶殿。殿上供着一位愁眉不展的窮神。幾個焦頭爛額的窮鬼。兩旁亦有對聯。上聯云本來赤手空拳。那個能帶半文錢去。真是窮神餓鬼。誰人肯燒一炷香來。二人出了廟門。又見小小花園。點綴極其幽雅。有幾枝不開花的石榴樹。樹上住着一隻禿尾巴鷹。碧桃樹底下。立着一隻磁公雞。旁邊一道小河。乃是一汪死水。水裏有幾條白喫猴的魚。還有幾個窮蛤蚧。走過了小河。看見兩個小童。在那裏學着騎驢。轉影登玩呢。一個名叫遲遲。一個名叫登登。白使是認得的。上前招呼說。師兄。師傅在那裏。童兒說。你來的不巧。剛纔還在雞罩裏睡覺。如今到後山打獵去了。你二人何不同我前去一看。白使說。很好。二人跟着童兒。來至後門。見門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但是搜求皆鼠輩。能如射獵亦英雄。童兒開了後門。見後山前好大一個圍場。二人立住了脚。遠遠觀看。只見債精老祖。帶領坑棚拐騙四大帥。鬪展騰挪四先鋒。七十二路拐子手。八十一路剪綽兵。拉着走狗。騎着禿尾巴鷹。債精騎的是孫臏的牛。

手拿開王爺的刀。四大帥也有光眼子騎鎗馬的，也有騎之母者打線鎗的。大家正在努力上前，只見半中腰竄出一個野兔子來。債精是不見兔子的，不放鷹的。誰知還戴着帽子，一撒手玩了一個倒栽葱。野兔子搵窠子就跑。四大帥說跑了，你我不打關東圍，催鎗馬就趕。你看好鬧熱一個圍場，真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勢，衆好漢前圍後裹，各禽獸東竄西逃。細看禽獸裏也有還願的野豬，也有上墳的羊，也有海子裏鹿，也有蹶狐狸白眼狼，也有帶帽子的野雞，帶柳棍的野貓，還有二尾子撒糞的兔子，各樣禽獸，無一不有。可就是沒猴兒。大家正在紛紛打獵，忽見一隻猛虎奔到老祖面前，撲撲下牛來，一口啣了就走。衆人連忙追趕。四大帥說不必去追，老虎不敢吃老祖。老祖是没人味的，果然老虎啣至半路鬆了口，聞了一聞，連頭也不回，一直去了。債精爬將起來，正要想走，又見一隻人熊撲到跟前，拖着臉就舔。大家說這可不好了，人熊又來舔臉，快去相救。四大帥說更不必害怕，老祖是千層厚皮臉，舔了一層，還有一層呢。大家這才上前攙起，只見老祖果然一毛不拔，分毫未損，搖搖擺擺進後堂去了。長該白使看了半天，一回頭不見兩個小童。白使說我們趕早到後堂見老祖要緊。二人灣灣轉轉，來至後堂，抬頭一看，只見窟光萬道，債氣千條，堂柱上掛着一幅對聯。上聯是拆東牆補西壁，窟窿越掏越大。下聯是借新賬還舊賬，把式愈打愈圓。匾是債多不愁。二人上了台階，見左右無門，長該說你師傅門在那裏。白使說我師傅門在房頂兒上。二人只得爬進房門，來至老祖面前，雙膝跪倒，偷暗觀看，只見老祖四面牆壁，兩道空心屏。

真是一張千層樺皮臉。紅口白牙。抹着一嘴石灰。半晌微睜一隻眼睛。看見白使說。你到此何幹。白使說。今有長該欠定後跟的錢。被他跟定。無處躲避。來找弟子求救。弟子是碟子裏洗澡。洗的很呢。連夜偷出城來。特求師傅大發慈悲。救長該一命。債精說。什麼人的錢。借不得。早要借定後跟的錢。他的道行不淺。你二人如何是他的對手。指指一算。說定要跟來。也待我設法擒他便了。你二人來的甚早。想來還未吃飯。白使說。徒弟們是蟻蜂。拏項。運拉着鏡兒呢。老祖叫遲遲登登來。帶他兩人廚房用飯。童兒帶他二人來至廚房。見門旁亦有對聯。上聯是睜眼無半文錢。全憑打算。開門少七件事。不怕飢荒。橫披是吃了再說。進了門。只見倒灶破鍋。少鹽無米。牆上供着一位冷清清的灶王。亦有對聯。上聯是可憐日日絕烟火。但願人人供辣薑。長該說。這下聯我不懂。遲遲說。我們山中朝朝寒食。久不動煙火。只有這點辣薑。可不秀煮炊。隨時可吃。且能通神明。散濁氣。故人人常供之。以辣薑。灶王爺想吃點辣薑。趕趕寒。說着大家笑了。遲遲登登。連忙上前。燒起壺糊了炭。坐上出溜鍋。下了一斤不見面。剝了一盤蒸不熟。煮不爛的滾刀筋。切了一碟子沒纓兒的醬蘿蔔。長該白使。伸出空空妙。張開免開尊。吃了一個淨盤大。又找補一碗沒兒稀米。直吃的天愁人怨。貓狗傷心。纔來到老祖面前。稱謝。債精說。吃飽了。叫長該過來。你先搗他一陣。給你戴上的吹氣帽。穿上我的虱子襖。拏上我的溜光棍。再與你派兩員大將。一個叫左先鋒。粘不着唐脫。一個叫右先鋒。抓不着馬冒。大家披掛整齊。放了一個煙兒炮。出了洞門。與定後跟交鋒。定後跟一

見長該大聲斷詰說長該你不該聽了白使這小子的話打後門逃之天天來找債精是何道理今日見面還有何說快還錢來饒你死長該一聞此言到底情虛覺的打了一個晃兒站不住脚馬二把下河李鴉子跌下牌來定後跟直追到洞口挺身大罵二人逃進洞內緊閉洞門來至債精面前磕頭請罪債精說你二人到底草雞毛待爲師的說法擒他便了老祖連忙披掛戴一頂紙糊的媽虎左手使一根不聽杖右手使一根一竿釣坐下騎的是端午兒癩蝦蟆遲遲架着禿尾巴鷹啞啞抱定磁公雞開了洞門與定後跟相見只見定後跟頭戴了把抓的帽兒身穿打飯吃的瓢兒八個不答應的片子嘴兒六親不認的楞子眼兒七葦五不笑的簾子臉兒四面都是腦杓子的腦殼左手使的是吐絲繞右手使的是磨鏡子坐下騎的是瞎子放的那個驢一見債精老祖大聲招呼說債精與你何干快將長該白使交出饒你的一洞的生靈債精也不答話叫遲遲將禿尾巴鷹放起定後跟忙用吐絲繞把禿尾巴鷹套去老祖又叫啞啞再將磁公雞擎起定後跟又用磨鏡子將磁公雞打碎老祖一見心內着忙說他將我二件無價之寶破了如何是好只好許欺伴輪誘他起來再作計較債精催定端午蝦蟆急急逃走定後跟打着瞎子驢緊緊跟隨債精一面逃一面在懷中掏出一把陰面小扇子來用手一搨搨了一陣過堂風化了一道長河定後跟趕至長河岸前不見了債精老祖只見大河阻路又無渡船本有一座長橋又被債精過河拆了四顧無人望洋而嘆正在着急遠遠見一隻渡船一個梢公自上流搖櫂而來定後跟連忙招

吁說精公大哥。你看見債精沒有。精公說。剛纔看見他拆了橋過河去了。說在前面不遠。定後跟說。求大骨渡我過河。重重有謝。精公將船攬岸。定後跟連忙跳上船來。不上船還好。誰知那船乃是債精變化的。一隻沒底兒的船。只見定後跟兩脚登空。翻身落水。那精公不慌不忙。用手把臉一抹。現出債精老祖本來面目。用手指定罵道。定後跟。你可上了我的晃嘴晃了。管叫你一輩子也拔不出腿來。定後跟。跟在地下叩頭道。我從今以後。再不惹你們長白人了。

二四六一毛也不拔

有一人姓白。綽號白喫。無論何處宴會。不請即至。坐下就喫。村中人甚惡之。公議在村前三聖祠立一匾。上寫聖賢愁三字。一日呂洞賓鐵拐李雲遊至此。看見匾上聖賢愁三字。不解所謂。遂化作雲遊道人。訪問情由。土人云。我們這裏有一白吃者。吃遍一方。見了他。雖聖賢亦要愁。故有此匾。洞賓說。我二人雖不是聖賢。見了斷不至於愁。倒要會會他。看他有何吃白之術。二人坐在廟臺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壺酒。幾碟菜。剛要斟酒。白吃已至面前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坐在一傍。就要動手吃酒。二仙急忙攔阻說。我們這酒。不是白吃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一首。說對了方准吃酒。說不對驅逐出境。白吃說。請二位先吟。洞賓即指匾上第一聖字說。耳口王。耳口王。壺中有酒我先嘗。席上無肴難下酒。拔出寶

劍將耳朵割下。說割個耳朵嘗一嘗。鐵拐李又指匾上第二賢字說。臣又貝。臣又貝。壺中有酒我先醉。席上無肴。難下酒。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說割下鼻子配了配。白吃了。看了大驚。說我從來沒見過如此請客者。輪到我不能不說。指着匾上第三愁字說道。禾火心。禾火心。壺中有酒我先斟。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寒毛。袁寸心。二仙說你真豈有此理。我們一個割了耳。一個割了鼻。你何只拔一毛。白吃說。今日是遇見你二位。若要是別人。我連一毛也不拔。

二四七 火食師爺

外州縣城門可以隨時開放。一日刑名師爺。關在城外。叫門。守門者急忙開放。裏城內有一化子。看見說。我們關在城外。斷無人肯開門。想不到刑名師爺。竟如此利害。一日化子也關在城外。叫門不開。乃誰之曰。刑名師爺來了。守門的開門一看。乃是一個化子。頭戴瓦盆。身穿草蓆。手攜乾柴。守門者責之曰。你這化子。混充什麼師爺。化子說。我怎麼不是師爺。我還是一個包火食師爺呢。

二四八 牛醫治人病

一書翁姓吳。得一喘症。百醫罔效。請歌醫以治牛之法治之。立愈。從此牛醫之門多病人。遂自負為名醫。

為一日晝寢。有持帖來請者。導至一堂。見面黃骨立者數十人。環求診脈。醫熟視之。愕然曰。此冥府耶。眾曰。然。醫曰。請我何意。眾曰。先生送我來。運望醫我去。醫勉寓一方。眾曰。一劑恐不能見效。屈先生駕留此。三五月再去。醫哀求欲歸。眾怒曰。此地你既不肯居。曷為送我輩來。牽起縛之。裸其褲。出其髻。輪表之。醫被剝狂醒。得瘡風之症。逐日覓人醫治。無暇復作青囊之術矣。

二四九 替乞巧求情

按君訪余。匡等陳仲子齊人。均拘業。匡章自信為孝子。仲子自居為廉士。惟齊人有一妻一妾。賂顯者。求其錢。顯者來見按君。述其所來。按君曰。此三人均是敗風俗的巨魁。所以訪余。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離母辟兄。老公祖訪余。極是那齊人是一個叫化子。頭兒殺他做甚。按君曰。這齊人詐稱屢富貴之貧。卒乞東郭墻間之祭。既貪口腹之欲。復貽妻妾之羞。寡廉鮮恥。莫此為甚。老先生乃富貴利達之人。今與乞巧求情。豈不畏貽羞於妻妾乎。

二五〇 貴郎納官

一貴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憲。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

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讓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二五一 後庭博金

流品之不齊難矣哉。商販布衣。捐金納粟。皆得與士大夫爭衡。然猶有可原者。彼亦潔清之子也。乃瀟清日甚。竟有由優而仕者。一主簿筮仕多年。歲適耳順。雖條優伶出身。却亦酷好男風。然以精力衰耗之人。何其樂此不疲。想爲昔日撈稍計耳。一日奉委下鄉。館於僧寺。僧見其所攜門子俊俏。先以言調之。不肯許以金從之。事畢索金。僧曰。草草一度。那能使酬。必須同宿一宵。楊所欲爲。方能厚謝。門子知爲其所欺。用指鹿爲馬之計。誑之曰。本官臥西牀。我臥東牀。其實官臥東牀也。今夜請從宵上來。可盡一夜之歡。僧喜甚。三更後。僧悄然曳宵入。遲趨東牀。官方酣睡。僧輕探其臀。豐潤猶存。熟路輕車。從容而入。老簿正在夢中。覺夢魂搖曳。恍如當年爲人狎睡時也。誰知僧具甚堅。縱送太驟。老簿猛醒。危聲以號。僧知其誤。赤身而遁。薄且呼且罵曰。惡賊秃太無禮。衆咸起詰其故。簿又不好出諸口。惟喊快拘衆僧懲治之。僧懼。請以百金爲酬。簿少之。又益以錢五十貫。始允。將入城。屬從者。勿令堂上知。及謁見。令早知而笑謂之曰。三老官當此垂暮之年。猶能以後庭博多金。想當初妙齡時。不知如何高其聲價也。簿慚不能答。而其門子辭工去。

二五二 黑松林把總

姑嫂與媽媽共飲。姑娘說：「我們行一令，要各說一物，像一個字，帶一官名，並帶一罷官之事。」姑娘說：「趕麵杖像一字，在案上起來趕去，是巡按，因趕的麵軟，巡按面軟，應罷官。」嫂子說：「鐵把像而字，把了一點屎，與史官名，有屎即是膿，應罷官。」該媽媽說：「想了半天，總也說不出，忽然想起說：你爹卵子像小字，問是何官。」答曰：「黑松林把總。」又問：「因何罷官？」答曰：「臨陣脫逃。」

二五三 兩個龜兒子

一老二少三人同行，共宿旅店。飯後閑談，此少謂彼少曰：「我把你好有一比。」彼少曰：「比作何來？」彼少曰：「你好比我的女人。」彼少大駭，問此話從何說起。此少曰：「我與你同店共宿，燈下談心，頗不寂寞，與在家無異，豈不是與我女人一般？」彼少曰：「我把你也有一比，好比一個驢。」此少曰：「這比太覺不倫。」彼少曰：「我與你時伴同行，一路攜手言歡，到店中竟不覺疲倦，豈不是與驢一樣？」二少謂老翁曰：「我二人把你也有一比，把你比作烏龜。」老翁笑曰：「你二位因何有此妙喻？」二少曰：「龜爲卜，我等少不更事，時時請教於你，猶如同卜決疑一般，你與烏龜何異？」老翁說：「我把你二人也有一比。」二少曰：「如何比？」老翁曰：「好比我兩個兒子。」二少

說。比得太豈有此理。老翁說。若論我的年紀。比起來。已經甚像了。要論你二位。這說吐竟把老人家比作烏龜。我若是烏龜。你二人豈不是兩個龜兒子。

二五四 偷肉偷油

一廚子往一富家治酒。偷肉藏在帽內。適爲主人窺見。有意使他拜揖。好使帽內肉跌於地下。乃對廚子曰。連日辛苦。我作揖奉謝。廚子知主人已覺。恐肉跌出。對主人曰。萬不敢當。主人拜揖。小人在這裏跪下了。廚子偷油。煉好灌在腸內。趁腸未熟。圍在腰間。用衣遮蓋。忙來至二門。恰遇新姑娘回門走進。腸已透熟。只好挨着疼。躲在一旁。姑奶奶一見太太。眼中落淚。太太見了姑娘。就心裏心疼。說我的心肝。你疼死我了。廚子在旁應之曰。我的大腸。你燙死我了。

二五五 水族過年

水晶宮水族過年。同吃年酒。大家行令。都要說恭而有禮之話。更要切自己名姓。於是大家讓鯉魚上座。鯉魚說。不敢當。我這裏還禮了。又讓金魚。金魚說。我這裏請金安了。又讓鮎魚。鮎魚說。我這裏叩年喜了。又讓鱖魚。鱖魚說。我這裏磕響頭了。又讓萬魚。萬魚說。我這裏道萬福了。又讓泥鰍。泥鰍說。我這裏泥首。

了。又讓螃蟹、螃蟹說我這裏旁侍了。又讓長蟲、長蟲說我這裏長死了。又讓團魚、團魚一時說不出想了半天。望衆人大笑曰：我只好在這裏團拜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版

曲歌 大笑話 一千

全書一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者 樂 得 樂

校閱者 王 大 可

發行者 春 明 書 店

印行者 春 明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 春明書店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